



序

(雙熱)

嗟。情種都成眷屬。問阿誰如願以償。孽冤浪說風流。知幾輩同聲相應。愧我攀登恨海。愛潮隨心血俱平。憐君坐困愁城。急淚與情灰共熱。怪春風燕鳥。閒窺失意之人。看明月梨花。悄作可憐之色。天涯淪落。舉目無親。客况蕭條。隻身有影。托幽蘭以寫恨。可泣可歌。挑吟絮之吟才。且驚且喜。從此春光漏洩。贈來及第之花。詩思蒙茸。抽盡相思之草。快向詞場樹幟。戰蛾眉不惜才華。更從香國望塵。印鴻爪都成豔蹟。從陷愛魔之窟。暗啣無光且盡孽債之臺。搖搖欲墜。兩地多愁多病。不藥春心。大家宜笑宜噴。難爲人面。嗟嗟。撮合山功虧一簣。欲罷不能。如畫珠價值千金。何修而得。畢竟羞爲薄倖。敢始亂之終棄之乎。居然強作莊嚴。期發乎情止乎禮耳。未幾。綠誓以來調紅粉而重整恩情。甯教司馬魂銷。撫青衫以徒捐涕淚。無可奈何。報知已除非一死。必不得已。續續。生好事銷磨。美人憔悴。至於此極。夫復何言。何幸移花接木。子其未了之情。那知雲散風流。空作花雙枝遞。委可憐蟲百足皆僵。爾乃馬勒懸崖。不墮英雄之氣。鵬搏大野。忽擎定遠之風。是七尺奇男。夢薄命作千秋雄鬼。生不還家。豈不壯哉。亦可哀矣。從此玉梨成卅章之史。有心人替雪不平。火聚炎一。同聲一哭。

藝苑

(1)
秋風自雪長沙涕。不爲尋春恨較遲。聊借美人託芳潔。哀吟愁絕楚湘纍。缺月昏燈夢似烟。還珠曲裏恨綿綿。啼殘多少哀鶻血。幼婦新詞墨淚緣。居然錦瑟有知音。子規無端百感侵。我未成名卿已寡。傷心更比古人深。擣麝搗連總可哀。青陵幽怨付誰裁。情天顛倒鴛鴦劫。埋骨成灰恨未灰。

題詞

勻碧輕衫檢睡痕。十年抑塞付銷魂。可憐并蒂黃塵裏。只博蛾眉一笑恩。
 我亦幽窗欲語難。茶蘼開落幾春寒。舢船一櫂樊川恨。日袖君詩忍淚看。

陳惜誓

翠黛眉間夢迢迢。扇掩桃枝淚不銷。楚客歌成香草怨。秦樓人望玉梅嬌。
 畫樓新映蝶驚雀。帶重蒲萄困沈腰。撥盡蠻絃商恨絕。那堪重問泰娘橋。
 身羅越網結千絲。練線空挑連理枝。血雨噴來紅黑慘。香雲翳後綠參差。
 嬌雌影對春風冷。花冢啼深曉月知。手劈靈箋五十版。怪他青鳥誤佳期。
 驚鵲風梧恨未存。靜理伽文畫閉門。一點心燈灰有燄。三生夢鏡石無言。
 黃花翠竹空中色。幡影鐘聲警後魂。不是薰禪求解脫。斑斑暮雨奈黃昏。
 空剩辛夷媚小亭。隔花人語蕊珠輕。溫郎玉鏡容分照。羸女銀簾恨獨聽。
 冤死雙魂迷。風子長生一誓成。牛星輪轉劫驚花。幻豈獨馮家有小青。

枕亞

箇情梨白盡凋傷。慘淡胸襟激烈腸。敢冀雙飛同彩鳳。非關浩劫歷紅羊。
 麥湖風月淒閨怨。鄂渚煙雲弔國殤。既無聊甯惜死。男兒端合殞沙場。
 情自纏綿意自癡。迢迢往事繫人思。休嗟兒女鴻毛命。誰識英雄馬革屍。
 俠義兩全甘虎口。死生一半係蛾眉。淒涼遺冊傳千古。端賴芳魂好護持。
 不是巫山也斷腸。落花庭院夜淒涼。三生緣法憑心印。一縷情絲惹恨長。
 清夢單寒懷倩女。芳魂繚繞哭真娘。那堪回首梨花塚。滴滴猶餘血淚香。
 淒風苦雨掩重門。病骨支離夢不溫。兩字情緣餘碧血。一燈慘淡冷黃昏。
 前生應欠相思債。此日來償未了冤。

張含蘭

得報君無別物。生時雙淚死時魂。(梨娘)

訴遍相思倚遍欄。強行作合太無端。由來好事摧殘易。到底歡場美滿難。千種淒涼絃外聽。一腔怨恨曲中彈。如花天女散花去。試問郎心安不安。(笛倩)

唐左儂

相思底事太情真。未許文君誤此身。絕好良緣桃代李。難忘猶是意中人。絕命書來不忍看。無端風雨泣花殘。春蠶到死絲猶縛。不是鴛鴦別亦難。冤得兒妹不自由。空餘明月伴妝樓。早知未有雙修福。悔煞當年作塞修。投筆從戎去戰爭。男兒難獲是榮名。拼將一死酬知己。莫笑書生竟殉情。罡風一夜太猖狂。零落梨花滿地霜。收拾塞香埋淨土。不圖同調有瀟湘。一縷絲情逐絮飛。亭亭花下想依稀。春蠶作繭牢相縛。欲綰同心願已違。青衫淪落無知己。紅粉憐才獨謾卿。雪不淪松柏操。許從芸閣結詩盟。難將赤手挽情波。好事從來磨竭多。蜚語含沙兼映影。虛名誤賺奈卿何。小別誰知成永別。癡心猶冀話梨花。再來人已仙凡隔。淒絕江南何夢霞。書生投筆請長纓。情障消除事遠征。不願成名願裹革。長緣重證祝來生。夢霞銀屏到若耶。工愁平子尚無家。劇憐樺燭高烧夜。繡照紅妝淚已晞。紅蕉刺盡心將碎。青蘂茹殘苦尚含。吐到繡絲上。箔何功無兩怨春蠶。願怨迷番託楚詞。杜鵑春恨夕陽知。如何縱損香桃骨。又被并刀殺藕絲。比目王餘未乞盟。武昌魚慘校人烹。徐陵別有傷心處。愁倚東風數落英。無端雙隕連城壁。誰道天公非虐筭。筇帶啼痕。梨留夢影。一縷深情如昨。春魂依約。且咽住悲哀。平情商榷。負復東瀛。寸心肯被微名縛。早知百年一夢願。室家捐棄。形骸拋却。料得佳人。並肩攜手。閒跨仙山鸞鶴。高泉碧落。且兩處追尋。仙蹤何着。歡愛浮生。避沙揚劍鐔。(右調臺城路)

陶采晴

張荇青

霍楚材

何警秋

弄珠環哀梨脫。豔情真怕回首。斷魂玉隕香銷後。聽徹聲聲蓮漏。難再覩。問那得英雄肝胆。仍如舊。似無還有。看殉國如生殉。情加矢空。剩橋瀾柳。脂粉獄。憑仗白描聖手。豐徵莊誦良久。沉冤孽海空明鏡。指雙熱先生孽冤鏡。不讓王前盧後。憐翠袖。更秦柳蘇辛。題徧詞千首。魂安否歎。幽僕本恨人。相思入骨。無語數紅豆。

(右調陂塘柳)

吳聽猿

底事文人苦費才。情苗愛葉筆輕裁。啼鵲血與哀猿淚。迸向毫端湧溢來。埋香對泣太無端。天遣相逢欲絕難。郎縱多情儂薄命。茂陵舊曲不須彈。不許癡情越禮防。相思味苦自甘嘗。梨花拼向東風隕。總爲憐才惹斷腸。絕命詞成恨自絨。纏綿猶是舊嬌愁。生雖不作鴛鴦偶。結得知音死亦甘。一縷魂先取次銷。英雄事業未能拋。名成身死死酬知己。始信佳人慧眼高。語到椎心忍淚看。哀詞一讀一辛酸。喚醒世上癡兒女。情網深羅解脫難。

李沅芷女士

玉梨魂目次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孽媒	心藥	情敵	心潮	情耗	題影	贈蘭	獨醉	別秦	勞訊	詩媒	課兒	夜哭	葬花



第十五章	渴暑
第十六章	燈市
第十七章	魔劫
第十八章	對泣
第十九章	秋心
第二十章	噩夢
第二十一章	證婚
第二十二章	琴心
第二十三章	藕情
第二十四章	揮血
第二十五章	驚鴻
第二十六章	鵲化
第二十七章	隱痛
第二十八章	斷腸
第二十九章	日記
第三十章	憑弔



玉梨魂

海虞徐枕亞著

第一章 葬花

曙煙如夢。朝旭騰輝。光線直射於玻璃窗上。作胭脂色。窗外梨花一株。傍牆玉立。豔籠殘月。香透曉風。望之亭亭。若縞袂仙。春睡未醒。而十八姨之催命符至矣。香雪繽紛。淚痕狼藉。玉容無主。萬白狂飛。地上鋪成一片雪衣。此時情景。即上羣玉山頭。遊廣宮宮裏。恐亦無以過之。而窗之左假山石畔。則更有辛夷一株。輕苞初拆。紅艷欲燒。曉露未乾。壓枝無力。芳姿嫵娜。照耀於初日之下。如石家錦障。令人目眩神迷。寸剪神霞。尺裁晴綺。尚未足喻其姿媚。至牆東之梨花。遙遙相對。彼則黯然而泣。此則嫣然而笑。兩處若各闢一天地。同在一境。而丰神態度。不一其情。榮悴開落。各殊其遇。此憔悴可憐之梨花。若為普天下薄命人寫照者。相對夫弄姿鬪豔。工妍善媚之辛夷。實逼處此。其何以堪。梨花滿地。不開門。花之魂死矣。喚之者誰耶。扶之者誰耶。憐惜之者又誰耶。時則有殘鶯三四飛。集枝頭。促咽啼聲。若為花弔。此外則空庭寂寂。惟有微風動枝。碎片飛舞空中。作一場白戰而已。乃俄焉而窗關矣。有人探首外望矣。其人丰致瀟灑。而神情慘淡。含愁思。露倦容。固知為替花擔憂。而一夜未睡者。時彼倚窗能立。其目光直注射於半殘之梨花。訝曰。一夜東風。已墮落如斯矣。吾可愛之梨花乎。胡薄命。竟乃爾耶。語時微聞歎息。窗左之辛夷。與窗內之人。固甚接近。曉日濃烘。迎面欲笑。霞光麗彩。掩映於衣袂間。而彼則視若無覩。似不甚注意者。咄咄。彼何人斯。對於已殘之梨花。何若是之多情耶。對於方開之辛夷。又何若是之無情耶。人之所棄。彼獨愛之。人之所愛。彼獨棄之。彼非別有懷抱。而為情場中之奇人耶。彼何人斯。則蘇臺夢。盡生是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此詩人欺人語也。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此詩人寫真語也。有人於此。春宵不再。竟教推月而閉窗。長夜未闌。不解照花而燒燭。此無情之俗物耳。世之多情人。無不鍾情於花月。既鍾情矣。無不以愛惜示表情之作用。花好月圓。一年幾度。曾謂自負多情者。而忽戀戀於黑甜鄉。撒月拋花。孤負此無價之韶光。

哉。夢蘂生棲身寓館。宿跡窮鄉。縹緲無可告訴。所可借以爲寂寞中之良伴。淒涼中之風友者。惟此庭前之二花耳。此二花也。夢蘂不啻視爲第二生命。愛情之惟恐不至。保護之惟恐不力。日則見花於夢。夜則見花於夢。之色與香。花之魂與影。時時氤氳縹緲於夢蘂之心。縹緲往復於夢蘂之腦海。此時聞風鳥之悲啼。便披衣而急起。試回思其未起之前。並遞想其未睡之前。蓋昨夜恰值月圓三五。花放萬株。大好良宵。正逢客裏。夢蘂不忍拋擲。此一刻千金之價值。蹀躞徘徊於花之下者。不知其若干次。時而就花談話。時而替花默祝。或對影而長嗟。或攀枝而狂舞。獨立獨行。癡態可掬。泊乎銀壺漏盡。燈花案眠。夜深寒重。砭骨難支。始別花而臥枕。鯨魚雙目微夜常開。花魂隨之以俱來。睡魔驅之而徑去。直至東方既白。固未嘗相合其眼簾也。

雖然。夢蘂多情矣。夢蘂多情。而以花爲命矣。到當抱博愛主義。胡獨注情於梨花。而忘情於辛夷耶。夢蘂非有所偏愛也。情有所獨鍾也。夢蘂寓居此館。僅閱二旬餘。其初來之時。已未及見梨花之盛開矣。枝枝帶雨。憔悴可憐。片片隨風。飄零莫定。花如有情。見夢蘂多。忽欲泣。容開笑。露以歡迎。此多情之主人。爲夢蘂於舟車勞頓之餘。來此舉目無親之。淒涼身世。暗淡生涯。偏與此薄命之梨花。無端會合。其相憐相惜之情。如磁引針。如湯融乳。此中感情的同化作用。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彼辛夷一株。則正胭脂初染。蜂蝶未知。嫩畏人看。炎愁日損。桃羞杏讓。嫵媚動人。夢蘂則殊淡漠視之。蓋相形之下。此雖可愛。彼更可憐。夢蘂意與蕭條。性情悽惻。常處身於憔悴寂寞中。與繁華熱鬧。殊不相宜。其惜花之心事。具有別情。故護花之精神。不無偏屬也。當時夢蘂推窗而望。慘見夫枝頭殘雪。地上眠痕。一片白茫茫。觸眼劇生悲痛。夢蘂惜花而早起。花已棄夢蘂而長逝耶。凝望良久。遂巡退入室中。徐從左室門出。繞迴廊。上庭堦。一路瓊瑤踏碎。步步生香。逕趨樹旁。以臂抱樹而泣曰。吾可愛之梨花乎。花魂安在。夢蘂來矣。薄命哉。花乎。託根於寥寂無人之境。重門靜掩。深鎖東風。不求人知。不邀人賞。而偏與我窮愁之客。結短促之緣。花開我不見。花落我纔來。尋芳有意。去已嫌遲。花之命薄矣。我之命不更薄耶。我若早來數日。則正值乍開時節。玉鱗點點。素艷亭亭。月夕風晨。吾猶得獨憑欄杆。飽接花之香色。我若遲來數日。則已被風欺雨濺。玉碎珠沈。倩影不留。殘香難覓。雖獨對空枝。亦增傷感。然已屬過後之思量。總不敢當前之惆悵。乃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邂逅之時。便是別離之候。冥冥中若有爲之顛倒作合胡亂牽引者。一其月不爲迷眼伴。與春先作斷腸媒。一酷哉專制之東皇。既已風力逼花殘生。復借將死之花魂。淪我於悲境。我欲叫天開叩碧翁。胡憤憤若是。從此香國塵王。施其摧殘手段。以流毒於爲花世界耶。

嗚呼。夢覺。夢醒。夢醒。真能解語者。而與之別。則不依耶。委地之花。永無上枝之望。而風撼肆虐。且乘夢霞。傷魂斷之時。故使之增其悲痛。一陣狂吹亂打。樹上落不盡之餘花。撲簌簌下如急雨。亂片揚揚。襟袖爲之滿。夢霞上撫空枝。下臨殘雪。不覺腸迴九折。喉咽三聲。急淚連綿。與碎瓊而俱下。大聲呼曰。奈何奈何。花真有知。聞夢霞哭聲。魂爲之醒矣。強起對夢霞作迴風之舞。若既感其一片癡情。而尙欲乞憐於死後者。夢霞自念我既爲花之主人。當盡其保護之責。今日觀其橫被摧殘之慘。已等於愛莫能助。則此花死後之收場。舍我更又誰屬。忍再使之沾泥墮溷。飄蕩無依耶。於是徐撲去其衣上之花瓣。逕返室中。荷鋤攜囊而出。一路殷勤收拾。盛之於囊。且行且掃。且掃且哭。破半日功夫。而砌下一堆雪。盡爲夢霞之囊中物矣。夢霞荷此飽盛花片之錦囊。欲供之於案上乎。或藏之於箱中乎。則此花遺蛻。尙在人間。此時雖暫免泥污。他日恐仍無結果。欲投之於池中乎。則地非園林。何處覓一泓清水。夢霞急欲妥籌一位置之法。而躊躇再四。不得一當。忽猛省曰。林壑卿葬花爲千秋佳話。埋香塚下畔一塊土。卽我今日之模型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多情人用情固當如是。我何靳此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不負完全責任。而爲顰卿所笑乎。語畢復自喜曰。我有以慰知己矣。遂欣然收淚。臂挽花鋤。背負花囊。抖擻精神。移步近假山石畔。

嗟嗟。忽忽短夢。催醒東風。渺渺相思。悵生南國。地老天荒。可憐人會當此日。蜂愁蝶怨。傷心者何以爲情。夢霞既至假山石畔。尋得淨土一方。鋤之成窩。旋以花囊納諸其中。後以鬆土掩其上。使之墳起。以爲後日之認識。料理既畢。復入室取案上常飲之玻璃杯。傾瓶出酒少許。再至塚前。向塚之四圍遍灑之。此時夢霞之面上。突現出一種愁慘淒苦之色。蓋彼忽感及夫身世之萍飄絮蕩。其命之薄。正復與此花如出一轍。薄命之花。猶得遇我癡人。痛憐深惜。爲之收豔骨卜佳城。草草一坏。魂棲有所。不可謂非此花之幸也。而我則潦倒半生。淒涼孤館。依人生

活。斷梗行蹤。子期不逢。流水長逝。那知今日。又是明朝。前途無路。後顧難堪。我生不辰。命窮若此。誰從死後。識方千耶。於是高吟。顰卿（僕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僕知是誰。）之句。不覺觸緒生悲。因時與感。鶯花易老。大地無情。歎韶光之不再。望知己兮云遙。對此茫茫。百端交集。蒼涼感喟。不知涕泗之何從。埋香塚前之顰卿。猶有一癡。寶玉引爲同調。今夢霞獨在此處。繼結顰卿之舉。顰卿固安在耶。笑夢霞之癡者何人耶。能與夢霞表同情而陪淚者又何人耶。夢霞之知己。則僅此塚中之花耳。夢霞乃含悲帶淚。招花魂而哭之曰。塚中之花乎。三生癡夢。醒乎否乎。汝命何短。我恨方長。香泥一掬。以安汝骨。芳草一叢。以伴汝魂。慘酒一杯。以爲汝奠。淒禽一聲。以爲汝弔。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嗟嗟。舊日風情。今成泡影。却悲淨質。猶在塵寰。燕子樓不堪回首。空留盼盼之名。牡丹亭果否。殢魂誰見。亭亭之影。然而笳聲咽月。文君有歸漢之期。指印留環。玉簫踐再生之約。花如知感。則來歲春回。應先着東風。早胎異卉。以償余之深情。慰余之癡望耳。夢霞至此。已哭不成聲矣。歷碌半日。心碎神疲。加以昨夜未曾安枕。經此劇痛。體益不支。遂返身入室。庭前又寂無一人。惟有新墳一尺。四圍皆夢霞淚痕。點點滴滴。沁入泥中。黏成一片而已。

第二章 夜哭

小院春深。亞枝日午。炊烟縷縷。搖曳空中。正黃梁飯熟時矣。夢霞自晨起後。即赴樹下。拾花葬花。哭花。殫心殫力。半日於茲。入室後。體倦欲眠。而館僮適取午膳至。須臾飯畢。飲清茗一杯。以醒詩脾。環行於室中者數周。仍倚窗而立。時辛夷方大開。映日爭光。流霞成彩。突然觸其眼簾。夢霞對之而歎曰。彼何花乎。若斯之豔也。倚托東風之勢。逞姿弄媚。百六韶光。幾爲渠占盡。亦知名花易老。好景不常。後封姨之恩威。並用其手段。至辣其施。放至公此。花既受其吹噓。必仍被其摧折。後日亦終與塚中之花。同歸於盡。腥紅萬枝。吾視之直點點血淚耳。夢霞獨自沈思。滿目間。愁苦難擺脫。乃就案頭。壁箋拈管。賦詩二首曰。

梨花

幽情一片墮荒村。花落春深晝閉門。知否有人同潸淚。問渠無語最銷魂。粉痕欲化香猶戀。玉骨何依夢未溫。王孫不歸青女去。可憐孤負好黃昏。

辛夷（即木筆）脫盡蘭胎醴太華。蕊珠宮裏鬪春華。溫枝曉露容方瀾。隔院東風信尚餘。錦字密書千點

血。霞紋深護一重紗。題紅愧乏江郎筆。不稱今朝詠此花。

書竟。復朗誦一遍。擱筆沉吟。百無聊賴。繼念香魂雖有依歸。新塚尙無表識。於心不能無歉。夢霞固擅雕龍之技。考乃取白石一方。劇而平之。伏案奏刀。二時始就。其文曰：「梨花香塚。」已酉三月。青陵恨人題。

呼僮值持去。立之塚前。而夢霞此時實倦極矣。遂倒榻而眠。沉沉睡去。不復知夕陽之西下也。

金烏沒影。珠蚌剖胎。一天涼意。滿地流波。比及夢霞醒時。已移花影上欄杆矣。壁上時鐘。正叮嚀敲十下。月光從窗罅透入帳中。照衾枕上。花紋盡現。時覺寒氣驟加。夢霞深深擁被。方擬重續殘夢。忽聞隱隱有嗚咽之聲。不知何自而至。夢霞大驚異。倦眼朦朧。豁然清醒。側耳靜聆。細察其聲浪所傳出之方向。則決其爲來自窗外者。哭聲幽咽。淒淒切切。若斷若續。聞之令人惻然心動。夢霞驚定而怖。默揣此地白晝尙無人跡。深夜何人來此哀哭。嗚呼噫嘻。吾知之矣。是必梨花之魂也。彼殆余埋骨之情。於月明人靜後。來伴余之寂寞乎。聞者諸君。此不過夢霞之理想。實亦事實上所決無者也。

夢霞膽驟壯。急欲起而窺其究竟。披衣覓履。踰行至窗前。露半面於玻璃上。向外窺之。瞥見一女郎在梨樹下。綰裳練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丰致娟秀。態度幽閒。淒淒微步。飄飄欲仙。時正月華如水。夜色澄然。腮花眼尾。了了可辨。是非真梨花之化身耶。親其黛娥雙蹙。撫樹而哭。淚絲界面。髮低而纖腰欲折。其聲之宛轉纏綿。淒清流動。如孤鶯之啼月。如雛鴈之呼羣。一時枝上棲禽。盡聞聲而驚起。良久。忽見女郎以巾拭淚。垂頸注視地上。狀甚訝訝。旋回眸四顧。似已見新塚上之碑識。纖腰徐轉。細步行來。既至塚前。遂以纖掌摩撫碑文。點首者再。繼巡視塚前一周。又低眉沉思半晌。而哭聲又作矣。此次之哭。比前更覺哀痛。嗚嗚咽咽。淒入心脾。與羣卿之哭埋香塚。誠可謂無獨有偶。此時夢霞與女郎之距離。不過二三尺地。月明之下。上而鬢角眉尖。下而襠痕裙褶。無不瞭然於夢霞之眼。中乃二十餘絕世佳人也。夢霞既驚其幽黯。復感其癡情。又憐其珊瑚玉骨。何以禁受如許夜寒。一時魂迷意醉。腦海中驟呈無數不可思議之現象。忽聞鏗然一聲。夢霞如夢初醒。羞出神之至。不覺以額觸玻

璃作聲也。再視女郎。則已不見。惟有寒風惻惻。涼月紛紛。已近三更天氣矣。無可奈何。乃復就枕。此夜之能安睡與否。則夢霞未以告作書者。以意度之。固當爲夢霞誦關雎三章耳。

咄咄。女郎何來。女郎何哭。哭又何以哀痛至是。哭花耶。哭塚耶。抑別有所苦耶。吾知女郎殆必與梨花同其薄命。且必與夢霞同具癡情。其哭也。惜花以哭已耳。嗚呼。夢霞幸矣。茫茫宇宙。固尙有與之表同情而賠淚者乎。瀟湘沉恨。萬劫不消。頑石回頭三生可證。蓋此夜之奇逢。即夢霞入夢之始矣。

聞者諸君。亦知此女郎果爲何人乎。女郎固非梨花之魂。乃梨花之影也。此薄命之女郎。與多情之夢霞。皆爲是書中之主人。翁欲知女郎之來歷。當先悉夢霞之行蹤。

夢霞姓何名憑。別號青陵恨人。籍隸蘇之太湖。其生也。世夢彩霞一朵。從空飛下。因以夢霞爲字。家本書香。門推望族。父某爲邑名諸生。生女一子二。長字劍青。次即霞夢也。夢霞以生有夢異。父母尤鍾愛之。雙珠雙璧。照耀門楣。親友咸嘖嘖歎羨。夢霞幼時。冰神玉骨。頭角嶄然。捧書隨兄。累累兩肘。小時了了。譽噪神童。長更慧慧。人呼才子。其父每顧夢霞而喜曰。得此佳兒。以娛晚景。世間真樂無過於是。父本淡於功名。且以夢霞非凡品也。不欲其習舉子業。入名利場。夢霞乃得專肆力於詩古文辭。旁覽及夫傳奇野史。心地爲之大開。而於諸書中。尤心醉於石頭記。案頭枕畔。頃刻不離。前生夙慧。早種情根。少小多愁。便非幸福。才美者情必深。情多者愁亦苦。石頭記一書。弄才之筆。談情之書。寫愁之作也。夢霞固才人也。情人也。亦愁人也。每一展卷。便替古人擔憂。爲癡兒叫屈。鴛春雁夜。月夕風晨。不知爲寶黛之情。摯綠慳。拋却多少無名血淚。而於黛玉之葬花寄恨。焚稿斷情。尤深惜其才多命薄。恨闊情長。時或咄咄書空。悠然遐想。冀天下有似之者。書窗課暇。嘗戲以書中人物。自上史太君。下至優大姐。各綜其事迹。繫以一詩。筆豔墨香。銷魂一世。其暱友某見之曰。癡公子幾生修到。君有忤慕心。以是因果。恐將跌入大觀園裏。受諸苦惱去也。夢霞知其諷已。一笑置之。噫。孰知不數年。而其友之言果驗。一紙淚痕。竟爲情券耶。

十年蹉跎。踢落霜蹄。一卷吟哦。沉埋雪案。夢霞雖薄視功名。亦曾兩應童試。皆不售。抑鬱無聊。空作長沙之哭。適

值變法之際。青年學子。咸棄舊業。求新學。負笈擔簏。爭先恐後。夢霞亦於此時。別其父母。肄業於甯江師範學校。卒以最優等畢業。時年已及冠矣。姊適弘農楊氏。早賦于歸。劍青亦已授室。行抱子矣。父母欲即爲夢霞卜婚。藉了向平之願。夢霞殊不願。問其故。則不答。固問之。則焚香欲涕。父母疑有外遇。徧偵其同學。莫得端倪。心竊異之。不列夢霞之心事。固有難以告人者。顧影自憐。知音未遇。佳人難再。魂夢爲勞。一片癡心。欲得天下第一多情之女子而事之。不敢輕問津於桃源俗豔。蓋此乃畢生哀樂問題。原非可以草草解決者也。

無何。靈樁失蔭。家道中落。劍青遠遊楚閩。夢霞亦以家居無聊。擬棄筆作糊口計。適其同學有爲之介紹於茗湖某校。函招之往。夢霞雅不願獻身教育界。而其母以容湖有遠戚崔氏。六七年不通音問。力德垂夢霞。應該校聘。得以便道就詢近狀。夢霞不忍拂慈母意。即擇日治裝往。襖被一條。破書半篋。自此而夢霞遂棄其家庭之幸福。飽嘗羈人之況味矣。

春帆一角。影落奈湖。既登岸。則該校固地處窮鄉。與城市隔絕不通。夢霞亦不嫌其冷僻。轉喜其得遠煩囂。惟校舍湫隘。下榻處黝暗無光。殊不適於衛生。乃便詢崔氏居。則相距僅半里許耳。是晚夢霞即呼校役導之往。中途忽念臨行時忘問阿母。彼家係何戚屬。作何稱謂。一無所知。而貿然晉謁。將如何酬應耶。但已至此。亦無奈之。既屬疏遠之戚。則年長者呼以伯叔。年相若者呼以兄弟。即有乖誤。想亦不至被人家笑話。夢霞此時。正如醜媳將見翁姑。踴躍愧報。至不可狀。

燕子窺人。鸚哥喚客。夢霞入門投刺。主人知爲姑蘇遠戚。倒屣出迎。則一六十餘之頽白叟也。登堂讓坐後。即現其極和藹之貌。出其極親愛之語。謂夢霞曰。百年姻眷。一水迢遙。斷絕音書。於茲六載。今日甚風兒吹得吾姪到此。真令老夫出於意外。妖道農來喜鵲。繞屋亂噪也。繼問若翁及若母。俱無恙否。夢霞泫然答曰。謝老伯垂念。先父見背已一年餘矣。門庭冷落。家業凋零。寡婦孤兒。孰加存問。語至此。備述其應聘來錫。及臨行老母敦囑便道探詢意。崔父聞言。亦欷歔不止。繼而曰。吾姪遭家不造。孤苦零丁。聞之令我心痛。然觀吾姪頭角凌雲。胸襟吞海。青年飽學。騰達有期。有子克宗。死者有知。亦當瞑目泉下。所難堪者老夫耳。老夫中年始得一子。去歲忽病疫死。

昊天不弔。奪吾愛兒。垂暮之年。淪斯逆境。何命之窮也。西河賢者。痛抱喪明。東野達人。詩傳失子。老夫何人。而能爲太上之忘情。忍使青春少婦。便上望夫之臺。黃口孤兒。難覓阿爺之面。傷矣。傷矣。殘年無幾。後顧茫茫。今幸吾姪輩。教是鄉。辱日。芋末之親。遺此一塊肉。意欲重累吾姪。爲老夫訓迪。俾得略識之無。不墮詩書舊業。皆出吾姪所賜。老夫雖死。亦銜感。廢涯矣。夢霞起立而答曰。承吾伯厚愛。敢不從命。但恐姪才微力薄。有負重託。敢問令孫年幾何矣。崔父曰。僅八齡耳。孩提之童。尙不能離其母。既吾姪不棄。敢請移榻敝廬。俾得朝夕過從。老夫亦得快瞻。滿采。飽接清譚。何幸如之。夢霞私念。校中正無設榻處。去彼就此。計亦良得。遂慨然允諾。崔父喜曰。吾姪真快人哉。東壁一書舍。地頗僻靜。亡兒在日。讀書其中。自渠死後。老夫不忍至其地。封閉已久。是舍面山背池。風景絕佳。庭前亦略具花木。尙可爲吾姪。醉吟遊憩之所。吾姪不嫌唐突。今夜便將行李移來。何如。夢霞曰。甚善。崔父隨喚婢媼。問汝梨娘。取鑰。啓書室門。將室中灑掃收拾。夢霞亦囑校役。回校取行裝。至是夜卽下榻其中焉。

第三章 課兒

白雲蒼狗。變幻無常。秋月春風。等閒輕度。昔人謂釋氏因緣兩字。足補聖經賢傳之闕。人生遇合。到處皆緣。緣未至。不得營求。緣既至。無從規避。夢霞家虎阜之麓。忽泛太湖之棹。旣應聘而任錫校之教職。忽更輾轉而爲崔氏之寓公。是非所謂緣耶。然夢霞以爲緣。而夢霞之緣。尙未至也。半月光陰。孤愁滋味。十分寂寞。萬種牢騷。不得已而寄其情於花。寄其情於花之魂。而拾花而葬花。而哭花。種種奇情。介紹種種奇緣。落花半畝。五夜獨來。皓月一輪。兩心同照。一夜相思之夢。百年長恨之媒。嗚呼。夢霞豈知從此遂淪於苦海乎。

殘月窺簾。寒風撼壁。碧紗窗上。映一亭亭小影。窗內時聞微歎。誰家女郎。深夜不眠。而獨坐愁苦耶。時女郎悄悄對銀缸。以手支頤。低眉若有所思。兩頤間淚痕猶濕。眞如帶雨梨花。不勝其憔悴可憐之狀。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女郎之心。誰知之。女郎之淚。亦誰見之耶。未幾忽聞帳中兒啼聲。女郎乃拭淚而起。入帳撫兒。旋亦卸裝就寢。而絳幘鷄人已連聲報曉矣。

嗚呼。碧紗窗內之女郎。非卽梨花塚前之女郎耶。兒啼聲中之女郎。非卽夢霞眼裏之女郎耶。記者筆下之女郎。

非卽崔父口中之梨娘耶。梨娘何人。白氏之長女。而崔氏之新婦也。結褵八載。永訣一朝。鬼伯驅人。不分皂白。雌對影。無奈昏黃。惱煞檐前鸚鵡。聲聲猶喚梳頭。怪他枕上鴛鴦。夜夜何曾入夢。負負年華。纔遇花信。茫茫恩愛。遽歎風流。傷心哉。塚上白楊。已堪作柱。閨中紅粉。爭不成灰。梨娘之命。不猶梨娘之怨。何如耶。已分粧臺破碎。黃鶴吟成。誰知空谷蘭馨。白駒聲至。美人薄命。名士多情。五百年前。孽冤未了。夢霞不來。而梨娘之怨苦。夢霞來而梨娘之恨更長矣。

青衫舊淚。黃口新聲。夢霞自寓居崔氏後。日則自去自來。夜則獨眠獨坐。幸梨娘之兒。年方束髮。性具慧根。笑啼之態。吟呀之聲。唇齒未清。丰姿可愛。案頭燈下。頗解人懷。而夢霞以其爲無父之孤兒。尤加意護持。盡心撫恤。雖值悲憤莫洩之時。見兒來。則化愁爲喜。破涕爲歡。從未嘗以疾言厲色。驚彼嫩弱之膽囊。蓋其慈祥仁愛。出於天性。使然。並非對於崔氏之兒。而另換一副心腸也。兒名鵬郎。夢霞字以壽史。蓋祝其異日搏風萬里。而翱翔於天霄也。鵬郎初入學。一夕便能識字數十。夢霞以其聰穎異於常兒。愛之彌甚。撫抱提攜。直以良師而兼慈母。鵬郎則動靜自然。天真爛漫。以得夢霞之憐愛。故對夢霞殊多依戀之誠。略無畏懼之虞。韋莊有曉傍柳陰迎竹馬。夜偃燈影弄先生之句。不啻爲夢霞鵬郎詠矣。

梨娘青年早寡。遺此孤雛。其鍾愛之深。自可想見。方夢霞之來也。崔父告梨娘。欲遣鵬兒從之學。梨娘不敢違翁命。而柔腸輾轉。竊焉憂之。蓋恐鵬郎喜嬉畏讀。耽跳性成。夢霞或少年浮燥。不諳兒性。一不如意。毒施以無情之夏楚。強迫以過嚴之功課。步步約束。重重壓制。豈非傷吾可愛之兒。梨娘方以私意窺測夢霞。孰知夢霞竟出梨娘意外。而大有以慰梨娘耶。每夕鵬郎入室就讀後。梨娘輒舉眉獨坐。志忑不寧。密遣侍兒潛至窗外偵聽。繼知夢霞教養兼施。憐恤倍至。其愛鵬郎。直如己子。梨娘爲之大慰。不覺以愛其子之故。遂有敬慕夢霞之心。以爲彼君子兮。溫其如玉。性情若是其醇篤。才華必極其濃郁。吾兒何幸得此良師耶。忽又轉念。彼江湖落魄。客舍傷春。舉目無可語之人。仰首作問天之想。其境遇之窮。實堪憐憫。燈光黯黯。羈緒繚繚。少年意氣。消磨已盡。豈非天下之傷心人歟。蓋至此而兩人暗中一線之愛情。已怱怱欲動矣。

（月姊曾看下彩幃。傾城消息隔重簾。）夢霞雖爲崔氏之遠戚。竟不知崔氏家中之眷屬。然鵬郎無父。夢霞固早知之。則鵬郎有母。夢霞豈不知之。况梨娘之名。已出之於崔父之口耶。然夢霞雖知有梨娘。而梨娘之年之貌之才。均未一一深悉。第得諸婢媼無意道及梨娘。日間每自課鵬郎。手書方字教之讀。繡餘之暇。輒以一卷自遣。有時或拈筆微哦。披箋屬草。案頭稿積盈尺。而架上則萬軸牙籤。琳琅滿目。其整理之精潔。陳設之幽雅。絕不類香閨繡閣。於是夢霞始知梨娘爲多才之女子。其撫孤足與畫荻之歐陽媲美。其敏慧又足與詠絮之道韞抗衡。情乎女子才多。每遭天忌。紅顏一例。今古同悲。非早年蕙折蘭摧。卽中道鶯離鳳拆。月老荒唐。錯注姻緣之譜。風情銷歇。關開愁恨之天。小草有情。可憐獨活。好花無恙。只是將離。如梨娘者。卽可爲普天下薄命女兒。作一可憐之榜樣矣。夢霞傾慕梨娘之心甚殷。愛憐梨娘之心更摯。因慕而生戀。因戀而成癡。未幾而窗外聞聲。月中偷眼。素娥鬪影。倩女歸魂。來若驚鴻。去如飛燕。夢霞固決其爲梨娘也。三生因果。今夜奇逢。一塚淒涼。他生莫卜。望風灑淚。兩人同此癡情。對月盟心。一見便成知己。夢霞又不暇爲已死之梨花弔。而爲現在之梨娘悲矣。

鵬郎既出。梨娘必喃喃問今日識幾字。先生愛汝否。汝曾觸怒先生否。先生作何事。觀書乎。作字乎。必待鵬郎一答畢。乃徐徐爲之脫衣解履。抱置於床。而下帳焉。吁。嗟。孀婦鞠育孤兒。月照空閨。遲迴不能遽寢。輒就燈下刺繡。遣此長宵。鵬郎則鼾然熟睡。睡中或作嚙語。疊呼阿母。著意催眠。梨娘一陣傷心。每爲鵬郎喚起。未嘗不泣。而涕也。

一夕鵬郎嘻嘻然白其母曰。先生愛兒甚。加兒於膝。握兒於懷。握兒手。吻兒頰。笑問兒曰。鵬郎鵬郎。汝肯離却慈母而伴余眠乎。鵬郎鵬郎。汝知余獨宿無聊。寢不成寐乎。梨娘聞鵬郎言。腦海騰翻。恨海之潮。心灰撥起。情灰之熱。表愁有淚。長歎無言。默念晚近世人情不古。飄若輕雲。寡憐孤兒。每受人白眼。彼誠多情人哉。誠熱腸人哉。撫我愛兒。無微不至。從此梨娘私心耿耿。非特敬慕夢霞已也。且至於感激涕零。而有不能自己者。

錦上添花。雪中送炭。炎涼世態。到處皆然。人生不幸。拋棄家鄉。飄飄客土。舟車勞頓。行李蕭條。夜館燈昏。形影相

弔一身之外。可親可昵者。更有阿誰。譬之寄牛草然。危根孤植。護持灌溉之無人。其不憔悴以死者幸矣。嗟嗟。草勞人頻驚駒影。飄飄遊子。未遂烏私。帶一腔離別之情。下三月鶯花之淚。異鄉景物。觸目儘足傷心。浮世人情。身受方知意薄。一燈一榻。踽踽涼涼。誰爲之問暖嘘寒。誰爲之調羹進食。此客中之苦况。羈人無不當之。而夢霞之寄跡茶湖。則獨占旅居之幸福。獨得主人之優待。不覺有絲毫之苦。賓至如歸。幾忘却此非吾土。日則有崔父助其閒談。夜則有鵬郎伴其岑寂。衣垢則婢媼爲之洗滌。地污則僮僕爲之糞除。而其飲饌之精潔。侍奉之周至。即求之於家庭。亦得未曾有。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者。皆出梨娘意也。夢霞知之。夢霞德之。於是教育鵬郎。更萃心力。間或向鵬郎微露感謝梨娘之意。鵬郎童子也。童子喜饒舌。苟有所聞於先生者。入必學舌以告之母。嗚呼。閨中少婦。閨外書生。雖未接一言。未謀一面。早已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矣。

夢霞早出赴校。及暮歸寓。日以爲常。七日中僅得偷閒一日耳。其葬花之舉。是日正值星期放假。故得優游終日。消遣閒情。不意卽於是夜。凝觀梨娘一面。今夕何夕。見此粲者。不期而遇。亦天假之緣也。方梨娘潛步至庭中時。正月明人靜。萬籟沈沈。逆料此時夢霞必已入睡鄉矣。欲覓殘英。已無孱影。憑弔埋香之塚。坏土未乾。摩挲墜淚之碑。情詞太豔。此時梨娘欲爲花弔耶。而念及己之薄命。更有甚於花者。則自弔之不暇矣。此花遇多情之夢霞。開時有保護之人。落後免飄零之恨。以梨娘較之。幸不幸正懸殊矣。草草姻緣。往事空留影象。悠悠歲月。終身難展眉頭。除却嬌娥相伴。已無知我之人。卽令女媧復生。亦少補天之術。恨逐年添。愁催人老。未亡人其能久於人世也乎。梨娘想後思前。腸爲之寸寸斷矣。一陣心酸。淚波汨汨。遽奔集於兩眶。遂放聲號哭。初不料夢中之夢霞。聞哭聲而驚醒。僥倖得見梨花真影於銷魂帶雨時也。夢霞得見梨娘。梨娘未見夢霞也。而夢霞之多情。梨娘固已深知之。且深感之矣。脈脈兩情。暗中吸引一哭。卽相思之起點耳。

自此之後。夢霞之耳。竟成一蓄音器。每一傾耳而聽。恍聞梨娘哭聲。嗚嗚咽咽。嚶嚶咽咽。洋洋乎盈耳也。夢霞之目。竟成一攝影箱。每一閉目而思。恍見梨娘人影。孌孌婷婷。齊齊整整。閃閃然在目也。尤可聽者。夢霞既於無意中窺見梨娘。次夕却有意洩其事於鵬郎。且曰。人美於玉。命薄於花。又多情。又傷情。此四語。可贈汝母。汝其識之。

鵬郎旋歸寢。則謹以先生之語。告諸其母。依樣葫蘆。一字不易。時梨娘方悄對菱花。自覓倩影。一聞夢霞贈言。而驚而悲。而歎而泣。而點首。而支頤。一寸芳心。莽然亂矣。而彼夢霞亦復如此。其最終之心事。則惴惴焉。惟恐鵬郎傳言於梨娘。梨娘或有愠意。於是自悔孟浪。毋乃失言。一夜思量。寢不安席。嗚呼。此夕梨娘。夜况何如。則正與夢霞同病耳。

第四章 詩媒

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恨。斯言蓋深慨夫知己之難得也。所謂知己者。心與心相知。我以彼爲知己。彼亦以我爲知己。兩相知故兩相感。既兩相感矣。則窮達不變其志。生死不易其心。一語相要。終身不改。此知己之所以得之難。而當風塵失意窮途結舌之時。欲求一知己。尤難之又難也。詞人負膽膽不平之氣。懷才不遇。飄蕩頻年。境遇坎坷。情懷抑鬱。好雨。自憐。賦媚。滿肚皮都是牢騷。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流俗無知。遭逢不偶。幾於無眼不自。有口皆黃。茫茫人海。知我其誰。不得已而求之於粉黛中。則有癡心女子。慧眼佳人。紅粉憐才。青娥解意。一夕話飄零之恨。淚滿青衫。三生留斷碎之緣。魂招碧血。國士無雙。向茜裙而低首。容華絕代。掩菱鏡以傷神。名士沉淪。美人墜落。憐卿憐我。同命同心。此侯朝宗所以鍾情於李香君。韋癡珠所以傾心於劉秋痕也。夢霞之於梨娘。亦猶是焉耳。所異者。彼則遨遊勝地。此則流落窮鄉。彼則曲院嬌娃。此則婦閨怨婦。其情其境。倍覺泥人一樣。淒涼雙方憐惜。則夢霞之於梨娘。其鍾情。其傾心。較之侯李韋劉。有不更增十倍者哉。

傷別傷春。我爲杜牧。多愁多病。渠是崔娘。夢霞邂逅梨娘。於月下。在夢霞雖偷眼私窺。在梨娘固曾心不遠。夢霞不能忘情於梨娘。梨娘豈遂能忘情於夢霞乎。既不能忘情。則當有以通情。然兩人此時雖情芽怒茁。情思勃生。猶有所遲徊顧忌。而不能遽發者。夢霞欲通詞於梨娘。則恐流水無心。豈容唐突。梨娘欲致意於夢霞。則恐屬垣有耳。難釋嫌疑。心旌搖搖。一時難繫。情絲縷縷。兩地相牽。簾中人影。窗內書聲。若即若離。殊有咫尺天涯之感。桂府可登。須借吳剛之斧。蓬瀛在望。誰助王勃之帆。如蔗倒餐。佳境豈能遽至。如瓜落蒂。熟期須待自然。則兩情之由離而合。由淺而深。漸至如膠如漆。難解難分。尙須大費工夫也。無賣花媼。無傭傭奴。能爲兩人任作合介紹之

資者。舍管城予其誰屬歟。

夕陽慘淡。暮靄蒼茫。野風襲裾。雜花自落。看一角春山大好。可惜黃昏。時則有開雲片片。渡澗而歸。流水一灣。斷橋三尺。山影倒俯於波中。屈曲流動。演成奇景。炊烟幾縷。出自茅舍。盤旋繚繞於長空。作種種回環交互紋。山之麓水之濱。牧童樵叟。行歌互答。往來點綴於其間。橋邊老樹數株。投枿入畫。歸鴉點點。零亂縱橫。啞啞之聲。不絕於耳。似告人以天寒日暮。歸歟歸歟。行客聞之。每爲心動。此絕妙鄉村晚景圖也。過橋而西。植籬之間。忽露牆角。數椽小築。一曲幽棲。頗得林泉佳趣。此崔氏之後舍也。白板雙扉。簾日虛掩。門內有小圃。春韭半畦。青翠可愛。過此有精舍一間。夢霞寄居之所也。於斯時也。橋下有一人獨行踽踽。因舉步過急。風枝時觸其帽簷。乃瞻衡宇。載欣載奔。伊何人。伊何人。非夢霞耶。夢霞何來。蓋自校中歸也。步履何匆遽耶。神情何惶急耶。亂烟啼鳥。暮色絕佳。夢霞竟不暇獨立斜陽。領略此一霎可憐之景。蓋彼終日爲校務勞神。亟待休息。加以心事悠悠。情思疊疊。伊人不見。延佇徒勞。反不若斗室流連。左圖右史。得藉以排遣閒愁。彼道旁之閒花野草。曾何足以動其心而移其情哉。

推扉而入。閱其無人。連呼館僮。迄無應者。平日夢霞所居。每出必扃。由館僮司鑰。今日乃雙扉洞開。何哉。遂逡巡入室。則室中所見。有突觸於夢霞之眼。而足令生其驚訝者。蓋案上圖書。已稍稍變易其位置。怪而檢點之。則他無所失。惟前所著《石頭記影事詩》之稿本。已不翼而飛。遍覓而不可得矣。偶一俯首。拾得荼蘼一朵。猶有餘香。把玩之餘。見花蒂已凋一穴。定是簪痕。夢霞乃恍然曰。入此室者。殆梨娘矣。梨娘解詩。故今日攜我詩稿去也。其遺此花也。有意耶。抑無意耶。夢霞此時一半驚喜。一半猜疑。於是心血生潮。又厚一層情障矣。

窗衣漸黑。燈豆初紅。夢霞方手燃殘花。疑神冥想。而館僮適至。夢霞問之曰。汝不在此。往何處去耶。舍門未掩。前後無人。設有行竊者。來試朕簾術。室中物將無一存在矣。且我扃門而出。以鑰交汝。誰啓此鎖者。汝知之乎。館僮答曰。今日午後。主人遣我入城購物。以鑰交於秋兒。行時經過此門。鐵將軍固靜然當關也。後此非我所知矣。夢霞又問曰。秋兒何人。值曰。梨夫人之侍兒也。夢霞不語。揮僮使去。旋又呼之使返。囑之曰。去便去。勿向秋兒饒舌。

僅伴諸之既出於廬下遇秋兒。即詰以鑰所在。啓鎖者何人。秋兒曰。鑰爲夫人取去。誰入此室。我亦不知。或卽夫人乎。僅乃以夢霞囑語告秋兒。并囑其勿語夫人。秋兒頷慧。點開僅言亦伴諸之旋卽盡訴之於梨娘。時梨娘方獨坐紗窗。燈下出夢霞詩稿。曼聲嬌哦。驟聆此語。不覺失驚。蓋梨娘知夢霞失稿。必將窮詰館僮。故遺花於地。俾知取者爲我。必默而息矣。初不料其仍與僅曉曉也。但未知其曾以失稿事語之否。若僅知此事。以告秋兒。尙無妨也。脫洩之於阿翁者。將奈之何。我誤矣。我固以彼爲解人也。今若此。梨娘因愛生惱。因惱生悔。因悔生懼。一剎那間。腦海思潮。起落不定。寸腸輾轉。如懸線然。掩卷沈吟。背檠暗付。良久忽轉一念曰。此我之過慮也。夢霞而果多情者。則必拾花而會意。決不與僅多言也。乃徐問秋兒曰。僅尙有他語否。曰。無。梨娘驚魂乍定。惱意全消。亦如夢霞之囑僮者。囑秋兒曰。汝此後勿再與僅喋喋。如違吾言。將重責汝。不有汝也。秋兒唯唯。苦茗一甌。殘香半爐。夜館生涯。如此而已。時則新月上窗。微風拂戶。夢霞挑燈以待。鵬郎捧書而來。課畢後。夢霞出一函授鵬郎。謂之曰。持此付若母。更寄語若母。石頭遺恨。須要償也。鵬郎不知其意。謹記先生語。持函往告諸梨娘。梨娘手接一封書。歡生意外。耳聽兩面語。神會個中。於是披簪啓絨。移檠展幅。誦其書曰。

夢霞不幸。十年棄命。三月離家。曉風殘月。遽停茂苑之樽。春水綠波。獨泛菱湖之棹。迺荷長者垂憐。不以庸材見棄。石麟有種。託以六尺之孤。暮燕無依。得此一枝之借。主賓酬酢。已越兩旬。夙夜圖維。未得一報。而連日待客之誠。有加無已。遂令我窮途之感。到死難忘。繼聞侍婢傳言。殊佩夫人賢德。風吹柳絮。已知道韞才高。雨濺梨花。更惜文君命薄。只緣愛子情深。殷殷致意。爲念羈人狀苦。處處關心。白屋多才。偏容下士。青衫有派。又編今宵。淒涼閨裏。月早占破鏡之凶。惆悵鏡中人。空作贈珠之想。蓬窗弔影。同深寥落之悲。滄海揚塵。不了飄零之憤。明月有心。照來清夢。落花無語。捫遍空枝。蓬山咫尺。尙慳一面之緣。魔劫千詎。重覓三生之果。嗟嗟。哭花心事。兩人一樣癡情。恨石因緣。再世重圓好夢。僕本恨人。又逢恨事。矧真怨女。應動怨思。前宵寂寞空庭。曾見梨容帶淚。今日淒涼孤館。何來蓬步生春。卷中殘夢留痕。卿竟搏愁而去。地上遺花剩飯。我真覩物相思。個中消息。一綫牽連。就裏機關。十分參透。此後臨風雪涕。閒愁同戴一天。當前對月懷人。照恨不分兩地。心香一寸。

甘心低頭媚媚。墨淚三升。還淚好償冤孽。莫道老嫗聰明。解人易索。須念美人遲暮。知己難逢。僕也不才。竊動憐才之念。卿乎無命。定多悲命之詩。流水蕩蕩。淘不盡詞人舊恨。彩雲朵朵。願常煩幼婦新辭。倘荷泥封有信。傳來玉女之言。謹當什襲而藏。絨住金人之口。自愧文成馬上。固難方李白之萬言。若教酒到愁邊。尙足應丁娘之十案。此日先傳心事。挑箋飛上粧臺。他時或許面談。絮語撰開繡閣。

梨娘讀畢。且驚且喜。情語融心。略含微惱。紅潮暈頰。半帶嬌羞。始則執書而癡想。繼則擲書而長歎。終則對書而下淚。九轉柔腸。四飛熱血。寸寸死盡復燃。情幕重重。揭開旋障。既而重剔蘭鐙。獨開菱鏡。對影而泣。曰。鏡中人不。鏡中非梨娘之影乎。此中人影。怎不雙雙。既未嘗昏黑無光。胡不放團圓成彩。而惟剩有一個愁顏。獨對於畫眉窗下乎。嗚呼。梨娘爾有貌。天不假爾以命。爾有才。天則償爾以恨。貌麗於花。命輕若絮。才清如水。恨重如山。此後寂寂窗紗。已少展眉之日。悠悠歲月。長爲飲泣之年矣。爾自誤不足。而欲誤人乎。爾自累不足。而欲累人乎。已矣已矣。爾亦知情絲縷縷。一縛而不可解乎。爾亦知情海茫茫。一沈而不能起乎。弱絮餘生。業已墮落。何必再惹游絲。憑藉其力。強起作冲霄之想。不幸罡風勢惡。孽雨陣狂。極力掀騰。盡情顛播。恐不及半天。便已不能自主。一陣望空亂颺。悠悠蕩蕩。靡所底止。此時飄墮情形。更何堪設想乎。言念及斯。心灰意冷。固不如早息。此一星情火。速斷此一點情根。力求解脫。劈開愁恨關頭。獨受淒涼。料理飄零生活。懸崖知勒馬。原爲絕大聰明。隔水聞牽牛。毋乃自尋苦惱。今生休矣。造化小兒。弄人已甚。自弄又奚爲哉。豈不知緣愈好而天愈忌。情愈深而劫愈重。耶。梨娘輾轉思量。芳心撩亂。至此乃眉黛銷愁。眼淚乾淚。掩鏡而長歎一聲。背鏡而低頭半晌。心如止水。風靜浪平。已無復有夢霞二字。存於腦之內府。梨娘之心如此。則兩人將從此撒手乎。而作此玉梨魂者。亦將從此擱筆乎。然而未也。梨娘此時。雖萬念皆消。一塵不染。未幾而微波條起於心田。驚浪旋翻於腦海。漸漸掀騰。顛播不能自持。惱亂情懷。有更甚於初得書時者。是何也。此心不墮沈迷。萬情皆可拋撇。惟此憐才之一念。時時觸動於中。終不能銷滅淨盡也。於是一吟怨句。百年恨事兜心。再展蠻牋。半紙淚痕透背。旋死旋生。忽收忽放。瞬息之間。變幻萬千。在梨娘亦不自知也。嗚呼孽矣。

第五章 芳訊

一情相引。萬恨齊攢。梨娘得夢霞書。倏而悲。倏而喜。倏而迷。心煩慮亂。不知所從。梨娘何自苦乃爾。嗚呼。梨娘非自苦也。夢霞苦之也。夢霞深苦梨娘。夢霞未嘗不自苦。方鵬郎之持書而去也。夢霞目送之而魂隨之。心頭鶻突。腦帶蠅旋。惘惘然如待物之因。尚未定讞。不知是死是生。有時凝立窗前。如木鷄。有時呆坐案頭。如參禪。有時環行室中。如轉磨。其心專注於鵬郎持去之書。而懸揣夫梨娘之得此書也。其驚耶。其異耶。閱此書也。其怒耶。其喜耶。如其怒也。則我此時之書。必已擲之於地。或投之於火矣。如其喜也。則梨娘味書中之語。想書中之人。會書中之意。必引上書者爲解人。爲已知一封有情書。此時必被有情人之淚。層層濕透於字裏行間矣。夢霞一念旋生。一念旋滅。如露如電。頃刻皆幻。而梨娘之閱此書。其喜其怒。夢霞固未能預決。實亦未嘗不可預決也。蓋梨娘既攜詩稿而去。則非無情於夢霞矣。夢霞之書。迎經而入。結果必佳。固不必夢想究竟。惟恐其不生效力也。然夢霞已爲一縷情絲。牢牢縛定。神經全失其作用。不覺惶急萬分。歷碌萬狀。徬徨不定。疑懼交加。此夜夢魂之顛倒。夢霞亦一覺從末如此。五更如度五重關耳。

次日夢霞課畢。卽返。較平日早一二小時。家中人固莫知其心事。但覺其稍異於常而已。不知夢霞固心懸乎昨夜之書。而急盼夫好音之至。公事畢。治私事。踐而望之。坐以待之。豈容有一刻逗遛於外耶。乃未幾而金烏西墜矣。未幾而玉兔東升矣。心急矣。眼穿矣。鵬郎來矣。此時之夢霞。又別具一種替亂迷離之狀。如死囚之上斷頭臺。時惟此最後五分鐘之解決耳。

「重疊魚中素。幽絳手自開。斜紅餘淚迹。知着臉邊來。」鵬郎徐行而前。有一物焉。其形狹而長。緊握於鵬郎之嫩腕。值刺於夢霞之饑眼。此何物耶。非夢霞終日盼望之一紙好音耶。夢霞夢霞喜可知。已鵬郎以書授夢霞。夢霞驚喜之餘。偏欲強示鎮靜。逆知其中消息。必不惡。正不必急於剖視。姑置書於案頭。而課霞郎讀。若不甚注意者。直至夜課已畢。鵬郎就睡後。乃開絳閱之。其文曰：

白簡飛來紅燈無色。鹽齏之餘。情文雖艷。哀感殊深。人海茫茫。春閨寂寂。猶有人念及薄命人。而以錦字一篇。

殷殷慰問於淒涼寂寞中耶。此梨影之幸矣。然梨影之幸。正梨影之大不幸也。梨影不敏。奇胎墜地。早帶愁來。略識之無。便爲命妬。翠微宮裏。不度春風。燕子樓中。獨看秋月。此自古紅顏。莫不皆然。才豐遇薄。貌美命惡。凡茲弱質。一例飄零。豈獨一梨影也哉。人生遇不幸事。退一步想。則心自平。梨影自念。生具幾分顏色。略帶一點慧根。正合薄命女兒之例。不致墮落風塵。爲無主之落花飛絮。亦已幸矣。今也獨守空幃。自悲自弔。對鏡而眉不開。峯撫枕而夢無來路。畫眉窗下。鸚鵡無言。照影池邊。鴛鴦欺我。此中滋味。大是難堪。然低首一思。則固咎中自取。不加呵護。免墮墮落之苦。天公之厚我。已多。而尙何怨乎。夫以多才多情如林。舉卿得一古今。獨一無二之情種。實寶玉深憐。痛惜難解。難分。而情意方酣。奸謀旋中人。歸離恨之天。月冷埋香之塚。淚眼未清。香魂先化。人天俱重。生死情空。夙因如彼。結果如斯。梨影何人。敢嗟薄命。使梨影而不抱遠觀。亦效舉卿之怨苦。自我感目前之孤。另念來日之艱難。回文可繹。夜臺絕寄書之郵。流淚不乾。恨海翻落花之浪。病壓愁埋。日復一日。試問柔軀脆質。怎禁如許消磨。恐不久卽形銷骨立。魂弱喘絲。紅顏老去。恩先斷而命亦隨之俱斷。黃土長埋。爲人苦而爲鬼更苦矣。此梨影平日所以常以自憐者。自悲。又轉以自悲者。自解也。適者。旆遙臨。高蹤並止。屏附葭葦。不嫌苜蓿。鵲兒有親。荷裁。梨影無緣。未瞻丰采。自愧深閨弱質。漫論詠絮之才。側聞閨苑仙才。燈切頭。菱之願。私心竊慕。已非一朝。繼而月中。暮花塚碑文。燈下誦紅樓詩句。尤覺情癡欲醉。縷縷交焚。才思如雲。綿綿不斷。幾疑君爲怡紅後身。自古詩人。每多情種。從來名士。無不風流。夫以才多如君。情深如君。何處不足以售其才。何處不足以寄其情。而顧來此斷腸地。眷念未亡人。殷勤致意。讀君之書。纏綿悱惻。若有不能已於情者。梨影雖愚。能不知感。然竊自念。情已灰矣。福已慳矣。長對春風而喚奈何矣。獨坐紗窗。回憶却扇年華。畫眉情景。廿四番。花真如夢。一百六日。春夢成煙。破鏡豈重圓。斷釵烏能複合。此日之心。已如古井。何必再生波浪。自取覆沈。薄命之身。誠不欲以重累君子也。前生福慧。既未雙修。來世情緣。何妨先種。彼此有心。則碧落黃泉。會當相見。與君要求月老。汗爲牒於來生。債此癡願可耳。梨影非無情者。而敢負君之情。不以君爲知己。但恐一惹情絲。使難解脫。到後。歷無窮之困難。受無量之恐怖。增無盡之懊惱。只落得青衫淚濕。

紅粉香消。非梨影之幸。亦非君之幸也。至欲索觀蘇稿。梨影略解吟哦。未知門徑。繡餘筆墨。細若虫吟。殊足令
騷人齒冷。君固愛才如隨園。苟不以梨影爲不可教。而置之女弟之列。梨影當脫替珥爲贊。異日拜見先生。滌
硯接紙。願任其役。當不至倒捧冊卷。貽玷師門。此固梨影所深願。當亦先生所不棄者也。區區苦衷。盡布於此。
淚點墨花。渾難自辨。惟君鑒之。梨影謹白。

記者述筆至此。發生一疑問。請閱者一思。夢霞讀梨娘之書。當生何種感情。夢霞之書。一幅深情。梨娘之書。若有
情。若無情。怨不深而自深。辭不嚴而自嚴。言外已有謝絕之意。以常情測之。夢霞讀此書。將怨梨娘之薄情。而含
失望之恨矣。不知梨娘固非文君。夢霞亦非司馬。兩人之相感。出於至情。而非根於肉慾。夢霞致書於梨娘。非挑
之也。憐其才而悲其命。復自憐而自悲。同是天涯。一般淪落。自有不能已於言者。梨娘覆書。內容如此。正與夢霞
之意。不謀而合。梨娘深知夢霞之心。乃有此盡情傾吐之語。此正所謂兩心相印。梨娘惟如此對待夢霞。乃真可
爲夢霞之知己也。不然。稗官野史。汗牛充棟。才子佳人。千篇一律。况夢霞以旅人而作尋芳之思。梨娘以藝婦而
動懷春之意。若果等於曠夫怨女。採蘭贈芍之爲。不幾成爲笑柄。記者雖不文。決不敢寫此穢褻之情。以污我寶
貴之筆墨。而開罪於閱者諸君也。此記者傳述此書之本旨。閱此書者。不可不知者也。

夢霞梨娘交感之真相。既如上述。則夢霞此時對於梨娘之書。其感情究如何乎。曰。與梨娘之閱夢霞書時。正相
同耳。始則執書而癡想。繼則擲書而長歎。終則對書而下淚。蓋夢霞固知梨娘決非薄於情者。書中之語。借傳達
之。寓怨恨之情。宛轉纏綿。淒涼哀感。依戀之誠。溢於言外。至欲割愛斷情。擬作他生之望。執經問字。願列弟子
之班。其語雖似薄情。然惟愈薄於情。乃愈深於情。自此而夢霞乃愈不能忘情於梨娘矣。梨娘欲力祛情魔。夢霞
已漸沈苦海。夢霞不免爲情所誤。梨娘獨能免乎。嗟嗟。可憐身世。從今怕對鴛鴦。大好因緣。詎料竟成木石。普天
下有情人。能不同聲一哭哉。

青鳥佳音。深喜飛來天外。素娥真影。尙難喚到人間。次日。夢霞自校中出。彳亍而歸。遠遠望見舍後似有人影。倚
門閒佇。衣光鬢影。掩映於離花牆草之間。神情態度。頗似梨娘。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梨娘殆有所盼乎。比夢

霞行至門前。則芳蹤已杳。纖影無痕。惟有遠山疊恨。溪水瀉愁。一抹殘陽。黯然無色。如助人之凄戀而已。斷腸人遠。癡立何爲。不如入此室處。再理客窗生活。甫入戶。突見案上膽瓶中。插有鮮花一枝。迎面若笑。照眼欲眩。異哉。此花何來。是必梨娘所貽矣。梨娘之貽此花也。又何意耶。此花形如喇叭。色勝胭脂。嫵媚之中。有一種嬌貴氣。咄咄逼人。此花何名。夢霞似曾相識。而一時竟不能復憶矣。俟鵬郎來問之。鵬郎曰。此及第花也。吾家後院。左右凡兩株。今春開花甚繁。先生如愛之。可遣秋兒再折幾枝來。無所惜也。夢霞却之曰。得一枝供養已足。况我見此花。亦殊不喜。鵬郎乃無言。夢霞既聞此花之名。知梨娘之貽具有深意。不覺觸起十年前事。淹滯之感。淪落之悲。兜上心來。舊恨新愁。併成一種。而一注目間。見硯盒下露一紙角。墨痕隱現。急取閱之。乃小詞一闕也。

鵲鵲天（偶感） 罵煞東風總不知。葬花心事果然癡。偶攜短笛花間立。魂斷斜陽欲盡時。情切切。淚絲絲。斷腸人寫斷腸詞。落花有恨隨流水。明月無情照素帷。

第六章 別秦

小字簪花。清詞戛玉。夢霞將梨娘詞回環捧誦。不覺悲從中來。喟然而歎曰。佳人難得。造物不仁。有才無命。一至於斯。北中塊壘。斯時無酒澆之。亦當以筆掃之矣。於是濡淚和墨。疾書八絕曰。

南也。儼儼夢也。迢遞驚何事。苦相招。多情似說春將去。一樹殘香半已銷。

深情縷縷暗中傳。佇立無言夕照邊。對面如何人更遠。思量最近只在前。

吟魂瘦弱不禁銷。尙爲尋芳過野橋。欲寄愁心與楊柳。一時亂趁晚風搖。

東風何處馬蹄香。我見此花欲斷腸。會得折枝相贈意。十年回首倍淒涼。

浮生換得是虛名。感汝雙瞳剪水清。痛哭唐衢心跡晦。更拋血淚爲卿卿。

幾回傷別復傷春。大海萍飄一葉身。已分孤燈心賞絕。無端忽遇解情人。

背人花下展雲箋。賦得愁心兩許堅。只恐書生多薄福。姓名未註有情天。

夢雲愁絮兩難平。無賴新寒病骨輕。一陣黃昏纖雨過。愁人聽得不分明。

夢遺書畢。別取一慘綠箋。作一小簡。加函交鵬郎攜去。簡曰。

既惠錦箋。復頒玉屑。有詞皆雅。無字不香。清才麗思。已見一斑。而一種纏綿淒楚之情。時流露於行間字裏。如卿者。可以怨矣。夢霞風塵潦倒。湖海飄零。浮生碌碌。知己茫茫。無江淹賦別之才。有杜牧傷春之恨。一簡此詞。百感交集。率成八章。聊當一哭。

一紙多事。兩字可憐。香閨聯翰墨之緣。紅袖結金蘭之契。自是以後。管城即墨。時爲兩人效奔走。雖少見面之時。不斷相思之路。有句則彼此和。有書則來往蟬聯。而密函之交遞。皆藉鵬郎爲青鳥使。金刀雖快。割不開兩是。同功玉尺雖長。量不完才如綬。錦疊韻雙聲。此中多少情。趣。壁箋。管城。費盡吟神。愁裏光陰。變作中忙歲月。無窮恨事。化爲絕妙詩情。綺思難殺。節序易更。一轉瞬間。已是清和天氣矣。

夢霞來蓉湖。至此已逾匝月。窮鄉獨客。舉目無親。幸得一閩中膩友。終日唱酬。藉慰寂寞。此外更締一新交。境遇雖各懸殊。性情頗相投契。異地相知。得之非易。傾蓋清塵。盡翳剪燭。夢霞固自謂三生有幸也。其人性素名心。字石癡。即某校之創辦人也。年長於夢霞二歲。肄業於南洋公學。有年才華卓茂。器宇軒昂。固一鄉之俊俊者也。是鄉處蓉湖之尾閭。遠隔城市。自成村落。周圍十里。分南北兩岸。回環屈曲。形如一螺。兩岸均有人家。地極偏僻。人至頑鈍。蓋風氣之閉塞久矣。石癡熱心教育。樂輸桑梓。思有以開通風氣。畢業後獨資創一兩等小學。以造福於鄉人。士夢霞任事之日。是校已辦三學期矣。石癡父名光漢。耆年碩望。一鄉推爲里老。家本豪富。生子僅石癡一人。愛逾掌珠。珍如拱璧。恣情任性。驕縱異常。幸石癡雖性喜揮霍。而能自檢束。花柳場中。樽蒲隊裏。從未涉足其間。惟遇關於公益之事。則慷慨解囊。千金無吝色。其父本非頑固者。流以石癡之能加惠於鄉里也。深喜其能有爲。無事不遂其欲。故石癡熱心興學。歲需巨款。獨力支持。無所掣肘。亦幸得此良好之家庭。能諒其心而成其志也。

萍蹤偶聚。蘭臭相投。石癡爲人。風流倜儻。放自喜襟懷落落。態度翩翩。有太原公子不衫不履氣象。洵近來新學界中第一流人物也。與夢霞一見如舊識。志同道合。學伴才均。文字因緣。一朝契合。非偶然也。校址即其家莊。

舍與石癡居室。僅一牆之隔。石癡無日不來校中。彼亦自任英文格致等科。課畢後輒與夢霞散步曠野。飽吸新鮮空氣。增進實物知識。鄉村風味。遠異城市。煩囂聯袂。偕行流連晚景。行歌互答。幽韻宜人。意態飄然。如閒雲野鶴。直至暮鳥歸林。夕陽送客。乃分道而歸。如是日以爲常。亦客居之樂也。有時鍵戶不出。兩人同坐斗室中。或論文。或說詩。或敘失意事。或作快心談。茗烟初起。清言愈希。端緒續引。冥酬肆應。時或縱談天下事。則不覺憂從中來。痛哭流涕。熱血湧騰。有把酒問天。拔劍斫地之概。蓋兩人固皆失意之人。亦皆憂時之士也。石癡之處境。雖稍裕於夢霞。而其遭逢之不一。性情之難合。與夢霞如出一轍。慨念身世。孤蹤落落。懷懷時局。憂心忡忡。同是有心人。宜其情投意洽。相見恨晚。而有高山流水之感也。

嗚呼。志士淒涼閒處。老名花零落雨中。開天下最可惜最可憐之事。孰有甚於此者乎。若夢霞與石癡之抱負之氣慨。所謂志士者非耶。而一則旅居異地。一則蛭伏里門。相逢乃相惜。相惜復相憐。既相憐。相惜相憐矣。於是欲謀久聚。石癡嘗從容謂夢霞曰。校舍卑陋。不足駐高賢之駕。君寄居戚家。晨夕奔波。弟心亦有不妥。竭廬尙有下榻地。請君移住舍間。日則與君同理校務。夜則與君同聚一室。刻燭聯吟。烹茶清話。抵足作長夜談。一吐平生之志。何快如之。石癡言之者。再夢霞俱婉辭却之。石癡以夢霞尙未能脫略形跡。頗怪其相知不深。不知夢霞固別有佳遇。別有知音。孤館寒燈。自饒樂趣。此中情事。不足爲石癡道也。

新雨泥人。東風催客。夢霞離故鄉。來客土。以乖僻之情。性操冷淡之生涯。自知不合於時。到處受人白眼。此去投身寓館。踽踽涼涼。常嘗遍羈人况味。受盡流俗揶揄。不料於無意中得一巾幘知音。更於無意中得一風塵同志。不可謂非客中之佳遇。而亦不可謂非夢霞一生之快事也。惜乎西窗剪燭。情話方殷。南浦征帆。別離遽賦。正值鴛事方興之日。便是驪歌齊唱之天。蓋石癡忽於四月上旬。有扶桑之行矣。石癡之行。夢霞實促成之。石癡家道既富。父母俱存。年力富強。志趨高尚。正大可有爲之時。與夢霞之迫於境遇。而顛喪其志氣者。自不相同。而石癡自南洋畢業後。但知瘁力於桑梓。不知熱心於家國。坐使黃金時刻。擲於虛耗。夢霞殊惜之。故每與石癡談及國事。輒流淚勸之曰。時局岌危。人才難得。命終泉石。我恨非濟世之材。氣壯山河。君大是救時之器。以君之年之力。

之才之志。正當發憤自勵。努力進行。乘風破浪。做一番烈烈轟轟事業。爲江山生色。爲閭里爭光。方不負上天生材之意。而可慰同胞屬望之心。奈何空抱此昂藏七尺。不發現於經世作人之大劇場。而埋首泥塗之內。跼足里閭之間。以有用之光陰。賦閒居之歲月。弄月吟風。長此終古。弟竊爲君不取也。今者名士過江。紛紛若鯽。勵我青年。救茲黃種。急起直追。此其時矣。君倘有意乎。石擬開夢霞言。頗感其勸勉之誠。游學之心。忤然欲動。謂夢霞曰。弟非戀家忘國。自問性情落落。與俗相違。頻年勾留滬濱。廣接四方英俊。曾無一人能知我如君者。一肚皮不合時宜。無從發洩。不覺心灰意冷。負笈歸來。不復作出山之想。今聞君言。如大夢之初醒。如死灰之重撥。君固愛我。弟敢不自愛。而以負君者自負耶。弟志已決。一得家庭允許。便當整理行裝。乘輪東渡。但弟去之後。校中事弟無力兼顧。須仗君一人主持。責難任重。耿耿此心。殊抱不安耳。夢霞慨然曰。君不河漢弟言。而作祖生聞雞之舞。弟不勝感幸。校中一切。弟雖不能獨擔責任。亦當稍効綿薄。盡弟之心。副君之託。君不負弟。弟又何敢負君。石癡太喜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感君厚愛。此去苟有寸進。皆君所賜。海可枯。石可爛。我兩人之交情。永永不可磨滅。

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離別爲人生最苦之事。而客中送客。尤爲別情之最慘者。石癡歸家。以遊學之事白諸父母。父母甚喜。亦力促其行。適其同學某自皖來書。中言近擬會合同志。共赴東瀛。亦勸石癡棄家求學。束裝同行。石癡立作覆書。約期同集滬壩。乘某號日輪東渡。成行之前夕。沽酒與夢霞話別。夢霞是夜不歸寓舍。與石癡對飲暢談。盡竟夕歡。酒酣。石癡不覺觸動離情。愀然謂夢霞曰。弟與君相識未久。相聚無多。衷腸未罄。形骸遽隔。今日拋棄故鄉。遠適異國。與君一別。地角天涯。重續舊歡。不知何日。言念及此。能不黯然。言已。歎歎不止。夢霞舉杯曰。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隣。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竊願誦此二詩。以壯君行。前途無量。勉之勉之。異日學成歸國。君不吝其所。得。分餉餽腹。君之惠也。弟之幸也。吾輩相交。契合以心。不以形迹。交以形者。雖覲面握手。終覺情少辭多。交以心者。雖萬水千山。亦可魂來夢去。人非鹿豕。豈能長聚。何必効兒女子態。多灑此一掬傷離之淚哉。所難堪者。君去而弟不能追隨驥尾。看人勃發。恨我蹉跎。今日片帆飛去。我獨送君於青艸湖頭。

他年衣錦歸來。君仍索我於綠衫行裏耳。遠志出山。君非小草。離情着骨。味等酸梅。聚首之緣。只爭數刻。弟也不才。能無與感。一時意到。八絕吟成。半以自傷。半以相贈。君如不棄。可藏諸篋中。留爲後日之紀念。夢霞言至此。遂置酒不飲。起就案頭。抽毫作艸。石癡亦停杯而起。獨步庭中。時夜將半。月華滿地。萬籟無聲。四顧空寥。凄然淚下。佇立良久。覺夜寒砭骨。衣簿難支。乃復入室。時夢霞稿已書就。取付石癡。石癡受而誦之。

羨君意氣望如鴻。學浪詞鋒世欲空。恨我已成下風手。薺花榆莢哭春風。情瀾不竭意飛揚。密坐噤吟未厭狂。沽酒莫忘今日醉。楊花飛盡鬢無霜。唐衢哭後獨傷情。時世梳粧舉不成。人道斯人憔悴甚。於今猶作苦辛行。不堪重聽秦娘歌。我自途窮涕淚多。高唱大江東去也。攀鴻無力恨如何。榜童夷唱健帆飛。鄉國雲山回首非。但使蓬萊吹到便。江南雖好莫思歸。更無別淚送君行。擲下離觴一笑輕。我有倚天孤劍在。贈君跨海斬長鯨。河橋酒幔去難忘。海關天長接混茫。日暮東風滿城郭。思君正渡太平洋。林泉佳趣屋三間。門外紅橋閣後山。君去我來春正好。荅湖風月總難閒。石癡讀畢。謝夢霞曰。辱君厚賜。既感且慚。弟意欲勉武數首。以答雅意。而此時別緒離思。縈繞心舍。方寸已亂。一字難成。姑俟既到東京。有暇和就。附書郵奉。何如。夢霞曰。亂吟八章。直書弟之胸臆。媿未能壯君行色。君取其意而略其詞可也。何勞辱和。古人云。小坐強於去後書。此時一刻千金。不容再以空談孤負矣。因復取酒相與痛飲。直至魚更向盡。蠟淚漸乾。荒鷄一村。殘月半天。僕夫荷裝相催。舟子解維。以待石癡。乃歸家別其父母。復來與夢霞作別。時則晨光熹微。行人尚稀。鳥聲送客。草色牽裾。一人立岸上。一人立舵頭。相與拱手致詞。一聲珍重。行矣哥哥。煙水茫茫。去帆何處。夢霞獨佇江干。良久乃曙然而返。

第七章 獨醉

殘樽零燭。情話如昨。石癡既去。夢霞益復無聊。雖無戀別之情。未免索居之感。而况飛鴻遇順。看人得意揚帆。驢

燕待蘇。誰念孤身失路。人皆集苑。我獨向隅。十年竭翼。斷虞翻骨相之屯。一夕傷心。變潘岳鬢華之色。知非吾土。安能鬱鬱久居。走遍天涯。終覺寥寥無偶。石癡之行。夢霞送之。而以不特與之同行爲恨。讀其贈別之詩。其所以自傷者深矣。故別時情景。未覺淒涼。去後思量。不勝抑鬱。石癡行矣。迢迢千里。夢霞之心。石癡不知也。知之者惟梨娘耳。知之而能慰之者。亦惟梨娘耳。

夢霞與石癡話別。一夜未歸。梨娘不審何事。次日轉詢館僮而知其故。梨娘深處閨中。亦素聞石癡之名。知其人品學問。與夢霞實堪伯仲。至氣概之激昂。性情之醇厚。夢霞似又過之。而命之豐奇。境之順逆。不同若此。彼則翱翔鸞鳳侶。此則潦倒作獼猴王。相形之下。能不大爲夢霞叫屈。是夕梨娘作一書致夢霞。書中勸其棄此生。涯力圖進取。以君之才。長此蹉跎埋沒。殊爲可惜。何不乘此時機。出洋遊歷。費數年之功。爲將來吐氣揚眉之地。且有長途資斧。旅居薪水。如虞不給。願盡力相助等語。夢霞得書。心大感動。自念頻年顛沛。父死兄離。斷無餘資。可供個人求學之費。一片雄心。久爲逆境消磨淨盡。今送石癡之行。空作擁臂下車之想。殊有望塵莫及之嗟。相知如石癡。亦從未以一言相慰。而閨中一弱女子。乃能獨具憐才之眼。慕通財之義。慧心俠骨。可感可欽。夢霞讀畢。梨娘書不覺感極而泣。腸迴心轉。刺激萬端。良久忽拍案而起曰。天乎。薄命之夢霞。負我梨娘矣。梨娘愛我。書不可不答也。心迷意亂。不暇擇詞。遂疾書四絕於梨娘之牘尾。以授鵬郎。

梨娘得書。訝其爲已原函也。大驚不解。夢霞何意。默念書中。得無有失檢之處乎。取而閱之。至終幅。乃見連真帶草。狂書一百十二字曰。

名場失手早沈淪。賣盡癡狂度幾春。名士過江多若鰲。誰憐窮海有枯鱗。感卿爲我情青春。勸我東行一問津。我正途窮多涕淚。茫茫前路更無人。此身已似再眠蠶。無補明時合抱慙。事業少年皆不遂。堂堂白日去何堪。世事悠悠心漸灰。風波險處每驚猜。斯人不出何輕重。自有憂時命世才。

蘭缸踏雪。蓮漏遲遲。錦字銷魂。玉容沈黛。梨娘此時讀夢霞之詩。不能不爲夢霞惜矣。不能不爲夢霞悲矣。爲夢。

體惜。有不能不自惜。爲夢霞悲。又不能不自悲。如線懸腸。轉輾萬丈。如針刺骨。痛苦十分。其命之窮耶。其才之誤耶。夫是之謂同病。夫是之謂同心。輾轉思量。情難自制。而梨娘於是乎泣矣。一吟一哭。一字一淚。唾珠連縣。著紙與墨痕混合爲一。悲傷之至。真有難以言喻者。嗚呼。因此一念。而兩人之情。遂愈覺纏綿固結。不能解脫。若有緣若無緣。顛之倒之。彼蒼蒼者。果何心耶。彼兩人者。又何苦耶。此書此詩。爲兩人第二次之通詞。梨娘之書。足繫夢霞之情。夢霞之詩。更足傷梨娘之心。一聲長嘆。無可奈何。其感同而其癡一也。前此偶然邂逅。尙在若離若合之間。今則漸入沉迷。竟有難解難分之象。蓋經石癡東渡之波折。遂引起兩情之動機。有此一番交感。乃真成爲生死知己。是石癡實不啻間接爲兩情之主動也。

草長花飛。日長人倦。殘鷺意盡。新葉陰多。此何時耶。非所謂奈何天氣耶。極目四野。甚黑麥黃。採桑之婦。聯袂於田間。荷蓑之人。接踵於岸畔。古人詩云。鄉村四月閒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田。非身歷其境者。固不能知其景之實而情之真也。此時距夢霞離家。蓋已四十餘日矣。客裏光陰。疾於飛矢。窮愁萬種。叢集一身。念老母之獨居。晨昏寂寂。傷阿兄之遠別。涕淚遙遙。盼斷白雲。來鴻絕影。遊子天涯。蓋有難乎爲懷者。而况春光易老。恨事重逢。三生舊夢。空留零落之痕。一卷新詩。更種離奇之果。回憶葬花時節。掬土心情。原屬羈絆無聊。閒情偶寄。孰知卽爲相思之起點。招恨之媒介。人世悲歡。亦復何定。斷腸消息。尙可問乎。曾幾何時。春衫換去。統扇歸來。日月不居。心情大惡。我生不辰。傷心事多。長逝者年華。而長留者深恨。嗚呼。夢霞夢亂如烟。日長如歲。將何以自遣哉。

夢霞答詩之次日。適星期休課。平日每遇假期。夢霞輒與石癡攜手出門。隨一小奚。奴登高舒嘯。臨流賦詩。命春酌。聆時鳥。尋幽探勝。竟日爲樂。今則室邇人遙。傷遊難續。獨行無偶。尙不及索居有味。故是夕夢霞既不赴校。遂懶於出門。焚香掃地。取次回疑雨集。危坐讀之。情詞旖旎。刻露深永。一縷情絲。又爲牽動。掩卷長歎。起步庭前。則一坏荒土。草色青青。碑石兀然。突觸眼際。嗚呼。此斯腸地也。

夢霞自葬花之後。風晨月夕。每至其處。輒盡情一哭。新舊淚痕。重重可認。花魂雖死。得夢霞之淚。朝夕滋養。培溉已有一絲生意。而回顧昔時燦爛之辛夷。則已紅銷香褪。血盡顏枯。零片無蹤。空枝有影。相逢遲暮。絲甚可憐。歎

息容華。何能久恃。春在東風。原是夢。生非薄命。不爲花。既屬萬般紅紫。會當隨例飄零。夢中之用情。本無所謂厚薄也。特其情不用於繁華熱鬧之場。而用於寥寂淒清之境。塚中之梨花。埋夢遺之恨。眼前之辛夷。亦足傷夢遺之情。固知前日之辛夷。方具得意之態度。尙未至可憐之地位。故夢遺對之漠然。不爲所動。實非故以冷眼相看也。

空庭無人。淚花不春。一經回首。爭不傷神。夢遺臨風雪涕。徒倚徘徊。歎榮悴之不常。感韶華之難再。及時行樂。自苦何爲。砌下梨花一堆雪。人生能得幾清明。今則砌下之花。變爲地下之花。清明時節。變爲清和時節。芳時長負。韶福未修。無蘇學士曠達之胸襟。而有杜司勳惆悵之心情。罩眼愁雲。焚心恨火。自尋煩惱。解脫無方。人非金石。奈何久居此愁城之中。而不出也。幸也有糟邱伯在。能爲夢遺解厄。時已薄暮。微雨催暝。夢遺返身入室。案上有玻璃瓶。取而注之。猶有餘醇。倚窗而坐。盡情傾倒。而獨酌無侶。飲與不暢。欲舉杯邀月。效青蓮故事。而此時之嫦娥。且匿居廣寒宮中。呼之不出。酒入愁腸。酒未醉而愁先醉。不三杯而玉山頽矣。既爲掃愁帚。且作釣詩鉤。醉意方酣。詩情遂動。夢遺乃擊桌而歌曰。

夢遺夢霞爾何爲。身長七尺好男兒。爾之處世如鈍鎚。爾之命惡如漏卮。待爾名成志得遂。蒼蒲須有花開期。憶爾幼時舌未穩。凌雲頭角削玉姿。偷筆作文學塗抹。聰明刻骨驚父師。觀者謂是丹穴物。他年定到鳳凰池。而今此事幾遷移。爾何依舊守茅茨。十年蹭蹬霜蹄蹶。看人雲路共奔馳。今日人才東渡正紛紛。爾何不隨驥尾。甘守雌。鳥雀常苦肥。孤鳳不得竹實而常飢。鳥雀皆有棲。孤鳳不得梧桐而傷離。人生及時早行樂。爾何工愁善病朝歡暮盡而長嘔。飢驅寒逐四方困。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寒餓孤燈一束詩。拋盡心力不知疲。爾何不詠清廟明堂什。惟此寫怨鳴恨紙勞墨瘁。爲此酸聲與苦詞。爾生二十有一載。世間百變萬慣。何一不備。惟少壯情懷已若此。如何更待朱顏衰。吁嗟乎。爾之生兮不如死。胡爲乎迷而不悟。恨極更成癡。看花得意馬嘶疾。爾之來兮獨遲遲。落紅狼藉難尋覓。空對春風生怨思。閒愁滿眼說不得。以酒燒愁愁不辭。傾壺欲盡剗殘。灑灑遍桃景與桃枝。一日愁在黃昏後。一年愁在春暮時。兩重愁并一重愁。今夜無人悲更悲。三更隔院聞子

規窗外孤月來相。窺此時之苦。苦何似。游魂飄蕩。氣如絲。淚已盡。今繼以血。淚血皆盡。今天地無情。終不知。杯四顧。憤然起。一篇寫出斷腸詞。是墨是淚。還是血。寄與情人細認之。

一歌而悶懷開。再歌而酒情湧。三歌而哭聲繼。擱筆而起。身搖搖若無所主。遂和衣倒榻而眠。一霎便甜然入夢。已是上燈時刻矣。館僮以夜膳來。室中不見夢霞。遍燭之。亦無有。正詫異間。忽覺酒氣襲人。出於帳中。揭帳視之。則見夢霞酒紅上頰。睡意正濃。館僮知其醉也。不復驚之。悄然自去。未幾。秋兒送鵬郎入館。連呼先生不應。鵬郎年幼好弄。潛至床前。將夢霞竭力推之。秋兒在旁吃笑。夢霞睡夢中受搖撼之力。若有所覺。醉眼朦朧。睡意惺忪。口中嚶語。蘇蘇不絕。鵬郎推不已。夢霞忽清醒。轉其軀向外。問曰。汝何人。太不解事。擾我清睡。鵬郎曰。先生。鵬郎來矣。先生今夜睡何早。其有所苦乎。夢霞曰。是汝乎。吾無苦。偶困於酒耳。夢霞言時。語尚含糊。眉目間有倦態。蓋宿醒猶未盡解也。鵬郎復問曰。先生今夜向上課乎。夢霞曰。夜如何矣。鵬郎回視壁上鐘。答曰。九句一刻矣。夢霞曰。我儘甚不能起。汝自去溫習舊課。勿溷我。鵬郎唯唯。爲之下帳。就案頭攤書自讀。時秋兒已去。室無他人。此冷清清之境。地靜悄悄之時。間內惟有燈下之書聲。榻上之鼾聲。與壁上之鐘聲。高下疾徐。相爲問答而已。秋兒入告梨娘。梨娘知夢霞醉臥。恐鵬郎擾之不安。亟遣秋兒喚鵬郎入。鵬郎聞喚。方收拾書本欲行。夢霞好夢方回。微哼一聲。鵬郎知其已醒。面榻低聲曰。先生請安睡。鵬郎去矣。夢霞曰。汝去乎。案上鎖紙下壓一箋。可攜將去。我此時腹中微餓。呼僮爲我煮粥半甌。我自起歇之。鵬郎應諾。呼館僮來。妥爲料理。而自攜稿與秋兒徑去。玉簫闌珊。銀缸黯淡。一陣急雨。垂簷簷瓦。作戰鬪聲。窗簾薄紗。雨點亂灑其上。玲瓏剔透。若暗若明。幾疑爲晨光之熹微。此時牕內有何人。則梨娘也。夜深矣。梨娘胡不睡。待鵬郎也。梨娘獨守空幃。與鵬郎相依爲命。鵬郎未歸。梨娘從未先自就枕。而梨娘於此時。則更粉臉半沈。黛眉雙蹙。以手支頤。悄然若有所思。蓋秋兒方告以夢霞醉且睡。睡正酣而卽遣之招鵬郎來也。秋兒方去之頃。鵬郎未來之先。梨娘之心。一念念鵬郎。一念又欲念夢霞。念夢霞平日。雖知其嗜飲。然未見其醉。今夜何以獨酌而醉。且至於不能起。是必忽受劇烈之感觸。無可告訴。不得已。遁入醉鄉。爲借酒澆愁之計。是亦大可憐大可悲矣。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梨娘之魂。不啻

隨秋兒俱去。至夢霞榻前。爲夢霞之看護婦也。梨娘凝思之際。忽聞一聲呼曰阿母。則鵬郎已與秋兒俱來矣。

第八章 贈蘭

蘭風長雨。入夜紛紛。霏霏爰爰。以與愁人對語者。梨娘待坐鵬郎。鵬郎冒雨而至。乃詳詰夢霞醉後情狀。鵬郎一爲具言。袖中出一紙授梨娘曰。此先生教兒持付阿母者。梨娘受之以置查右。而先遣鵬郎睡。時已夜半。窗外風雨聲更厲。夜寒驟加。絲絲冷氣。自窗隙中送入。使人肌膚玉慄。此時梨娘尚不卸裝就睡。斜倚床側。披敘重剔殘缸展夢霞稿。從頭細閱。一幅米顛狂艸。若龍蛇飛舞。字字帶欹斜之勢。知爲醉後所書。故筆情放佚自如。不能整齊一致也。繼誦其句。則閒愁十斛。憤火一腔。胸中鬱勃之氣。盡宣洩之於毫端。自怨自艾。語語憤激。殊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概。其才如此。其遇如彼。不亦大可哀耶。嗚呼。古今來名媛淑女。爲憐才一念所誤者。何可勝數。梨娘自賦離鸞。心如止水。不知何以遇一素不相識之夢霞。忽動憐才之念。無端邂逅。有意纏綿。既無前因。復無後果。如蠶縛絲。如蛾撲火。同沈苦海。竟不回頭。已到懸崖。渾難撒手。此非所謂孽冤纏人。有不可以自由解脫者耶。夜窗風雨。淒寂無聊。夢霞已由醉鄉而入睡鄉。梨娘則心如懸旌。繫念夢霞不置。忍寒久坐。對影不雙。淚珠潑上雲藍。隱隱作殷紅色。梨娘尚不忍釋手。反覆展視。誦至人才東渡正紛紛。不隨驥尾甘守雌之句。頓悟前日之書。實大傷夢霞之心。此書之語。本出於一片熱誠。乃知己相待之實情。固不料夢霞見之。觸其心事。而增其悲痛也。梨娘獨坐念夢霞。不知書舍中之夢霞。且迷離惆恍。夢境隨心。若與梨娘晤對一室。共訴無窮之心事也。寒鄉孤鬼。愁苦萬狀。村深絕賓客。窗晦無僑侶。忘憂焉得萱草。解悶惟有杜康。清樽湛綠。獨酌誰勸。愁不能解。攻之以酒。酒不能消。掃之以詩。故夢霞近日。既中酒病。更爲詩瘦。古人云。客子關身強。言客子之所恃者。惟強健耳。而夢霞因昨夜爲酒所困。次晨竟病不能興。繼念校課未容荒曠。不得不扶病而起。披衣下榻。足未着地。身若騰空。頭涔涔然。如壓千鈞之石。煩懣填於胸。悲痛壓於腦。眼底皆花。心頭作惡。夢霞之身體。蓋已失其健全之作用矣。晨曉上窗。人影在戶。則館僮已取驗水。至夢霞正盥洗間。沐則心覆一陣昏眩。胸膈作奇痛。喉間有物。躍躍欲出。哇然一聲。遺吐在地。館僮驚呼曰。先生驚余哉。此頹然者何物耶。先生何爲而吐此夢霞一吐之後。覺胸前若

空洞無物。身飄飄如在雲霧間。幸其倚桌而立。未致傾跌。聞僮驚託。乃向地下注視。則見猩涎幾點。色勝紅冰。亦自愕然。此時欲強自鎮攝。而體益不支。脫不有館僮爲之攙扶。已離桌而倒矣。

館僮扶夢霞至榻上。時夢霞面色轉白。慘無人狀。氣息微微。一絲僅屬。徐謂僮曰。速往校中。爲呈向李先生請假。恐上課時間已過。學生久待矣。李先生者。亦蓉湖人。卽該校之副教也。館僮諾而出。室中惟一方病之夢霞。繞床轉側。伏枕呻吟。支心攪腹。痛苦萬狀。而地下纔吐之新紅。其色且由赤而殷。直刺病者之目。深院寂寂。長日遲遲。杳無一人過問。半晌。夢霞支床而起。取鏡自照。歎曰。我心傷矣。我病深矣。我恨長矣。我命短矣。傷哉夢霞。貴座客夢已將辭枕而馳。白髮親心。猶自倚門而望。傷哉夢霞。汝竟至此耶。夢霞一陣悲愴。心冷於冰。復擲鏡而頽然僵臥。

(未完)

淡日籠窗。淒風入戶。夢魂飛越。病骨支離。嗚呼。年少作客。人生不幸事也。客中而病。尤作客者之大不幸事也。此不幸事。此大不幸事。夢霞竟重疊遇之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爲客苦矣。客而病。其苦更加十倍。苦哉夢霞。病裏思家。床前三尺。便是天涯。危哉夢霞。恨壓愁埋。愴然撫枕。能不悲耶。

亭院陰涼。蜂靜脾香。此閑寂無人之書舍中。惟聞夢霞呻吟之聲。如病猿啼月。老馬嘶風。令人聞而生怖。日已亭午。有二人入室視夢霞。則崔父與館僮也。館僮出後。卽以夢霞病狀。奔告其主人。崔父亦大驚。別遣一僕赴校。爲夢霞請假。而自與僮來視。夢霞見崔父來。以手支枕。作欲起狀。崔父急止之。注視其面而問曰。三日不見。吾姪竟清減如許矣。夢霞帶喘答曰。蒲柳之質。朝不保暮。偶沾寒疾。已纏不能起。適蒙長者關懷。移玉垂視。愧不克當。崔父曰。吾姪春秋鼎盛。丰采麗都。後此無窮之希望。全恃此有用之身軀。小有不適。本無足介意。但客中殊多苦况。起居飲食。容有不慎。老夫爲東道主。不能盡調護之責。負罪良深。吾姪之病。得毋沉憂所致。咯紅症非尋常癰疥。尙望掃除煩惱。放開懷抱。排愁自遣。破涕爲歡。心得所養。則病魔自祛。天下多不如意之事。憤憤焉何爲。世間有不能平之情。鬱鬱焉太苦。牢騷煩憂。足以消磨壯志。隱種病根。朱顏未老。來日方長。目伐自戕。殊爲可惜。此則老夫竊有規於吾姪者也。夢霞聞言。心感之。答曰。金玉之言。當鑄心版。姪敢不自愛。而負長者之惓惓乎。崔父又曰。

北郭外有費醫生者。盧扁之流亞也。當代相延。一爲診治。夢霞雅不欲服藥。而不能拂崔父意。則亦聽之。崔父即遣僅出郭招醫。未幾費至。診視畢。曰。此心疾也。恐藥石不能爲功。無已姑試一劑。然終須病者能自養其靈台。勿妄想紛馳。勿牢愁固結。則服之方有效力耳。費醫坐談有頃。開方徑去。時已夕陽。辭樹顯色上窗。崔父恐以久談勞病者之神。囑夢霞普自調養。囑館僮好爲看護。若有所需。速來告我。叮嚀至再。乃扶杖出門去。夢霞以一身當之。不其殆哉。夢霞之病也。初不知其病之所由來。且不知其病之何以速。纔拋酒盞。遽結藥緣。憔悴病容。嶙峋瘦骨。夢霞又不禁自危。自懼。恐一病之沈酣。竟生機之斷絕。終日心煩慮亂。勢神焦思。而病且日加。大凡病者之心情。宜於散而不宜於悶。其生命全托之於侍疾之人。醫藥其未也。偃息在床。無事靜臥。氣促力綿。唇乾口燥。無聊之極。往往萬念叢生。病而在於家。則侍疾者爲其家人骨肉。必能爲之殷殷調護。飲食寒暖。時加注意。或借閒談以解其悶。或作慰語以安其心。周詳審慎。體貼入微。務使病者忘其病之苦。至病在客中。則有難言者矣。一燈一榻。舉目無親。藥餌而外。別無療疾之物。卽有侍者爲之疊被鋪牀。調湯進藥。而人不關情。意終隔膜。夢霞沉悶之中。時時念及其老母。且謂我平安無恙。听夕盼望。而劍青則遠客天涯。音書隔絕。不知我已纏綿床褥。命弱如絲。設不幸而奄然就斃。戴逵竟應災星。則終身不遂。烏鳥之私。阿兄且抱鴈行之痛。夢霞竟日昏昏。思量萬種。氣色日見灰敗。病勢日形沉重。投之以藥。如石沈水。英姿颯爽之少年。竟爲墟墓間之遊魂矣。夫以夢霞之病之時。病之境。病之情。極人世之辛苦。不病尚難以支持。既病決無倖生之望。而熟知事竟有不然者。三日之前。病見其增。三日之後。病見其減。未幾而夢霞已離床而起。二豎退舍。占勿藥之喜矣。奇哉此病。其來也無蹤。其去也無影。閱者諸君。閱至夢霞病中。亦曾念及梨娘乎。多情之崔父。猶聞病而時加存問。豈知心如梨娘。平日暗中爲夢霞之看護者。今知其病。乃視同秦越。處之漠然。不有以分其苦而慰其心耶。梨娘聞信之後。腸爲之斷。心爲之裂。以格於嫌疑。不能出而看視。不知於無人處。拋却多少眼淚。夢霞之病瘳。而梨娘之心血亦盡矣。

病耗飛來。愁腸百結。梨娘知夢霞之病。非藥石所能療。凡病者所需之物。一湯一水。必親自檢視。然後付。僅攜出。且時遺鵬郎出詢病狀。鵬郎來。戀戀輒不去。徘徊床前。作種種小兒戲。態至活潑。夢霞病中。亦爲之破顏。病之第三日。鵬郎忽與秋兒俱來。欣然有喜色。秋兒捧蕙蘭兩盆。供之案上。鵬郎曰。此我家後院中物。吾母最愛此花。今以先生臥病。深苦寂寞。故向母索之來。爲先生病中一好伴侶也。夢霞謝之。鵬郎視秋兒已去。探懷出一緘。擲諸夢霞枕畔。遂返身疾馳去。夢霞隨後喚之曰。鵬郎勿奔。仔細戶檻絆汝倒也。

幽芬縣遠。清氣吹噓。靜沈一室。暗襲重衾。夢霞悶極無聊。聞此奇香。神志爲之一清。胸襟爲之一爽。不啻服一劑清涼散也。感念梨娘以此花相貽。是真能知我病者。是真能治我病者。其用情之深。不知幾許。我亦不虛此病矣。雖然。我病若此。梨娘必聞而驚懼。此數日中。其善盛之眉頭。正不知爲我添幾重心事也。乃取枕畔函。折而閱之。斯時夢霞爲蘭香所薰。心地豁然。病已去其大半。非復昏悶之狀。轉身向外。攤書於枕上而讀之曰。

醉歌方終。病魔旋擾。深閨閒耗。神爲之傷。祇以內外隔絕。瓜李之嫌。理所應避。不獲親臨省視。稍效微勞。中心焦灼。莫可言宣。聞君之病。中酒也。然中酒者。病之所由起。而傷情者。則病之所由來也。鮮紅一掬。此豈可以兒戲者。情海茫茫。君竟甘以身殉。而捐棄此昂藏七尺乎。嗚呼。君亦愚矣。君上有老母。下無後嗣。一肩甚重。莫便灰頹。梨影誠不敢以薄命之身。重以累君也。君果愛梨影者。則先當自愛。留此身以待日。及時以行樂。眼前雖多煩惱。後此或有機緣。諺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請君即其旨而深思之。愁城非長生國。奈何久居不出。以自困而自囚哉。昨聞醫者亦謂君病係心疾。服藥不能見效。夫心疾須以心治之。一念之苦樂。生死之關頭也。但使靈臺不昧。何須藥石爲功。制恨抑愁。以熄情火。清心平氣。以祛病魔。言盡於此。願君之勿忘也。芳蘭二種。割愛相贈。此花尙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名一品。病中得此。足慰岑寂。且可爲養心之一助焉。臨穎神馳。書不成字。紙短情長。伏惟珍重。

書尾更綴以二詩。誦其詞。乃分詠二花也。詩曰。

大一品 一品名休羨家貧無好花。素心人此夕。應共惜芳華。

小荷。故與淡烟遮。銷魂是此花。藉茲情種子。伴爾病生涯。

深情若揭。好語欲仙。披覽之餘。神魂俱醉。夢霞之病。本係傷心所致。但夢霞自知之。而不能自藥之。梨娘之言。不特深悉其病源。且切中於事理。不啻孔明之以十六字醫周郎也。一封書具有妙用。二枝花聊寄相思。夢霞患真病。故梨娘以真情動之。而夢霞爲之霍然矣。奇疾奇醫。奇人奇事。情之弄人。其轉移之捷。感化之速。竟乃爾耶。彼崔父勸慰之詞。雖屬殷勤懇至。殆所謂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

藥爐烟裏。蘭幕香中。臥病之夢霞。已躍然而起。精神復舊。言笑如常。時正伏案作艸。所艸何詞。蓋以答梨娘者也。既惠名花。復頒佳句。深情刺骨。我病已蘇。謹答二章。聊誌感謝之意。

馨香遠贈寄深情。露眼如將肺腑呈。君子有心同臭味。美人此意最分明。瘦來只恐香成淚。淡極應惟我稱卿。今日素琴須一奏。忘言相對兩相傾。

春風識面太遲遲。令我瀟湘係夢思。佩豈無緣終不解。芬猶未盡恐難持。任他羣卉誇顏色。只願終身伴素姿。一掬靈均香草淚。蘭閨同此斷腸時。

附詠花名小詞兩闕

思佳客 (大一品) 報答春暉擢紫芽。盆篋合獻帝王家。頭銜品自無雙貴。芳國香應第一誇。承雨露。

嗜煙霞。却甘淡泊洗鉛華。余情已向幽叢託。不愛春風及第花。

憶蘿月

(小荷) 花嬌欲語。博露如擎雨。冉冉情根還乞護。恐有鴛鴦魂駐。相遺多感情深。合歡夢裏同尋。卿心幽如蘭性。儂心苦比蓮心。

第九章 題影

日長如歲。人瘦於花。夢霞戰栗病魔。脫離鬼趣。然僵臥數日。玉骨一把矣。病愈之後。對鏡自照。減盡舊日風神。手脚輕旋。坐立渾難自主。蓋病之起伏。雖爲情之作用。而身軀實大受其影響。此日之夢霞。已非復昔日腸肥腦滿時之夢霞矣。梨娘知其痊後。尙需調養。勸其將息數日。暫緩赴校。恐一經勞碌。病或乘之復發。且仍爲之延費醫藥。

服一二滋補之劑。以消除積疾。彌補本分之虧。至於飲食一切。凡關於衛生者。尤非常注意焉。夢霞安之。而一種

感激之私。真有印腦砭骨。流涕被面。欲圖報而不得者。藥裏層層。煙烟鼻。病中之藥。如石投水。病後之藥。如風掃葉。效力之有無。非藥爲之。乃心爲之也。夢霞服藥間。暇手一卷。自遣時。或階前試脚。覺筋骨之舒暢。步履之輕健。已逐漸恢復其常態。惟畏風甚。不敢時出室門。空齋無侶。則與管城子相周旋。或吟短句。以寄遙情。或揮長幅。以傾積慕。而鵬郎則爲之奔走於兩間。條去條來。如梁燕之碌碌。如是者十餘日。梨娘之待夢霞益誠。夢霞之感梨娘益切。兩情之熱度。至此竟驟增至沸點以上。夢霞因病曠職。已過兩旬。屈指石癡行程。計時當已達目的地。海天縹渺。尙無片羽飛來。慰故鄉之舊雨。夢霞病中石癡之父。亦曾數遣人慰問。今病已大瘳。靜處一室。亦覺異常幽悶。時日決意投校補課。且擬先往石癡家見其父。一則謝病中慰問之意。一則詢石癡去後之情。預計已定。是夜就枕亦較早。蓋蓄力養神。以備明日之早行也。

黎明卽起。盥洗畢。見爲時尙早。恐爲曉寒所中。不遽行。蹣跚室中。慕念老母。據案作書。備述客中近况。獨不及臥

病事。蓋恐老年人聞之。深抱不安也。函封既固。呼僮攜去投諸郵筒。亂鵲繞牆。歡騰萬聲。有何喜事。報告主人。時壁上時計已叮嚀十下。夢霞正鍵戶欲行。忽郵使遞兩函至。接而視其一封。面有「石癡自長崎發」字樣。大喜急拆閱之。書中略謂。弟此次果渡海波。不覺眠食無恙。堪以告慰。惟今晨抵長崎。中途遇雨。行裝盡濕。備受旅行之苦。今擬在此盤桓數日。暫息征塵。計抵東之期。當在蒞集博青。蒲芽懸綠時矣。讀竟暫置一旁。再視其一。則函面字迹。有突觸夢霞之眼簾。而足令其喜生望外者。蓋書乃自閩中來。劍青所發者也。劍青於去年秋間。隻身游閩。迄今已十閱月。夢霞行時。劍青固未知也。夢霞來錫後。曾次第發兩緘。迄未得覆。今忽於意外飛來一紙。前可知已窺其內容。乃知劍青現於某署司文牘。近况尙佳。且言定於五月下旬束裝歸里。屆時正值吾弟暑假之期。可得一月晤對。俟秋涼時再定行止。夢霞一讀一喜。預計與劍青握手之期不遠。久別弟兄。一旦聚首。其愉快爲何如。欣慰之餘。神爲之注。不啻已與劍青親面交言。共訴別後情年。

嗚呼。哀樂無常。隨時而變。外感之來。又往往不出以單獨。而與之重疊相混。夢霞病時。未嘗不思兄僑友。而消息沉沉。查無一字。今病方痊。好音變至。此其中若有人焉。爲之播弄。而故使快意事。叢集於一時者。送來歡喜十分。卸却離愁一擔。唐實休有句云。『縣縣遠念近來多。喜鵲隨函到綠蘿。』夢霞此時之情景。其殆似之。朝陽皎皎。含笑出門。一路和風拂袖。嬌鳥喚晴。兩旁麥浪翻黃。秧鍼刺綠。曉山迎面。爽氣撲人。遠水連天。寒光映樹。曉行風景。別具一種清新之致。煙消日出。不見人。非身處江鄉。亦不能領略此天然佳趣。夢霞半月以來。墊伏斗室中。久不吸野外新鮮空氣。悶苦莫可名狀。今日破曉獨行。野情豁。傍提行去。一路鮮明。喜事尙在心頭。好景盡來眼底。殊覺心胸皆爽。耳目一新。同一景也。失意時遇之。則覺其可憐。快意時遇之。則覺其可樂。心理因時變易。而外物之感情。遂因之大異。夢霞此行。若非適當欣洽之餘。則莫草勞人。茫茫前路。重衾羣負。行色怱怱。正不知其道左傍徨。當如何懷喪耳。

既入校。校中人咸來問訊。學生均趨前致敬。歡呼。面有喜色。此可見與夢霞平日感情之厚矣。是校共有教員二人。一卽李某也。石癡未行時。每日亦授課一二小時。去後所遺鐘點。均歸夢霞獨認。夢霞病假。全班課程。由李一人庖代。李爲新學界人物。頗染時習。與夢霞不甚相洽。且喜自炫已長。担人之短。夢霞亦不與之較。特心鄙其人而已。李聞夢霞至。欣然就見。夢霞謝之曰。小病數日。遂致曠職。勞君獨任。我心無安。李謙遜畢。且曰。幸君病愈。近日天氣和燠。風日晴朗。大好旅行之時。聞鵝湖各校成績甚佳。弟意擬於明日星期。率學生赴該處旅行。調查其成績之優劣。藉收觀摩之效。且時值初夏。萬綠叢生。隨地觀察。對景留連。亦可增進實物上之知識。特恐君新病之後。不禁跋涉。如許同行。實所深願。夢霞諾之。散課後。通知學生。約期於明日晨刻齊集。

鵝湖。錫屬一重鎮也。其地雖一村。落而戶居之。櫛比。商賈之輻輳。不啻具一都會之縮影。土著多華姓。族中人才輩出。多有名於時。蓋所謂明山水秀。知區人傑地靈之域也。是鄉風氣。開通較早。已辦各校。有果育學校。有鵝湖女學。有私塾改良之小學。嘉爾一鄉。而各校林立。學務至爲發達。且辦理無不合法。成績無不優美。求之。錫金各屬。固不可再得。卽求之全國各地。亦烏容數觀。其地與夢霞所任之校。相距約二十餘里。舟行半日始達。夢霞來

錫後。久欲一覽鵝湖之勝。而苦無閒日。可鼓遊興。今假旅行之便。得以一償其宿願。故平日與李某意見不甚相合。今日提議旅行。頗贊成其說也。

次晨。夢霞早起到校。學生五十餘人。已各新其衣冠。厲集以待。李某方飭校役。預備旅行所需之物。時已八時許。舟子亦來相催。夢霞曰。往返四十餘里。需時間甚多。到後又須延擱。若不及早發道。恐誤歸期也。乃與李先率學生至操場。列隊報數。將平日所授旅行之種種規則及儀制。重加申述。令各堅憶。訓練畢。即整隊出。舟泊半里外。計共二艘。既至。兩人各挈學生二十餘人。乘其一。旋解纜。行。幸好風相助。帆船輕。速率驟加。約十一時許。舟已雙泊於鵝湖之濱。時岸上人家。正炊烟四起也。乃各率學生登岸。擬先赴果育參觀。問道以往。時正日高風小。路不揚塵。履聲囊囊。旗影翩翩。進退有序。步伐有章。道旁觀者。咸嘖嘖歎曰。此荅湖某校學生也。其精神之活潑。行列之整齊。非受良教師之教育。曷克臻此。

果育爲鵝湖最初之校。開辦有年。成效夙著。其中任事者。多學界名流。富於學識經驗之人。夢霞此行。得與彼都人士握手。心竊爲之愉快。既至該校。學生整隊出迎。行禮畢。一面唱歡迎歌。一面唱參觀歌。以表敬愛之誠。旋散隊入室參觀。日已亭午。由該堂留膳。飲饌甚精。學生羣歌醉飽。膳畢略憩片時。即由該校學生例隊前導。赴各校參觀。一路軍樂悠揚。歌聲宛轉。蜿蜒如常山蛇。隨路幾折不絕。隨而觀者。途爲之塞。嗚呼盛矣。參觀既訖。如已薄暮。果育校長。請同赴曠野。作拋球之戲。夢霞辭以時宴。遠起與辭。學生亦各與盡思。返各校學生復聯隊至江干。歡送如儀。落日歸舟。中流容與。一帆風送。雙槳如飛。然到校時。亦已萬家燈火。鬧黃昏矣。

學生各散歸其家。夢霞亦疲甚。乃別李歸寓。方入門。澄光中鵬郎迎面問曰。今日星期。先生却往何處尋樂。教人盼煞。夢霞語以故。鵬郎不待言畢。即狂奔以去。夢霞入室。亦不遑檢點各物。即向榻上和衣而倒。蓋終日勞頓。亟資休養矣。乃甫就枕。覺衾中有物。突觸胸際。冷如潑水。大驚。急以手撫之。黑暗中不辨爲何物。移燭注視。乃鏡架一具。中貯影片。其觸膚生冷者。乃鏡面之玻璃也。再審視鏡中人。不覺心花怒放。肺葉大張。蓋鏡中非他人。即梨娘之影也。夢霞喜生望外。私念梨娘今日必獨自來館。留小影於表中。以慰我相思之苦。何其用情之深。而寄耳。

之遠也。繼又念梨娘既來。以此相遺。此外必更有遺跡可尋。此時夢霞已盡忘困倦。遽起攜燈就案。詳細檢視。啓匣則墨藩猶存。拈管則毫尖尚濕。而遍案窮搜。未遺隻字。乃燭之地上。則見紙灰零亂。遍地皆是。撥之得未燼之紙角一。取而閱之。得七字曰「悠悠人亦去如潮」。異哉。梨娘既就案作書。胡爲而又焚之耶。既焚之矣。復於亂灰中留此七字。又何意耶。此悶葫蘆。一時殊難以打破也。

情形不留餘蹤。可玩夢霞對此一角。爐餘之紙。摩挲者良久。思索者又良久。終不得梨娘命意之所在。一天歡喜。化成一塊疑團。橫梗胸臆。不能放下。晚膳雖具。粒食不能下咽。而冥搜力索。又久之。忽若豁然有悟曰。今日休課。梨娘知我決不赴校。故特有心過訪。或別有所商。而不虞我有旅行之舉也。其所留之句。殊有人逼人遙之感。意若怨我不先告以行蹤者。而我亦深悔從李生之言。隨同人之興。臨行又默不一聲。悠然而逝。致梨娘虛此一行。思至此。不禁拍案狂呼曰。大誤大誤。不先不後。一去一來。大好良緣。輕輕錯過矣。聞者諸君。梨娘係出大家。今爲孀婦。非蕩檢臨閑者可比。雖與夢霞誼屬姻親。不妨相見以禮。然親疎有別。內外有嫌。況於青天白日之中。效密約幽期之舉。縱不羞自獻。寧不畏人言乎。梨娘雖戀愛夢霞。亦斷不致輕率至此。其來也。固先探知夢霞之不在也。然夢霞此時。方如癡如醉。決知梨娘有就見之心。而恨爲旅行所誤。短歎長吁。若不勝其懊惱者。因賦詩二首。以寄意。詩曰。

鵲湖泛棹偶從行。負却殷勤訪我情。湘管題詩痕宛在。紙灰贖字意難明。室中坐久餘蘭氣。窗隙風過想珮聲。我正來時卿已去。可堪一樣冷清清。

暫駐芳蹤獨自看。入門如見步珊珊。更勞寄語悲人遠。爲覓餘香待漏殘。命薄如儂今若此。情真到爾占應難。青衫紅袖同無主。恨不勝銷死也拚。

夢霞吟畢。復取梨娘贈影。端詳審視。畫作西洋女子裝。花冠長裙。手西籍一册。風纖嫣然。把玩之餘。目不旁瞬。晝中愛寵。呼之不出。心忽忽若有所失。旋拓開鏡背。取出影片。又題二詩於其後。

意中人。是鏡中人。伴我燈前瘦病身。好與幽蘭存素質。定從明月借精神。含情欲證三生約。不語平添一段春。

未敢題詞寫裙角。毫端爲恐有纖塵。
眞眞畫裏喚如何。鏡架生寒漫費呵。一點愁心攢眼底。二分紅暈透腮渦。深情遞遞抵瑤贈。密意重重覆錦窩。
除是焚香朝夕共。於今見面更無多。

第十章 情耗

眼前無恙。心上難拋。一着思量。曷勝招恨。梨娘得詩後。卽作書覆夢霞。有曰。我來君不在。君若在。我亦不來。留詩一句。出自無心。君勿介意。至以小影相遺。實出於情之不得已。致不避瓜李之嫌。亦不望瓊瑤之報。蓋梨影以君爲知己。君亦不棄梨影。引爲同病。然自問此生。恐不能再見君子。種玉無緣。還珠有淚。不敢負君。亦不敢誤君。浮萍斷梗。聚散何常。此日重牆間隔。幾同萬里超遙。一面之緣。千金難買。異日君歸遠道。妾處深閨。更何從再接霞光。重圓詩夢。贈君此物。固以奇一時愛戀之深情。卽以留後日訣別之紀念。夢霞讀此書。如受當頭之棒。如聞警夢之鐘。其情正在熱度最高之時。不覺漸漸由熱而溫。而涼。而冷。且死。鑿然魂銷掩面而泣。淚簌簌下如貫珠。良久歎曰。相見不相親。何如不相見。說是無緣。何以無端邂逅。說是有緣。何以顛倒若斯。情之誤耶。命之厄耶。孽之深耶。造化弄人。抑何其虐耶。茫茫人海中。似此知音。何可再得。亦何惜此淪落之餘生。不爲瑯琊之情死耶。因立揮二絕答梨娘。詩中有「來生願果堅如鐵。我誓孤棲過此生」之句。梨娘讀之心大不安。復答書勸慰。委曲陳詞。情至義盡。字字從肺腑流出。一幅書成。芳心寸斷矣。此數日中。密絨往還。倍形忙碌。而碧紗窗外。埋香塚前。淚雨迷淒。愁雲籠罩。觸耳皆斷腸之聲。舉目盡傷心之景。此黑暗之愁城中。幾不復有一絲天日之光矣。大凡愛情之作用。其發也至迅捷。其中也至劇烈。其吸引力至強。其膨脹力至大。然其發也中也。吸引也膨脹也。亦必經無數階級。由淺而深。由薄而厚。非一蹴而卽可至纏綿固結不可解脫之地位也。卽如夢霞與梨娘。其始不過游絲牽惹之情。能力至爲薄弱。其後交涉愈多。而愛戀愈切。至於今肺腑之言。不觀盡情吐露。使梨娘願效文君。夢霞竟爲司馬。則玉容無主。金徽有情。前輩風流。不妨繼武。夜館無人。何難了此一重公案。無如梨娘固非蕩子。婦夢霞亦非輕薄兒。發乎情。不能不止乎禮義。深情欲醉。而好夢難圓。遂致雙生紅豆。願託再世春風。十幅

烏絲。痛寫一腔憤血。其才雖可敬。而其遇亦可哀矣。夢霞之誓。出自真誠。梨娘多一言勸慰。即夢霞增一分痛苦。夢霞得梨娘之誓。更不能已於言。乃披肝瀝膽。濡淚和血。作最後之誓。其辭曰。

頃接手書。諄諄苦勸。益以見卿之情。而益以傷僕之心。卿乎卿乎。何忍作此無聊之慰藉。而使僕孤腸寸寸斷也。僕非到處鍾情者。亦非輕諾寡信者。卿試思之。僕之所以至今不訂絲蘿者。何爲乎。僕之所以愛卿感卿而甘爲卿死者。何爲乎。卿誦僕紅樓影事詩。可以知僕平日之心。卿誦僕連次寄贈之稿。可以知僕今日之心。卿謂僕在新學界中閱歷。斯言誤矣。僕十年踞翼。一卷行吟。名心久死。迄今時事變遷。學界新張旗幟。僕安能隨波逐流。與鬚鬚青年。角逐於詞林藝圃哉。今歲來錫。爲飢寒所驅。聊以託足。熱心教育。實病未能。卿試視僕。今所謂新學界。有如僕其人者乎。至女界中人。僕尤不敢企及。僕非登徒子。前書已言之矣。狂花俗豔。素不關心。一見相傾。豈非宿孽。無奈陰成綠葉。徒傷杜牧之懷。洞鎖白雲。已絕漁郎之路。一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一卿之命薄矣。僕之命不更薄乎。無論今日女界中。如卿者不能再遇。即有之。僕亦不肯鍾情於二。既不得卿。寧終繆耳。生既無緣。甯速死耳。與卿造因於今生。當得收果於來世。何必於今生多作一場春夢於來世。更多添一重魔障哉。至嗣續之計。僕亦未嘗不先爲計及。僕雖少伯叔。幸有一兄。去歲結婚。行將抱子。但使祖宗之祀。不至自我而斬。則不孝之罪。應亦可以略減也。僕亦聞之一言既出。驕馬難追。若食我言。願與薄倖人。一例受虧。卿休矣。無復言矣。我試問卿。卿之所以愛僕。憐僕之才乎。抑感僕之情乎。憐才與感情。二者孰重。孰輕乎。發乎情。止乎禮義。僕之心安矣。而卿又何必爲僕不安乎。或者長生一誓。能感雙星。冤死千年。尙留孤塚。情果不移。一世鴛鴦獨宿。緣如可續。再生鸞鳳雙成。此後苟生一日。則月夕風晨。與卿分受淒涼之况味。幸而天公見憐。兩人相見之緣。不自此而絕。則與卿既生談詩。非訴飄零之恨。此願雖深。尙在不可知之數耳。嗚呼。僕自勸不得。卿亦勸僕不得。至以卿之勸僕者。轉以勸卿。而僕之心苦矣。而僕之恨長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僕體素怯弱。既爲情傷。復爲病磨。前日忽患咯血。當由隱恨所致。大凡少小多情。便非幸福。僕年穉弱冠。而人世間之百憂萬憤。業已備嘗。憔悴餘生。復何足惜。願卿勿復念僕矣。

書後更附以四律曰。

杜牧今生尚有緣。撥燈含淚檢詩篇。聰明自誤原非福。遲暮相逢倍可憐。白水從今盟素志。黃金無處買芳年。

回頭多少傷心事。願化閒雲補恨天。

顧影應憐太瘦生。十年心跡訴卿卿。佳人日暮臨風淚。游子宵分見月情。碎剪鄉心隨燕影。驚殘春夢減鶯聲。

客中歲月飛星疾。桑柘空條兩盡成。

萬里滄溟涵片鱗。半生蕭瑟歎吾身。文章增命才爲累。花鳥留人意獨真。浮世百年成底事。新歌一曲惜餘春。

金樽檀板能銷恨。莫負當前笑語親。

才盡囊餘賣賦金。果然巾幗有知音。寒衾今夜憐同病。滄海他年見此心。靜散茶烟紅燭冷。凍留蕉雨綠窗深。

蕭寥形影空酬酢。夢醒重添苦楚吟。

鑲心作字。啣血成詩。萬千心事盡在個中。一字一吟腸一斷。梨娘閱此書。誦此詩悲傷之情。真不可言喻矣。淚似珠聯。心如錐刺。初不料夢霞之癡。竟至於此也。其言如此。其心可知。脫異日果踐其言。則彼將終身終居無復生人樂。雖趣孽由自作。而情實可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祇緣兩字憐才。竟演一場慘劇。我將何以對人。且何以自解耶。天乎。天乎。沈沈浩劫。已陷我於孤苦淒涼之境。而冤孽牽連。復有此自投情網之夢霞。抵死相纏。絲毫不容退讓。迷迷惘惘。終日顛倒於情愛之旋渦中。不能解決。如事果從何說起。薄命孤花。竟是不祥之物。自誤不足而誤人一誤不足而再誤。苦念及此。轉不若早歸泉下一瞑不視。黃土青山。紅顏白骨。同歸於盡。亦免在人世間怨苦顛連。有情難遂。有恨難平。苦挨此奈何天中之歲月。時而攢眉。時而酸眼。時而刺心。時而剜腸。劍橫刀山。生受地獄之苦。夫又何苦來耶。癡哉夢霞。爾何不自愛乃爾。爾何不相諒乃爾。挖心啞血。掬誠相示。惓惓深情。我非不爾感也。事已無可奈何。雖癡何益。不若大家撒手。各了今生之事。喃喃設誓。又奚爲者。今爾言若此。我豈能安。癡哉夢霞。何逼人太甚耶。我不知我前生孽債。究欠下幾許。將於何日清償也。嗟乎嗟乎。梨娘固無如夢霞何矣。如鉛如絮。亦感亦哀。蓋梨娘此時對於夢霞。祇有勉爲勸慰之責任。實無代爲解決之能力。然夢霞之言。

既出夢霞之志已決。必非虛言。勸慰所能有效者。梨娘明知之。而無術以挽回之。感之深。傷之亦深。梨娘怨夢霞。固不能棄夢霞也。既不能棄矣。則梨娘固終不忍使夢霞踐其誓言也。

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勞塵淒淒。只博青娥一笑之恩。長夜迢迢。更下白傅千行之淚。一言激烈。生死以之。記者固不敢謂夢霞過也。然而一餅師鏡已荒荒破。霍女敘難兩兩全。一秋娘已老。杜牧休狂。人生不幸而遇。此惟有蓮瑟劍以斬斷情絲。持毅力以抑制癡念。既未亂之。何妨棄之。兩相棄則兩得保全。兩相戀則兩增煩惱。此中得失。亦自分明。而當局者迷。每欲倒行逆施。強售其情。不知情與情戰。必有一傷。或且兩敗而俱傷。吾輩用情。祇能用之於可用之地。不能用之於不可用之地。於不可用情之地。而必欲用其情。實買焉挺身入情關。爲背城借一之計。其始也。則如佛經所云。恐怖顛倒。夢想究竟。受盡萬種淒涼。嘗遍一切苦惱。而終不得美滿之效果。徒剩此離奇惆恍之事迹。長留缺陷於天地間。博後人無窮之涕淚而已。豈不可憐。豈不可笑。記者泚筆至此。未嘗不感夢霞之多情。又未嘗不深怪夢霞之無情。推其心殆必欲將可情可愛之梨娘。置之死地而後已。此情而入於癡。癡而流於毒者也。

閱者諸君。亦知梨娘得書之後。欲拋拋不得。欲戀戀無從。血其魂飛。心和淚熱。恨壓眉峯。不知爲夢霞添上幾許皺皺。愁擔香肩。不知爲夢霞增加幾分重量。蓋彼決不肯使夢霞爲我失盡人生之幸福。必欲籌一兩全之法。使之能取消其誓。而又不欲孤負其情。輾轉思量。不得一當。魂夢爲之不安。飲食爲之漸減。以多愁多病之身。怎禁受如許折磨。不三日而梨容憔悴。病中三分矣。

第十一章 心潮

夏氣初和。春寒猶戀。這般天氣。大是困人。窗外雲愁如夢。日瘦無光。陰慘之氣。籠罩於閒寂之空庭。芭蕉一叢。臨風聳翠。葉大如旗。當窗卓立。又如捧心西子。懷抱難開。異哉蕉有何愁。而其心亦卷而不舒也。受淡日之微烘。掩映於窗紗之上。若隱若現。易慘綠作水墨色。此時窗外悄無一人。惟有此映日之蕉。假窗作窺探狀。若訝窗內之人。每晨必當窗對鏡理妝。今何以日向午。窗猶深鎖。其夜睡過遲。沈沈不醒耶。抑春困已極。懶懶難起耶。而此

時窗內繡牀之上。正臥一魂弱喘絲之梨娘。眉尖宿雨。鬢角翻雲。不勝其憔悴零落之狀。非失眠也。非春困也。嗚呼病矣。梨娘病臥深閨。別無良伴。爲之看護與慰問者。惟鵬郎秋兒。期時又皆不在。鴛帳半垂。鴨爐全熄。靡靡黯黯。悄無人聲。絕好香閨。竟同幽宅。梨娘正在伏枕無聊之際。星眸瞥欠。突見窗上現一黑影。疑爲人作微呻。亦不動。細認之。知爲蕉影。嗚呼。病骨支離。足音闌寂。呻吟之苦。孤零之况。極人世之慘悽。惟有此多情之綠天翁。當窗搖曳。頻作問訊。此情此景。其感傷爲何如。此日幸有晴光。設易晴而雨。一陣廉纖。敲景作響。斷斷續續。送入病者之耳。窗外芭蕉窗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爾時情景。恐更覺難堪也。

梨娘因感夢護而成病。夢霞之誓書。實爲梨娘之病證。而梨娘之病。固又別有一原因在。古人云。憂能傷人。勞以致疾。憂也勞也。有一於此。皆足以病人。梨娘爲夢霞所顛倒。其傷心也至矣。然梨娘近日。憂思固深。積勞亦甚。兼之以勞。足以介紹病魔。繼之以憂。足以增進病候。蓋是鄉蠶桑之業。頗甚發達。每當春夏之交。麥黃如酒。桑碧於油。南阡北陌間。採桑之婦。絡繹不絕。崔氏莊後。亦有桑田十餘畝。家中育蠶甚多。由梨娘司其職。梨娘非長腰健婦。提筐摘葉之勞。雖雇傭工作。而祀蠶神。理蠶室。日移場。夜蔭葉。審寒暖。辨燥濕。鞠育之苦。看護之勤。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三眠之後。卜箔之前。梨娘恆徹夜不眠。盡心作蠶母。比三日開箔。萬繭成團。已不知費却幾許心力矣。蠶老人先老。蠶眠人亦眠。而夢霞之書。適乘其隙。積憂與積勞交戰。瘦弱之軀。疊受大創。雖欲不病。烏可得耶。祛愁無術。招病有媒。獨枕難支。百端交集。病中之梨娘。其苦有倍於病中之夢霞者。自來女子。善懷情人。多怨。蘭閨靜質。足不出深閨一步。蘆簾紙閣。落寞不堪。秋月春風。等閒輕度。身軀之運動。失其自由。腦筋之作用。甚形發達。然平居無恙。或刺繡以消永晝。或觀書以遣良宵。猶得將一擔閒愁。暫時放下。設一旦病魔忽集。與枕席爲緣。淚染眼角。空餘未絕之魂。苦溢心頭。中有難忘之事。舊恨新愁。一時勾起。無窮心事。不盡思量。如驚濤。如怒浪。一刹那間。澎湃而起。此卽所謂心潮也。嗚呼。梨娘腸迴九曲。欲斷不斷。此時之苦。莫可名言。則回憶夫深閨待字之年。與諸姊妹。鬪草輸斂。簪花對鏡。爾時之快樂。今日已同隔世。又回憶夫晝眉時節。却扇年華。有肩背並。無夢不雙。方期白首同盟。詎料紅顏薄命。今生休矣。夫復奚言。舊情未了。觀念再生。如蠶抽絲。如蟻旋磨。凡家常瑣事。聞

開情開。平日所毫不記憶者。此時一一從心窩中翻騰而出。歷歷若前日事。最後則念及與夢霞之交涉。花前灑淚。燈下傳書。兩月以來。種下幾許情苗。恨集而歸。結於此次夢霞之一書。梨娘雖病思昏昏。猶不忘夢霞。思籌一對付之法。一寸心潮。忽起忽落。伏枕喘息者良久。時則有雙燕穿簾入。繞室飛鳴。其聲淒絕。與梨娘呻吟之聲相應。非復昔日呢喃中之含樂意矣。燕乎燕乎。何外情乃爾耶。而此多情之梨娘。乃與此多情之燕。結病中之良伴耶。是則大可憐矣。

情生病耶。病生情耶。梨娘之病。爲夢霞也。爲夢霞之書也。則夢霞之情。不能自解。梨娘之病。終不能就痊。此可斷言者。藥梗香喉。床支瘦骨。心懸百丈。病到十分。梨娘非不自愛也。夢霞不自愛。梨娘烏得自愛。人以爲病深。而梨娘且曰。病深不敵情深也。人以爲病重。而梨娘且曰。病重不如情深也。諺云。心病還須心藥醫。曩者夢霞不嘗病乎。梨娘以兩種名花。一封錦字。醫其心。而病若失。此次梨娘之病。亦豈藥石所能療者。夢霞苟不忘前日之惠。當代謀救治之方。蓋梨娘之病。實視夢霞之心。爲轉移。夢霞欲使梨娘病愈。其事亦非大難。祇須書傳一紙。以前言之戲。絕後日之情。豁開心地。勘破情天。梨娘有不爲之霍然乎。然使夢霞果以此意對付梨娘。恐梨娘之病愈。而夢霞之病將復來。病且至於死。夢霞病且死。梨娘又將如何。要之此生此世。兩人終不能斷絕關係。揆情度勢。兩人俱有必病之理由。且俱有必死之理由。死且不惜。病何足言。情之誤人。乃至於此。亦慘酷矣哉。

月輟鏡匣。風約簾鉤。淒涼難訴。窗前鸚鵡無聲。孤另誰憐。枕上鴛鴦不夢。此幽寂之病室中。半日無人過問。良久忽聞有人與病者問答之聲。則鵬郎已入內來視其母。童子無知。知愛其親。因母病不起。頓改其平日遊嬉之態度。此時方僂倚床頭。手撫梨娘之胸而呼曰。阿母。阿母病矣。阿母欲服藥乎。兒當告祖父。遣人去延醫生來也。梨娘低言曰。兒勿多事。兒知母之苦乎。心中之苦。已是難受。若再飲苦口之藥。不將苦死耶。鵬郎聞言。哇然而泣曰。母何苦。兒願代母苦。梨娘執其手而笑曰。癡兒。此何事而可相代。兒勿憂。毋固無病也。鵬郎乃止泣而喜。旋從懷中出一絨置之枕上曰。今日先生未赴校中去。兒以母病告彼。彼即書此付兒。梨娘微慍曰。誰教汝又向渠饒舌。繼復長歎一聲。徐啓函倚枕閱之。鵬郎在旁不語。室中又寂無聲息。

梨娘讀夢霞問病之書曰。

聞卿抱病。惻然心悲。卿何病耶。病何來耶。相去萬緒咫尺。如隔蓬島萬重。安得身輕如燕。飛入重簾。揭起鮫綃。一視玉人之面。以慰我苦惱之情。閱聊齋孫子楚化鵲入阿寶閣中事。未嘗不魂爲之飛。神爲之往也。雖然。終少三生之果。何爭一面之緣。卽得相見。亦將淚眼同看。那有歡顏相對。觀卿病異之愁容。適以撥我心頭之憤火。固不如不見之爲愈矣。嗟乎。梨夢斷魂。離羣時僕狀。今到卿耶。卿病爲誰。夫何待言。愁緒縈心。引病之媒也。誓言在耳。催病之符也。我無前書。卿亦必病。但不至如是之速耳。夢霞夢霞。無才薄命。不祥身重。以累吾姊矣。傷心哉。此至酷至虐之病魔。乃集之於卿身也。此可驚可痛之惡耗。乃入之於我耳也。此偌大之宇宙。可愛之歲月。乃著我兩人也。我欲爲卿醫。而恨無藥可贈。我欲爲卿慰。而實無語可伸。我欲爲卿哭。而轉無淚可揮。我不能止卿之不病。我又安能保我之不病耶。近來積恨愈多。歡情日減。今又聞卿病信。亂我愁懷。恐不久將與卿俱病耳。尙有一言。幸垂愛察。但我書至此。我心實大痛而不可止。泣不成聲。書不成字矣。我之誓出於萬不得已。世間薄福。原是多情。我自狂癡。本無所怨。卿之終寡。命也。僕之終鰥。命也。知其在命。而牽連不解。抵死相纏。以至於此者。亦命也。我不自惜。卿固不必爲我惜矣。卿尤不宜爲我病矣。痛念之餘。癡心未死。還望愁消眉霽。勉留此日微生。休教人去樓空。竟絕今生餘望。

是書筆情瑟縮。墨色慘淡。瘦勁之中。時露淒苦之態。初視之。幾不辨爲夢霞所書。想見其下筆時。百感奔赴於腕。下手隨心轉。故字跡遂失其常態也。書後另附一箋。上書八絕句。字裏行間。淚珠四濺。作梅花點點。斑斑滿紙。未讀其詩。已覺觸目不堪矣。

麥浪翻晴柳颭風。春歸草草又成空。庾郎未老傷心早。苦誦江南曲一終。
一日偷閒六日忙。忽聞卿病暗悲傷。舊愁不斷新愁續。還較蠶絲一倍長。
佳期細叩總參差。夢裏相逢醒不知。新盡東風渾不管。只將長恨寫烏絲。
半幅蠶箋署小名。相思兩字記分明。遙知灑盡香螺墨。一片傷心說不清。

怯試春衫引病長。鴛鴦特爲送淒涼。粉牆一寸相思地。淚漬秋來發海棠。
曉晴多在柳梢邊。獨步徘徊思杳然。目送斜陽人不見。遠山幾處起蒼烟。
惻惻輕寒早掩門。一絲殘淚鬧黃昏。不知今夜空床夢。明月梨花何處魂。
綠窗長合伴殘燈。一度劉郎到豈曾。只覺單衾寒似鐵。爭教清淚不成冰。

梨娘閱未竟。顏色慘變。一陣劇痛。猛刺心頭。不覺眼前昏黑。忽忽若迷。喘絲縷縷。若斷若續。波淚盈盈。忽開忽閉。身不動而手微顫。如是者良久。叠經鵬郎呼喚。梨娘乃痛定而醒。瞪目視鵬。欲哭又止。恐驚之也。斯時書紙數幅。尙在手中。徐徐納之函內。擲諸枕旁。微吁一聲。若已無力作長歎者。既而謂鵬郎曰。我倦欲眠。汝且去。勿擾我也。言已。合眼作入睡狀。鵬郎乃出。嗚呼。梨娘非真睡也。蓋欲背鵬郎而偷搵其一掬傷心之淚耳。

第十一章 情敵

藕絲不斷。藥性難拮。梨娘病臥兼旬。迄未能愈。鎮日昏昏。如被鬼祟。不語亦不食。不睡亦不醒。曾幾何時。而花羞月閉之梨娘。已花焉月暗。瘦不成人。繡牀一尺地。變作愁城萬疊。枕邊被角。繡遍淚花。斑斑點點。梨娘一人見之。耳啞弱於絲肉。銷見骨。朽腐王嬌。狐狸鑽穴相窺。其期當不遠矣。誰爲爲之。而令若此。

嗚呼。吾書至此。吾爲梨娘危。吾不能爲夢霞恕矣。忍哉夢霞。既以一封書逼其病。更以一封書加其病。是直立意欲制梨娘之死命。豈復尙有人心者。嗚呼。路旁枯骨。仁者動心。門內哭聲。行人變色。夢霞與梨娘其感情果屬何等。而忽以無聊之語。作催命之符耶。世不乏有情人。能不爲梨娘叫屈。
雖然。夢霞非不知梨娘之病之何因。且非不知梨娘之病之當用何藥也。誓言既出。萬難追悔。欲對症發藥。雖足愈一時之病。而盡拋往日之情。夢霞之所不肯出也。其意若曰。梨娘病我與之俱病。梨娘死我亦與之俱死。死生事小。惟此嘔心瀝血之誓言。當保存於天長地久。而不可銷滅。其作書慰尙也。明知梨娘閱之。其病有加無減。以傷心語作了世事。亦心有所不能安。情有所不容已耳。嗚呼。梨娘固在病中。夢霞雖不病。亦無日不在奈何天中。以眼淚洗面。一日十二時。心戀神傷。一夜五重更。魂飛夢杳。自聞病耗以來。不知爲梨娘絞出多少淚汁。瘦減幾

許風神。人遙兩地。實已四目全枯。使兩人此時一面。當必有相對失聲者。易地以觀。其苦適相等耳。榴火飛紅。荷錢漾碧。斯何時耶。非已屆各校之暑假期耶。夢霞離家數月。歸思如雲。固急盼夫假期之至。得以離此愁城。還我樂土。慰老母倚閭之望。且得與久別之劍青握手言歡。重敘天倫之樂事。今假期已屆。而梨娘之病。尙無起色。歸心雖急。不得不爲之滯留數日。夢霞不能捨梨娘。又烏能捨病中之梨娘。而掉頭竟去耶。然梨娘之病。非急切所能愈者。梨娘一日不愈。即夢霞一日不能歸。日來憶念梨娘之心。與思母思兄之心。交戰於胸。轉轉萬狀。一重愁化作兩重愁。人非金石。何以堪此。嗚呼夢霞。恐亦殆將病矣。

相持不決。兩敗俱傷。爲梨娘危。又爲夢霞危矣。孰知梨娘之病。與前此夢霞之病。同其病情。日同其病態。不數日間。梨娘已不病。夢霞且得歸。如此驚波。如此危象。頃刻間煙消雲散。了無痕跡。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古人不我欺也。蓋屆此各校放假之時。梨娘忽於鵬郎秋兒外。多一侍疾之人。梨娘得此人。固思得一對付夢霞之法。心事已了。病亦旋愈。此侍疾者何人。梨娘病中之救星。而實夢霞眼中之勁敵也。

記者暫擱筆。先有一言報告於閱者諸君。諸君已知夢霞與梨娘。爲玉梨魂之主人翁矣。不知此外固更有一賓中之主。中之賓在也。此人未出現以前。玉梨魂爲一種情書。此人既出現以後。玉梨魂爲千秋恨史。有離奇之情節。無良好之結果矣。其人何人。厥名筠倩。崔氏之少女也。

閱者諸君。尙憶及玉梨魂第一章葬花一節乎。夢霞所葬者。爲已落之梨花。庭中不更有方開之辛夷乎。梨花爲梨娘之影。而此弄姿鬬豔。工妍善媚之辛夷。又爲何人寫照。知閱者蓄此疑問也久矣。豈哉辛夷。有美一人。遙遙相對。但此人來而夢霞與梨娘之情。將愈淪於悲苦之境。記者所以遲遲不忍下筆也。

記者於此。更有一疑問。欲爲諸君解決。夢霞寓居崔氏。已近三月。知否崔氏之眷屬。舍梨娘鵬郎等以外。尙有筠倩其人。諸君試檢閱第二章夢霞之詩。其詠辛夷一首。末有一題紅愧乏江郎筆。不稱風前詠此花。之句。此詩固非借花寄興。漫無所指者也。特筠倩肄業於鵝湖女學。每月一歸省其親。夢霞僅於初至時。一識春風之面耳。今請先略述筠倩之歷史。崔父子女二人。長爲鵬郎之父。次卽筠倩也。筠倩十歲喪母。孑獨無依。視梨娘若姊。

梨娘亦視之若妹。時梨娘亦年僅十八耳。梨娘出自大家。素嫻文字。筠倩質美而秀。慧根種自前生。於是又以梨娘爲師。閨房之內。衣履易著。几案同親。其融融洩洩之象。即求之同姓之姊妹。恐亦無此親暱也。乃未幾而梨娘遽喪。所天銜哀終古。筠倩僅此一兄。中途分手。悲痛與梨娘相等。淒涼身世。孤苦零丁。兩人同嗟命薄。從此親愛有加。相依若命。大有一日難離之勢。平日間雖不無外家姊妹。鄰舍嬌娃。慕兩人之慧美。時來閨中。伴寂寞妮妮。作狎暱態。兩人殊淡漠遇之。不甚與之款洽。而若輩猶相騁不休。或招赴踏青之遊。或約共闢草之戲。兩人由是益厭之。竟謝絕焉。嘗笑相謂曰。此皆俗物也。胸無點墨。貌豐而肥。塗脂抹粉。醜態畢露。見之令人作十日惡。那有閒心。情與若輩周旋哉。諺有之。癡人多福。若輩俗則俗矣。而命乃獨隆。一生飽享家庭之幸福。彼不俗者才清貌秀。矯矯不羣。不爲惡物摧殘。定遭天公妬忌。負才畢世。飲泣終年。千古紅顏。竟成慣例。一世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嗚呼。小青之言驗矣。彼梨娘與筠倩。非皆小青之流哉。

筠倩年漸長。益秀麗。柔姿媚態。傾絕人寰。而一種兀傲之氣。時露於眉宇間。有不可親近之色。所謂鹽如桃李而饒若冰霜者。非耶。戊申之秋。肄業於鵝湖女學。得與四方賢女士交。眼界爲之大擴。學術因之驟進。一洩從前禁錮深閨中無限不平之氣。每歸語其家人曰。黑暗女界。今日始放光明。而環顧吾同胞。猶沈埋地獄。不知覺悟。吾他無所惜。所惜者梨嫂耳。以嫂之天資穎敏。心竅玲瓏。使得研究新學。與幾輩青年女子。角逐於科學世界。必能橫掃千人。獨樹一幟。惜乎生不逢辰。才尤惜命。青春負負。問誰還乾淨之身。墨獄沈沈。早失盡自由之福。來者縱尚可追。往者已不可撓。梨嫂梨嫂。胡兄之死也早。而嫂之生也亦早耶。

自筠倩就學鵝湖後。梨娘失一良伴。益復無聊。雖遇良辰佳節。恆鬱鬱不歡。視他人之勃發。嗟實命之不猶。中心昏憤。莫可名言。幸筠倩月必一歸。歸必三四日。始去。積月之離思。傾連宵之情話。尚可藉以抵償。筠倩允善談諧。能解梨娘頤。兩人恆徹夜不眠。擁衾待旦。別後則彼此以書代語。浹旬之間。必有數函往復。魚箋疊疊。忙煞寄書郵。梨娘孤棲半世。於世已等畸零。彼視筠倩而外。更無第二親愛之人。孰知孽緣未了。冤債正多。筠倩去而夢霞來。恨海翻騰。情場變幻。梨娘心腦中。遽多增一親愛者之影。梨娘雖移其愛於夢霞。而於筠倩一方面。別時

惆悵。去後思量。郵函往還。仍未嘗稍形冷落也。

方夢霞之初至也。篤情適告假歸。夢霞於窗櫺間望見之。雖其其醜。而覺其斌媚中含有一種英爽氣。令人不敢平視。既見之後。如浮雲之過太空。腦海中不復留其形象。至篤情之於夢霞。則更形淡漠。在家時少。在校日多。平日間但知家中有夢霞其人。而於夢霞之年貌品性。固屬茫然。即夢霞之里居姓氏。亦未能一一詳悉。彼性本落落。素不作小兒女之喋喋。此時方專肆志於學問。校課以外。不問他事。非過事忽略。實未暇旁鶩也。即歸家後。除與梨娘談話時間外。輒終日兀兀伏案如老儒。或溫習舊課。或翻閱新籍。家中事概置不理。故梨娘與夢霞交涉。史彼竟纖毫入悉。而梨娘亦深自隱密。心中事不敢輕道小姑知也。

入門帶笑。見面含愁。鵲鵲檐前。了無喜意。鸚鵡窗下。亦少歡聲。篤情久別梨娘。懷思頗切。兩星期來。又爲預備試驗。未暇作書問訊。考試事竣。即鼓棹還鄉。自念得與久別之梨娘攜手碧窗。談衷深夜。紅燈雙影。笑語喁喁。此後遲遲夏日。家庭之樂事正多。可以追昔時聯榻之歡。而償數月分襟之苦。帆影如飛。家門在望。風花片片。烟草離離。昔日見之。以爲牽愁惹恨之媒者。此時樂意在心。接觸於目者。無不足以增加其愉快。彼梨娘之相念。當與余同。今日見我歸來。更不知當若何歡慰也。

炊烟四起。柔櫓數聲。一船傍岸。歇。一女郎登岸。淡裝革履。手攜書籍數冊。翩翩若迎風之燕。一舟子負裝隨其後。望而知爲由校還家之女學生也。此女學生即篤情。篤情登岸後。望家門而疾趨。履聲窸窣。容色忽忽。頓失其平日嫺靜之態度。蓋其別緒如雲。歸心似火。倉皇急遽。有流露於不自覺者也。無何而入門矣。入其門。不聞人聲。無何而入庭矣。入其庭。不見人影。咄。離家僅三月耳。而門庭之冷落。至於如此。我其夢耶。門以外之所見。無物不助歡情。門以內之所見。到處皆呈慘狀。十分歡喜。化成一種淒涼。感觸之來。轉移其捷。斯既篤情如癡如醉。木立不動。逡巡廊下。不遽入室。須臾門內有一人出。見篤情。即呼曰。女公子歸矣。我報老主人去也。篤情識爲秋兒。乃入室。則鵬郎已迎而至。牽篤情之衣而呼曰。阿姑歸來矣。市得何物以餉余也。篤情笑應之曰。有。有。語時。抱鵬郎於膝。摩撫其頂。復問之曰。汝母安在。鵬郎忽慘然曰。阿母臥病已多日矣。姑歸大好。阿母得姑爲伴。其病當即有起。

色也。筠倩聞言大驚，遽捨鵬郎，入內往朝其父訖，急趨步入梨娘病室。

第十二章 心藥

病到旬餘，人歸天末，未語離衷，先看病態。瘦減丰姿，非復別時面目。驚殘春夢，尚餘枕上生涯。梨娘自臥病以來，日與藥灶爲鄰，夜共蘭缸結伴。愁帳一幕，被冷半床。室中惟鵬郎秋兒二人爲之進湯藥，報晨昏，而來去無常，亦非終日相伴不去者。冷清清境地，寂測測時光，一枕幽棲，大有夜臺風味。深深庭院，黯黯簾櫳，久不開笑語之聲矣。筠倩歸來，鵬郎已奔入報告梨娘，須臾筠倩直入室中，揭帳視梨娘，見其狀不覺失驚，幾欲泣下。呼曰：嫂妹歸矣。梨娘喘息言曰：我病甚，不能起。妹其恕我。筠倩泣然曰：梨嫂，梨嫂，一月不見，病至於此耶？親嫂容顏，令妹肝腸寸斷矣。梨娘歎曰：薄命之身，朝不保暮，歲暮弱質，至易摧殘，自憐孤影，未嘗傾國傾城，利此殘軀，真個多愁多病，無床心死，對鏡容灰。天空安在？我命如何？筠姑，筠姑，汝所愛之梨嫂，將不久於人世也矣。命薄如儂，生何足戀，與其悶悶沉沉，生埋愁坑，不若乾乾淨淨，死返恨天，轉念及斯，萬恨皆空，一身何有？日惟僵臥待死而已。我他無所戀，所不能忘者姑耳。深恐不及姑歸，遽然奄忽，數年來親愛如同胞之姊妹，臨死不得一面，則雖死猶多遺憾。今幸矣，我病已深，汝歸正好，六尺孤兒，敬以相託。春秋佳日，如不忘往日之情，以冷飯一盂，鮮花一朵，相餉於白楊荒草之間，嫂身受之矣。筠倩聞言，涕不可抑，拭淚言曰：嫂勿作此不祥語。上帝上帝，我爲嫂祈禱，上帝勿使嫂痛苦，勿使嫂煩惱，爲嫂驅病魔，爲嫂求幸福。言次，跌坐牀沿，俯其首，合其眼，喃喃作默禱狀。良久，忽張目視梨娘，而言曰：嫂病愈矣。梨娘親狀，不覺爲之破顏一笑，謂之曰：姑其癡耶？胡作此態？姑入校讀書，乃學得師婆子術，歸耶？筠倩與梨娘相居甚久，素諗梨娘之心，情知此次之病，必係積鬱所致，而不知其實爲情傷也。筠倩既歸，遂爲梨娘之看護，婦晨夕不相離，捧湯進藥，曲盡殷勤，加被易衣，倍加愛護，日長無事，則與病者談天說地，滔滔不絕。舉在外之所聞所見，或屬遊觀之樂，或屬兒女之情，或屬身親目覩，或屬佚事遺聞，色色種種，凡腦海中所能記憶者，一一傾筐倒篋，盡情供獻於梨娘之前，而又加以穿插，難以諸笑，如海客之談瀛，仙鳳凰忽如名伶之扮演，花雨繽紛，筠倩熟而能詳，梨娘樂而忘倦，不知其身之在病中矣。此外更以學校之情形，他鄉之景物，以及游戲

之快樂。尋問之進益。凡足以娛梨娘之心者。無不探諸懷中。翻諸舌底。時更引吭高歌。珠喉宛轉。好花之歌。春游之曲。歌辭之最麗。言調之最佳者也。梨娘嚙之心曠神怡。積愁都化。筠倩日共梨娘談話。夜則與鵬郎同睡於梨娘病榻之旁。蓋筠倩善撫鵬郎。鵬郎亦相依若母。樂就阿姑眠也。此黑暗之病室。自筠倩歸後。頓大放其光明。愁幕揭開。生機充足。不啻爲世界第一等最優之病院。雖病中十分羣醫束手。得此看護者。知心着意。曲體病情。亦足令病魔退避三舍。生路頓開一線。况梨娘原非真病。不過心多惡感。胸積煩憂。萬種情懷。難拋孽種。一團愁塊。化作疑團。遂致兀兀不安。慄慄難起。筠倩以有趣味之談話。逗動其歡心。抑遏其愁火。曾無幾時。梨娘之病。十已去其八。飲食亦能漸進。憔悴之中。已現活潑之神情。不久當就痊復。是筠倩之歸。實大有造於梨娘也。然筠倩之所以能藥梨娘之病者。猶不在此。

筠倩侍梨娘疾。無時不與梨娘談話。以解其病悶。然梨娘之心事。彼究無從而知。雖極意慰藉。如隔靴搔癢。實未嘗搔着癢處也。一日謂梨娘曰。嫂處深閨。亦知世界文明。結婚亦尚自由乎。梨娘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筠倩曰。舊式之結婚。待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兩方面均不能自主。又有所謂六禮三端。問名納采。種種之手續。往往有客散華堂。春歸錦帳。我不知彼之才貌。彼不知我之性情。配合偶乖。終身貽誤。糊塗月老。誤却古今來才子佳人不少矣。今者歐風鼓盪。煽遍亞東。新學界中人。無不以結婚自由爲人生第一吃緊事。此求彼允。出於兩方面之單獨行爲。而父母不得掣其肘。媒妁不能鼓其舌。既婚之後。雖生離死別。彼此均無所怨。則終風之賦。回文之織。庶幾可以免矣。筠倩言至此。截然而止。自覺失言。念梨娘雖非不得於其夫。實歷遍生離死別之慘者。我不應再以此種語。撥動其舊感也。孰知梨娘聞其言。別有所感。其所感有出於筠倩意料之外者。此時梨娘腦海中。若驟得一物者。不知其何自而來。欣快莫可名狀。又如驟失一物者。不知其何自而去。悔喪又不可言喻。片刻之間。哀樂紛乘。愁喜交併。而失意一方面。終不敵其快意一方面。實覺肩梢之發展。胸廓之舒暢。達於極點。從此心頭一塊石。可以放下。筠倩一席話。竟爲梨娘之續命湯。返魂丹。天下事之奇幻。實無有逾於此者。嗟嗟。梨娘何幸而遇此救星。筠倩又何不幸而與梨娘同墮情劫哉。

惡感在心。好言在耳。柔腸欲斷。異想忽開。梨娘聞箇情言。忽思得一接木移花之計。儘桃代李之謀。計雖借助。箇情方足以對付夢霞。以箇情之年之貌之學問之志氣。以夢霞洵屬天然佳偶。我之愛箇情無異於愛夢霞。就中爲兩人撮合。事亦大佳。夢霞得箇情。可以相償。箇情得夢霞。亦可以無怨。我處其間。得以脫然無累。薦賢自代。計無有善於此者。此時梨娘心地大開。病容若失。一種愈快之顏色。猝然見於面。旁坐之箇情。方恐以前言傷梨娘心。注目視梨娘。覘其喜怒。既見其梨容含笑。心中若甚豫者。正不解其作何思想。有何感觸。而遽改病態爲歡容。也。梨娘思付半晌。心雖快而口難宣。箇情亦默不一聲。四目互射。相對無言。梨娘視箇情良久。忽覺其笑容漸斂。其意又若大失望者。蓋念及箇情平日頗自矜貴。性情落落難合。與夢霞又無一面之交。一言之契。彼方心醉自由。在外就學者一年。相識必多。其心中安知不已。有如意郎君。我就強爲作合。干涉其自由。彼必不允。豈非徒費心機。空勞唇舌。至夢霞一方面。亦屬難行。讀其誓書。苦心孤憤。矢志終身。已有騎虎難下之勢。百計諷勸。終歸無效。恨重於山。心堅如石。其情專其志決矣。今我忽欲強其求婚於箇情。彼必曰。我既出萬悔莫追。爾既爲我知。已不當再以此言相聒。若是我復將以何辭繼之。循是以思。則此事於兩方面。均有阻礙。不待發表。而可知其事之決裂也。梨娘轉念至此。頃刻間又眉峯壓恨。眼角牽愁。一場好夢。丟入華胥國中矣。醒而又自念曰。山窮水盡。僅有此一絲生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盡心力而爲之。可耳。幸而成。則三人皆得其所。不幸而不成。則箇情自有佳壻。夢霞終歸。亦當無怨。而吾心亦可以釋然矣。

深閨病質。寓館吟身。藥鑪茶灶。拋來病事工夫。冷席單牀。嘗遍個中滋味。夢霞自校中放假。歸思甚切。爲梨娘之病淹留者。又旬餘矣。獨宿空齋。百端悵觸。夢裏還家。雲山疊疊。愁邊問訊。消息沉沉。終日徘徊。庭草有傷心之色。連宵踈曉。燈花無報喜之時。心懸一線。腸結千層。李後主所謂此中。日夕以淚眼洗面者也。蓋梨娘自偃臥以來。病軀久未臨窗。瘦腕不堪握管。黃花之句。酸吟青鳥之使。已絕。夢霞於初病時。作書慰問。後無日不就。鵬郎探詢梨娘病狀。而童子無知。語多恍惚。病之淺深。殊游移不能確定。欲以目覩爲真。而重門深鎖。有翼難飛。翻閱錦箋。紙上猶餘淚迹。摩挲玉影。鏡中如換病容。粒粒長鎗。食難下咽。沉沉清漏。睡不來魔。潘郎鬢影。愁損千絲。沈沈腰

支。瘦餘一握數日來夢霞之心。蓋爲梨娘寸寸碎矣。夢霞知梨娘之病。決不能一時就愈。或一病而竟至香銷玉碎。亦意中事。而無術以救治之。則亦空嘆奈何而已。後聞筠情歸來。梨娘得一親愛之看護人。不覺爲之一喜。私心默祝。以爲梨娘之病。原係積憂積勞所釀成。有人焉爲之調護。爲之勸解。破其愁悶。開其懷抱。或從此脫離病趣。改變歡容。梨娘之幸。亦我之幸也。夢霞對於筠情。雖並無情感之可言。而此時則不能不深有望於筠情。惟其心苟使梨娘病愈。則筠情於梨娘。實不啻有再生之恩。於己亦間接受無窮之惠也。幸也。天公見憐。果如人意。筠情歸不數日。梨娘已離死域。夢霞亦出愁城。筠情與夢霞暗中又結一重愛感。奇情幻事。蓋亦今古情場中所絕無僅有者矣。

第十四章 孽媒

草閣寒深。蕉窗病起。光陰草草。心事茫茫。梨娘一病纏綿。幾淪鬼趣。幸得一妙人兒。榮其生花之妙舌。施其回春之妙手。遂啓發梨娘心中之巧計。而成就夢霞意外之奇緣。以禦禦難愈之疾。晨夕之間。霍然而蘇。如陰霾累日。忽現晴光。梨娘之心。若何其快。夢霞之心。亦若何其快。即筠情之心。亦一樣與兩人俱快。然病之來也。梨娘日知之。夢霞亦知之。而筠情不知也。愈之速也。則惟梨娘自知之。筠情固不知。即夢霞亦不能知也。梨娘則知此意。發表後。成否尙未可知。而此時欲解決心中之疑難。有不能不急於發表者。夢霞聞病。羈留欲歸不得。亦知其愈。便可束裝作歸計。而夢霞猶若有所難。而不忍遽行者。蓋欲得梨娘病後之通訊。藉慰其渴想之情也。一日晨興。見案頭有一械函。封密。視之。固爲梨娘所遺。病後腕力不堅。故其字跡殊瘦而不勁也。夢霞逆知其中必有好音。未開械而喜已孜孜。執知一審內容。有足令夢霞忽而喜。忽而怒。忽而搔首。忽而蹙眉。執書而躊躇莫決者。書中所言非他。即發表其心中所計畫。而欲夢霞求婚於筠情也。書辭如左。

一病經旬。恍如隔世。前承寄書慰問。適在瞑眩之中。不克支床而起。伏案作答。愛我者定能諒之。梨影之病。本屬自傷。今幸就痊。堪以告慰。君之前書。語語激烈。未免太癡於情。出之以難平之憤。宜之以過甚之辭。情深如許。一往直前。而於兩人目前所處之地位。實未暇審顧周詳也。梨影不敢自愛。而不願以愛君者累君。尤不願

以自誤者誤君也。君之情梨影深知之而深感之。君之言梨影實不敢與聞。君自言曰。我心安矣。亦知己之心安。而對於己者之心。將何以安耶。況以梨影思之。君之心究亦有難安者在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且嘗自專。夫婦居室。人之大倫。先哲早有明訓。君上有五旬之母。下無三尺之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本人生應有之事。君乃欲大背人道。孤行其是不作好速之君子。甘爲絕世之獨夫。試問晨昏定省。承菽水之歡者。何人米鹽瑣屑。操井臼之勞者。何人。棄幸福而就悲境。割天性以殉癡情。既爲情場之怨鬼。復爲名教之罪人。君固讀書明理者。胡行爲之乖僻。思想之謬誤。一至於此。梨影竊爲君不取也。語云。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君癡如此。豈竟欲勝天耶。吾恐無情之碧翁翁。且以君之言爲誹謗。將永淪我兩人於淚泉冤海。而萬劫莫脫也。青春未艾。便爾灰頰。君縱不自惜。獨不爲父母惜身。爲國家惜才乎。君風流風采。冠絕一時。將來事業。何可限量。乃爲一薄命之梨影。願捐棄人生。一切終身常抱悲觀。將使奇談笑史。傳播四方。天下後世。必以君爲話柄。以爲才識如君。志趣如君。乃爲一女子故。而銜冤畢世。遺恨千秋。恐君雖死。九原亦有未安者。而今顧曰。吾心已安耶。君誠多情。惜情多而不能自制。致有太過之弊。過猶不及。君之多情。適與無情者等。梨影愛君。梨影實不敢愛君矣。總之此生此世。梨影與君。斷無關係。羅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婦。各有未了之事。各留未盡之緣。冤債未償。既相期夫來世。良姻別締。亦無嫌於今生。君不設誓。梨影亦不敢忘君之情。君即設誓。梨影亦無從慰君之情。天下不乏佳人。家庭自多樂境。何苦自尋煩惱。誓死不同。效殷浩之書空。願伯道之無後。爲大千世界第一癡人哉。梨影爲君計。其速掃除魔障。斬斷情絲。勿以薄命人爲念。梨影以君爲師。君以梨影爲友。我善撫孤。以養未亡人之天職。君速娶婦。以全爲子者之孝道。兩人之情。可以從此作一收束。梨影固思之審而計之熟矣。然脈脈深情。梨影實終身銘感。不敢負君。爲君物色一多情之美人。可以爲君意中人之替代。恢復君一生之幸福。此卽梨影之所以報君者也。願求之急而待之愈難。寸腸輾轉。思欲得有以報君者。而不可得。此梨影之病之所由來也。爲君一封書。苦煞梨影矣。霞君乎。君非愛梨影者乎。君非以梨影之痛苦爲痛苦者乎。君如不願梨影之有所痛苦。則當念梨影爲君籌畫之一片苦心。勿以梨影之言爲不入耳之談。而以梨影之計爲不

得已之舉。諒其衷曲。俯而從之。此則梨影。謹奉一瓣心香。虔誠禱祝。而深望君不負梨影病後之一書也。梨影之所以爲君計者。今已得之。崔家少女。字曰筠倩。梨影之姑。而青年女界中之翹楚也。髮初齊額。間年纔荳蔻梢頭。氣足凌人。奮志拔裙釵隊裏。君得此人。可償梨影矣。阿翁僅此一女。愛逾拱璧。嘗言欲覓一佳婿。如君者。以娛晚景。嗣因筠倩心醉自由。事乃擱起。君歸去。速倩以人事當成就。筠倩與梨影情甚。嚮君求婚於我翁。我爲君轉求於筠倩。計無有不遂者。此失隨得蜀之計。事成則梨影可以報君。君亦可以慰梨影。梨影之病。今愈矣。君能從梨影言。實梨影終身受賜。若竟執迷不悟。以誓言爲不可追。以勸言爲不足信。必欲與致命之梨影。堅持到底。纏擾不休。則梨影不難復病。此外無可報君。惟有以一死報君矣。然梨影雖死。終不忘君。梨影之魂。猶欲於睡夢中冀悟君於萬一也。君憐梨影。知君必能從梨影言。終不忍梨影之爲君再病。且爲君而死也。率書數紙。墨淚交縈。無任急切待命之至。梨影謹白。

夢霞讀畢。沈吟良久。如醉如癡。一時之從違。竟難以自主。繼思梨娘之言。情至義盡。以過情責我。我亦自覺過情。然我實處於萬難之局。欲拋則無此毅力。欲合則已誤前緣。顛倒情懷。不遑他顧。故我當下筆之時。直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對知己。而於後來之種種。實未遑一一慮及也。此言既出。我已甘心犧牲一切。抱恨終身。雖明知其太過。終不顧中途翻悔。爲負情之人矣。今彼宛曲陳情。反覆勸諭。辭嚴義正。殊令人難忍難受。况更以死相要。有逼我以不得不從之勢。我若固持前說。不肯回頭。或更致意外之變。然我竟食言而肥。無限深情。付之流水。於我心終不能無慊焉。失隨得蜀。計誠妙矣。然趙氏連城之璧。何似中郎焦尾之琴。以曾經滄海之身。肯作再上別枝之想。彼病初愈。我若不允。則無情之病魔。固日夜環伺其旁。不待招之始返也。我不能使之不病。顧安忍使之再病。此時蓋不能不用緩兵之計矣。夢霞立作覆書。略謂我歸心甚急。方寸已亂。代謀之事。此時不能取決。與我以一月之商酌。俟秋涼來校後。再作射屏之舉。諸君雖未可知。然終不敢重違卿意矣。書後更系以四絕。

勸儂勉作畫眉人。得失分明辨自真。蜀道崎嶇行不得。傷心怕探隴頭春。
俯仰乾坤首戴盆。人生幸福不須論。一枝木筆難銷恨。終愛梨花有淚痕。

天荒地老願終除。那有心情戀物華。不見青陵孤蝶在。何曾飛上別枝花。便教好事竟能諧。誤却東風意總乖。最是客窗風雨夕。癡魂頻夢合歡鞋。

孤燈獨宿。孽債雙償。一段奇情。百年幻夢。蓋梨娘此日之書。已定鴛情終身之局。小姑居處。本自無郎。嫂氏多情。偏欲玉成。惡信誤爲鴿信。良媒實是鳩媒。記者不暇爲兩人嗟不遇。而先爲鴛情喚奈何矣。情有獨鍾。心無他望。除是雲英。願他下嫁。若非神女。那是生涯。夢霞之情。已自誓生死永不移易。雖蘇秦張儀復生。不能惑其耳。西子南威無恙。不足動其心。則其決不能以愛梨娘之心。移以愛鴛情也。夢霞固堪自信。梨娘亦能深知。知之而復勸之。梨娘之不得已也。却之而復允之。夢霞之沒奈何也。兩人不必言所苦者鴛情耳。彼既深幸梨娘之病愈。不知梨娘已驅而納之陷穽之中矣。冤孽牽連。誤人誤己。情場變幻。一至於斯。多情者每爲情誤。咎自由取。不足忍也。而彼鴛情者。則少小尙不知愁。嬌癡未嘗作態。顧亦爲天公所忌。愛嫂所累。終身淪於悲境。果又何罪哉。善談情者。又何說以處此哉。

梨娘得夢霞覆書。知夢霞還歸在即。未免觸動離思。頓增惆悵。繼知代作寒修。夢霞已有允意。私心竊慰。此事果諧。兩人此後或尙多見面之緣。暫時相別。固無足介意也。翌晨復由鵬郎攜來一函。則夢霞已破曉揚帆歸去。函中乃留別詩六章也。

寓館棲遲病客身。憐才紅粉出風塵。傷心十載青衫淚。要算知音第一人。梅花落後遇卿卿。又見枝頭榴火明。無限纏綿無限感。於今添得是離情。略整行裝不滿舟。會期暗約在初秋。勸卿今日姑收淚。留待重逢相對流。兩情如此去何安。愁亂千絲欲割難。別後叮嚀惟一事。夜寒莫凭小闌干。夢醒獨起五更頭。月已多情上小樓。今夜明蟾涼如水。天涯照得幾人愁。分飛勞燕恨情孤。山海深盟永不渝。記取荷花生日後。重尋鴻爪未模糊。

第十五章 渴暑

南國言旋。北堂無恙。夢霞於五月下浣。買棹歸吳。其次日。劍青亦自閩中歸。久別弟兄。一朝聚首。入門帶笑。互看往日容顏。聯榻追歡。共說異鄉風味。人生之樂。無樂於別久而相逢者。更無有樂於骨肉分離。天涯地角。而一日之間。游子雙歸者。劍青自去秋客閩。別其釣遊之地者。忽焉已裘而葛矣。對故鄉之風景。久已生疏。假長夏之光陰。好資遊歷。爰與夢霞。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同行同止。以遨以遊。徘徊於響屨廊邊。猶認夕陽殘石。借宿於寒山寺裏。共聽清夜簫鐘。訪墓到虎阜之麓。憑臨跡以流連。觀濤來胥江之濱。弔忠魂。聽鶯咽。或掃石盤。題記游蹤之所。至或登樓買醉。猶餘興之未闌。兩人出則肩隨。睡則足抵。既倦遊而歸來。復長談分竟夕。盡家庭之樂事。得山水之閒情。葛巾芒屨。意致飄然。見之者。幾疑其爲地行仙矣。孰知樂事不常。歡情易極。十日之游。未竟。二豎之禍。忽侵。善病之夢霞。客中多感。起居失調。護之常歸。後恣遊。往返歷奔波之苦。况傷心人。別有懷抱。其胸中難言之隱。恨有不能與劍青共。且有不能爲劍青知者。病根深種。有觸即發。不數日間。夢霞復理藥爐生活。不能追隨劍青之杖履矣。

竹影倚簾。藥烟滯室。劍青以夢霞病。游興頓衰。終日相伴不去。夢霞此次之病。來勢雖劇。寒熱交作。頭汗涔涔。有時竟昏不知人。神魂顛倒。囁語綿綿。母甚憂之。劍青亦爲之眉皺。急延良醫。進猛劑。劍青固素明醫理者。按方用藥。參酌其間。出以慎重。調治旬餘。病乃漸減。轉而成瘧。斯時夢霞神志雖清。而瘧勢時作。疲乏之極。昏昏思睡。怕與家人攀話。蓋其元神已於無形中大受虧損。然脫離床席。尚須調養。非一朝一夕所能起也。

劍青天性友愛。自夢霞病後。日日杜門不出。蹣跚床頭。藥鑪茶盞。親自料理。慈母愛子。爲夢霞病。終日沈憂難解。劍青必好言以慰母。謂弟病且愈矣。其實劍青之心。亦兀然不寧也。終日伴病。藥裏之暇。時就案頭。觀書自遣。偶翻夢霞竹篋。得數箋。閱之。乃大驚。蓋夢霞與梨娘唱和之詩詞。往返之函牘。皆留底稿。彙成一束。梨娘見遺之作。尤什襲而藏。倍加珍護。半年來之蹤跡。皆在一篋中。置藏几案之旁。固自謂深藏不露。無人能偵。彼個中之秘密也。劍青於無意中。得此離奇之消息。頗深詫愕。讀其詞。則語不離情。言皆有物。知夢霞必有奇遇。繼又檢得長幅短簡。共數紙。一腔心事。和盤托出矣。復窮搜之。則梨娘之詩。若詞。若手札。若小影。均連續發現。五光十色。撩亂眼

花。次第讀之。驚喜交集。乃知彼美以多才之道。爲薄命之文君。而夢霞通好者兩月餘矣。情皆軌於正。語不涉於邪。如此佳人。實難多得。可豔亦可敬也。夢霞無長卿之緣。有樊川之恨。一肚閒愁。無可告訴。此所以鬱而成病。歎念至此。又不禁爲夢霞危。後讀兩人最後之通訊。梨娘欲以筠倩日代語。殊纏綿而哀。豔不覺色飛眉舞。私付曰。償他萬種癡情。還汝一生幸福。此大佳事。吾當爲弟玉成之。決不使其徑情孤往。遺恨無窮。以縈終其身也。時夢霞病已少瘳。特未能起。輾轉床席間。悶苦殊甚。頗樂與劍青閒談。劍青因詢吾弟在錫有無異遇。不然何憂思之深也。夢霞曰。無之。語甚支吾。狀尤忸怩。旋卽亂以他語。劍青笑曰。弟毋我諱。我已盡悉。彼畫中人胡爲乎來哉。夢霞聞言。知祕密已爲兄窺破。大恚。既念阿兄非他人。不妨以實情相告。因將與梨娘交涉之歷史。一一爲劍青述之。語時含憤帶悲。聲情甚慘。後乃至於泣下。

床頭嘆嘆。枕角斑斑。劍青見夢霞聲淚俱下。亦爲之黯然。徐慰之曰。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天下多無可奈何之事。人生有不得已之情。古今來情之一字。不知消磨幾許英雄豪傑。公子王孫。此愛力界中原。非可以貿然挺身而入。吾弟以多病之身。而與至強之愛力戰。其不勝也必矣。況乎梨花薄命。早嫁東風。豆之多情。偏生南國。彼旣已獨除塵夢。詩心不比琴心。弟何必浪用愛情。好事翻成恨事。白日勞形。欲報恩而無自。寒宵割臂。更非分之貽禍。是可痛矣。甚無謂也。兄非故作此煞風景語。自等於無情之物。但歷觀世之癡於情。溺於情者。到頭來惡果已成。無不後悔。三生癡夢。空留笑柄於人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得失分明。烏可不痛之又慎。阿兄生平自問他種學問。皆不如弟。惟於情愛關頭。尙能把握得定。數年來所遇之佳麗。不爲不多。而接於目者。不印於心。現於前者。便忘於後。弟生本多情。心尤易感。孽緣巧合。使爾情深一往。恨結同心。須知撒手懸崖。當具非常毅力。回頭苦海。是爲絕大聰明。吾所愛之弟乎。名花老去。拍手徒嗟。好夢醒來。噬臍何及。此時擺脫。猶或可追。望弟之速悟也。況彼美之所以爲弟計者。亦可謂情至義盡。遺恨遺珠。且祈同心之樹。良緣種玉。別栽如意之花。此意良佳。此計殊妙。弟勿迷而不悟。甘以身殉癡情。弟年已及冠矣。吾家門衰祚薄。血裔無多。父死亦應求嗣。母老尤望抱孫。此事若諸。則一可以慰慈母。二可以慰知己。三亦可以自慰。一舉而三善具。亦何樂而

不爲哉。劍青語時。注視夢霞之面。急待其答。夢霞則頻點其首。默不一語。

驕陽眩眼。溽暑炙心。夢霞之病。由濕溫轉成瘧疾。雖似較輕。而瘧勢時作時止。留戀不肯去。際此炎蒸之氣候。解衣揮扇。終日昏昏。猶覺非常困頓。矧呻吟床席。擁被深眠。有風而不可乘。有水而不可飲。其沉悶之苦。爲何如耶。幸瘧勢間日一作。病不作時。尚可偶然起坐。伏枕無聊。輒深遐想。賦詩八律。以寄梨娘。俾知近日狀況。

無端相望忽天涯。別後心期各自知。南國只生紅豆子。西方空寄美人思。夢爲蝴蝶身何在。魂傍鴛鴦死亦凝。橫榻窗前真寂寞。綠陰清晝閉門時。

天妬奇緣夢不成。依依誰慰此深情。今番離別成真個。若問團圓是再生。五夜有魂離病榻。一生無計出愁城。飄零縱使難尋覓。肯負初心悔舊盟。

半捲疎簾拂臥床。黃蜂已靜蜜脾香。吟懷早向春風減。別恨潛隨夏日長。滿室藥煙情火熱。誰家竹院午陰涼。塔前拾得梧桐葉。恨少新詞詠鳳凰。

海山雲氣阻崑崙。因果茫茫莫莫論。桃葉成陰先結子。楊花逐浪不生根。煙霞吳嶺催歸思。風月梁谿戀病魂。最是相思不相見。何時重訪武陵源。

一年春事太荒唐。晴日簾櫳燕語長。青鳥今無書一字。藍衫舊有淚千行。魚緣貪餌投情網。蝶更留人入夢鄉。欲識相思無盡處。碧山紅樹滿斜陽。

碧海青天喚奈何。樽前試聽懊儂歌。病餘司馬雄心死。才盡江郎別恨多。白日聯吟三四月。黑風吹浪萬重波。情場艷福修非易。銷盡吟魂不盡魔。

夜雨秋燈問後期。近來瘦骨更支離。忙中得句閒方續。夢裏行雲醒不知。好事已成千古恨。深愁多在五更時。春風見面渾如昨。怕檢青箱舊寄詞。

小窗燈火斷腸時。春到將殘惜恐遲。一別竟教魂夢杳。重逢先怯淚痕知。無窮芳草天涯恨。已負荷花生日期。莫訝文園因病懶。玉人不見更無詩。

詩既就。書以燈箋。謹以錦封。珍重付劍青。洩其代交郵使。病情大惡。消磨長日如年。別緒時繁。容易秋風又起。夢霞困頓月餘。終未能驅瘧鬼使之遠去。未幾而梨娘之覆書與校中勸駕之函俱至。蓋時值金風送爽。玉露滴秋。距秋季開校之期不遠矣。夢霞得書後。心念意中人。即欲如期而往。而病意纏綿。若與夢霞深表愛戀之情。而不忍捨之遽去者。家中人咸尼其行。其母謂之曰。兒病若此。豈可再歷風塵之苦。調養幾時。痊後赴校。未為晚也。不然。竟作書辭去。教職或薦賢以自代。亦無傷也。夢霞不得已。函知該校。謂病莫能與。請緩期數日。一俟病魔漸祛。即當鼓棹而來。行開校禮也。然此時之夢霞。身雖病臥家中。蓋已魂馳遠道。夢繞深閨矣。一日有戚來問疾。為言有藥名金鷄那粉者。治瘧之妙品也。效如神。惟性甚烈。味甚苦。病者多不敢服也。夢霞喜曰。我欲求速愈耳。他何慮焉。如言購服。果驗。僅兩服而病若失。寒熱不復作。飲食已如常。惟病後精神未能遽復。夢霞固自謂已愈矣。家中人亦咸謂良藥苦口。利於病。此言洵不虛也。乃擇日為夢霞治裝。劍青以夢霞病愈。放下愁懷。亦擬同時負書擔囊。作遠行計。時已酉秋七月初旬也。天涯骨肉能有幾人。而聚散忽忽。至無憑準。傷離經歲。迹等參商。良晤一朝。情諸壘篋。又為病魔所苦。未盡其歡。夢霞之不幸耶。劍青之不幸耶。無何而一聲長笛。兩片秋帆。流水無情。又分道載征人而去。

第十六章 燈市

一帆飽雨。雙槳划風。方夢霞登舟時。朝旭初昇。照水面樓台。映波成五色奇彩。甫出港。陽烏漸隱。風雨驟至。一望長天。忽作黝慘色。昏黑模糊。渾不辨山光樹影。蓋初秋天氣。晴雨不常。江南苦濕。初夏則有梅子雨。初秋則有豆花雨。殘暑未盡。新涼乍生。時有斜風細雨。陣陣送寒。有淨爽氣。以迎爽氣。謂之懷秋。夢霞此行。會逢其適。不情風雨咄咄逼人。回首家山。不知何處。煙波渺渺。雲水茫茫。極目杳冥。如墮重霧。嗚呼。旅行遇雨。易斷人魂。矧在舟中。矧舟行於茫無涯涘之太湖耶。此時狂風亂雨。挾舟而行。船身搖搖。顛播萬狀。風勢逆且急。橫拖倒曳而行。不知其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舟人相顧失色。三尺布帆。舊且破矣。風乘其破處。極力搨打。一片呼呼聲。若龍吟。若虎嘯。而斯時之雨師。且含禰正平之怒氣。以帆當鼓。亂敲狂擊。作漁陽三搥。與風聲相和。錯雜入耳。恍然如八音之並。

奏中流。風勢更顛。舟不能進。而蕩益甚。俄聞砰然一聲。卽有一舟子呼曰。桅折矣。又聞一舟子呼曰。速下帆。速下帆。緩且覆。帆既下。舟仍不定。雨花與浪花相激戰。撲船首尾幾遍。夢覺危坐舟中。不敢少動。蓋一探首。輪外而彼無情之雨點。正待人迎面而擊也。移時舟子入艙言曰。風雨甚厲。波浪大惡。前無大路。前無來舟。行不得也。哥哥夢覺不應。但命其鼓勇前進。當倍其酬金。舟子嘆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設前途有變。我等皆葬於江魚腹中矣。乃復冒險行。風頭漸低。兩脚尚健。款乃一聲。秋山無色。篷窗聽雨。點點滴滴。好不悶殺人也。

帶病過征。中途又爲風浪所困。倒臥艙中。心旌搖搖。不知身之在何處矣。船窗緊閉。雨珠待從窗隙中飛入。行裝微被沾濕。風勢既逆。水流更急。舟子二人。雙櫓齊舉。衝波而鳴。聲殊不柔。蓋舟行甚遲。雖用力撥動。猶有倒挽九牛之勢也。夢覺體已不支。心益焦急。既臨流而惆悵。乃扣舷而成吟。

藥緣不斷苦愁中。偃蹇居然老境同。只爲相思幾行字。又拼病骨關西風。

翩然一棹又秋波。流水浮雲意若何。兩面船窗開不得。亂愁攢似亂山多。

烟水蒼茫去路無。秋槎獨污客星孤。人生離別真無限。風雨漂遙過太湖。

急雨飛來亂打篷。舵師失色浪山中。不須更祝江神助。舟載離人倒逆風。

由蘇臺赴錫。不越百里。今爲風雨所阻。舟行竟日。計程尙未及半。行行重行行。時已薄黃昏矣。長天色死。古渡人稀。悵望前途。混茫一片。須臾進一港。斷橋孤倚。老樹交橫。岸上漁舍。櫛比炊烟四起。微聞人聲。漁舟三四泊於水濱。兩三星火。直射水面。作燐光點點。舟子曰。此大好繫舟處矣。舟既傍岸。歇。舟子熱火作炊。時雨歇孤篷。月生遠水。碧波如練。夜色絕佳。舟子飽後即眠。不脫簑衣。酣然入夢矣。夢覺不能遽睡。推篷而出。危坐船頭。領略秋江夜景。時則一輪明月。照徹江干。雨後新霽。色倍澄鮮。隔溪漁笛。參差斷續。其聲幽咽。入耳而生愁。流螢幾點。掩映於荇藻之旁。若與漁火爭光者。夢覺對此可憐之夜景。不覺觸動離思。潛然淚下。大有赤壁舟中客。所歌渺渺兮余懷望美人。今天一方之概。雖境地不同。寄情各別。所以興懷。其致一也。俯仰之餘。口占一律。以抒悲感。

日暮扁舟何處依。雲山回首已全非。流螢黏草秋先到。宿鳥驚人夜尙飛。寒露露垂垂背重。靜看月上樹梢微。

茫茫前路真如夢。萬里滄波願盡遠。

月光之下。冷氣襲人。微風起於蘋末。砭膚欲栗。夜深矣。人靜矣。夢霞以病後之軀。忍寒露坐。至此不可復耐。旋入館睡。時渡頭行柁。正連敲三下也。就枕後。覺衾寒似鐵。瑟縮不能成寐。離鄉之感。懷舊之意。均於此時奔赴腦際。無目不寐。有身非蝶。所謂求之不得。輾轉反側者。此夜之睡。况庶幾近之。至村鷄亂唱。一線曙光。自蓬隙透入。始覺得睡魔遽然化去。而舟子已於此時起。解纜行。時風勢已轉。大好揚帆。櫓聲咿啞。載夢而去。舟行良久。夢霞殊未覺。時未及午。已達目的地。泊既定。舟子呼夢霞醒曰。至矣。推枕而起。盥洗畢。攝衣登岸。命舟子荷裝相隨。僅遺崔氏廬嘉賓賢主。相見歡然。重啓舊舍。下榻其中。舟子得金。解維自去。崔父略詢夢霞別後情狀。有頃出盛肴。奉客午餐。既竟。夢霞即獨行赴校。

人來前度。秋闈今宵。夢霞一路行來。舊地重經。覺此冷落之街市。忽地十分熱鬧。迥異從前。十里彩棚。懸燈錯落。紅男綠女。點綴其間。笙歌隱隱。響遏雲表。咄。此何爲者。詢之野老。云每歲節屆初秋。豐收可望。鄉之人必聯結秋社。懸燈敬神。幸五穀之豐登。竭三日之誠敬。春祈秋報。慣例使然。今日乃第一日也。夢霞聞言。雖笑鄉人之迷信。然其不忘報本。猶存醇厚之風。含哺而嬉。如見太平之象。不先不後。適於我來校之初。逢茲佳節。眼福不淺哉。無何行至校門。則見門首高懸國旗。紅燈三四。蕩漾簷前。鄉人媚神。與學校何與。乃亦從而附和之。不其僥乎。然是鄉風氣未開。迷信未能破除。教育難於普及。不如是不足以取信於鄉人。該校前途。將大受影響。夢霞任職半載。洞悉此種情弊。亦不爲怪。既入校。先見李某。繼見秦翁。亦在坐談良久。知已於前日行開校禮。今日起放燈節。假三日。秦翁邀夢霞至家中晚膳。有石癡書相示。李某約夢霞晚膳後同遊燈市。夢霞兩諾之。征塵甫息。樂事偶逢。夢霞與李某攜手出門。同赴燈市。時則璧月初升。金風不起。行人雜沓。雅樂悠揚。頃刻間。萬燈齊放。燦若明星。照耀通衢。如白晝。鄉人雖樸陋。亦知出奇鬥勝。競巧爭妍。燈之形式。種種不同。足炫游人之眼。時非午夜。地非錦城。而燈火之紛繁。人聲之騰沸。亦居然有萬丈光明。十出喜氣。拋却無數金錢。付之一炬。鄉人視之。亦不甚惜。則迷信之過也。兩人環行一周。全市勝處。探索殆遍。偶至一處露臺之上。游女如雲。鴻影翩跹。鶯

聲壓壓。意必大家眷屬也。夢霞偶一注目。衣香鬢影之間。彷彿有若梨娘者。掩映於燈光之下。時以李某在旁。不便駐足注視。過眼曇花。一現便無蹤影。夢霞固神馳於臺上之人。而無心徵逐於游人隊裏。實此秋燈矣。李某與猶未闕。夢霞辭以倦。乃分道而歸。

夢霞臺上所見者。其果爲梨娘乎。曰是也。梨娘前得夢霞病訊。心電交馳。今聞其來。知其病已愈。而急欲一見以爲慰。明知夢霞赴校後。晚間必爲同人等邀往遊觀。故藉觀燈爲名。倩妝僭鵬郎出。其實意不在於燈。而專盼夫意中人之來。得售其傾城一顧也。方夢霞瞥見之時。正正梨娘盼望之際。燈影與人影齊明。燈光與日光互射。昔人詩云。看燈兼看看燈人。若兩人此時之情。則不僅兼看之謂矣。夢霞回寓後。梨娘亦即乘輿歸。蓋既見君子。中心已慰。良宵美景。可讓與一般行樂客。作長夜遊耳。夜闌人倦。夢霞猶不遽睡。撥燈拈管。賦詩數章。以記觀燈情事。

尋樂追歡我未曾。強扶殘病且攜朋。愁心受盡煎熬苦。何忍今宵再看燈。

繁華過眼早相忘。今日偏來熱鬧場。不爲意中人悵望。客窗我慣耐淒涼。

萬燈一例放光明。逐隊遊人喜氣迎。滿耳笙歌聽不盡。誰知都作斷腸聲。

叮嚀千萬早登程。猶記當時別爾行。盼到相逢難一語。最無聊是此時情。

韶華到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纔可憐。景在秋宵本無一。刻千金之價值。人爲病客。尤少及時行樂之精神。轉瞬而三日之期。已悠然而逝。收拾繁華之景。依然寂寞之鄉。從此夢霞朝朝暮暮。理不清教育生涯。冷冷清清。嘗不了相思滋味。在家臥病時。愁亂於絲。心急如火。眼盼征雲。不知去路。魂隨夜月。直到深閨。惘惘出門。皇皇就道。視家庭若傳舍。以逆旅爲安居。一若得爲前度之劉郎。便可償問津之夙願者。泊乎舊遊重歷。回首一驚。苔碧葉丹。又易一番慘象。春風秋月。空教兩度消魂。望美人兮何處。咫尺天涯。問相見以何時。等閒秋半。夢霞冒險服猛藥。病魔雖暫退避。病根實未剷除。加以船頭看月。又爲風露所欺。到校後晨夕奔波。曾未稍事休養。未幾而病態依然。藥緣再結。幸瘥勢尙輕。兩日中有一日可以強起。不欲曠課。以貽誤學童。日日扶病登壇。不堪其苦。而病且益深。

梨娘不時遣鵬郎探詢病狀。欲爲之醫。夢霞却之。但囑覓金鷄那粉。無如此藥來自西土。鄉中人鮮有知者。無以報命。則亦已耳。顧梨娘夙聞人言。久瘥不愈。將成癆瘵。以是深爲夢霞憂。遣鵬郎謂之曰。先生病若此。不醫不藥。將坐以待斃耶。此間無良藥。不能治先生病。且乏人侍奉。重告先生。吾母欲於明日買舟送先生歸去。先生之意。若何。夢霞連搖其首曰。我不歸。我不願歸。我當病死此間耳。鵬郎聞言大悲。嗚嗚而泣。夢霞悔以重言驚孺子。乃慰之曰。鵬郎毋哭。我雖病。那便遽死。去語阿母。勿爲我慮。我病行且愈矣。不必去。去來來多費一番跋涉也。言已。更起書一紙交鵬郎。所書乃病中吟四首也。

用情深處尺難量。病中新秋瘦沈郎。悔把當時腸盡斷。而今欲斷更無腸。
帶病登壇漫討論。胸前還漬淚痕痕。人生此苦誰禁得。口欲言時眼又昏。
鰥魚照影夢難成。莫恨吟虫訴不清。便使虫聲都寂寂。何曾合眼到天明。
病骨朝來漸不支。爲伊憔悴至於斯。西風落葉蕭蕭夜。恐是羈魂欲化時。

第十七章 魔劫

好夢不成。奸謀忽中。彼蒼者天。顛倒之播弄之。離以苦之。病以之。種種摧殘。猶以爲未足。特再加一惡魔。爲之譏構其間。俾常處於千荆萬棘中。不得一日甯貼。命宮磨竭。而此悲痛之慘劇。且連續演出。靡有窮期。獲罪於天。無所歸也。以是知兩人之結果。蓋有難言者矣。夢霞養痾寓舍。猶間日一赴校。梨娘止之不可。乃代爲之請假。李某時於課餘之暇。來視夢霞。狀至殷勤。夢霞平日與之冰炭。頗未嘗形諸詞色。一堂問答。虛作周旋。雖非深交。並無惡感。今者繁重之校課。彼一人服其勞。復偷得餘閑。時來存問。先生之無恙。夢霞於此固當易其厭惡之心。爲感激之私。謂此人亦多情者。前誤以輕薄少年視之矣。然而奸人之交接。蓄其陰賊險狠之心。必飾以謙恭腴敬之行。虛示其誠。潛行其詐。發於人之所不覺。李某來而夢霞納之。直不啻引狼入室。揖盜開門。一來再來。不數日而禍事起矣。

一日薄暮。李復來。夢霞方臥。移坐床前。瑣瑣作無謂談。夢霞殊厭其嘮叨。閉目不答。耳聒矣。而彼終無云音。鵬郎

忽入手持一物。狀若絨札。大呼曰。先生。阿母。……夢霞大驚。急作咳嗽以止之。鵬郎急回首見李。乃不語。夢霞莊容謂鵬郎曰。汝年長矣。猶頑愍如許。此李先生。余之好友。長者在前。作此狂呼。跳躑之態。不令人笑。汝爲失教之兒耶。鵬郎受責默然。雙睛炯炯。目李不少瞬。夢霞復顧謂李曰。是兒名鵬郎。舍親之幼孫也。椿庭早萎。遺此孤雛。乃祖囑余善督教之。今半稔矣。輕浮若此。適足以見余訓導之無方耳。李笑曰。君言過矣。吾親鵬郎。貌黠慧而態活潑。佳兒也。言時。鵬郎已將手中函乘間擲於枕旁。欲行不行之際。李某故作不見。欠伸而起曰。日傾矣。吾其去休。霞君珍重。明晚當再來視君也。又呼鵬郎曰。鵬郎。同我至門外遊耍去。勿在此擾先生清睡也。言畢牽其手與之俱出。

李挈鵬郎至門外。時斜陽一角。掩映林梢。倦還之歸鳥。方載飛載止。撲速投其故巢。長隄十里。暮色猶未深也。可憐之鵬郎。不知此時與彼同行之人。實爲神奸巨慝。將以至劇烈之慘痛。加之於其母。顧與之攜手出門。作嬉遊之伴侶。此真危境也。兩人且行且語。李先以不急之語詢鵬郎曰。汝讀何書。先生待汝好否。鵬郎一一具答。有頃李忽止不行。陡謂鵬郎曰。余思得一事問汝。汝勿誑余。鵬郎請其說。李曰。汝適間手中所持之書函。非汝母遺汝交與先生者乎。鵬郎羞聞是語。目瞪口呆。面色驟變爲白。微弱之神經。若受非常之刺激者。良久乃答曰。非也。是書乃自先生家中寄來者。母遣余攜交先生耳。李笑而不信。又問汝家幾人。汝母何名。年幾何矣。鵬郎不悅曰。先生瑣瑣問余家中事。意欲何爲。余殊不願聞也。黃昏已近。恐阿母盼望。余歸矣。言已。遂回首望家門而奔。李追呼之。去已遠矣。李乃沿隄歸。喃喃自語曰。是兒狡哉。乃敢所詐言欺余。若其母與夢霞而果無關係者。則彼方持書而入。狂呼阿母之時。書可以爲人所共見。夢霞何作作嗽示意。移鵬郎突被余之詰問。忽露驚惶之狀。噤不能答。久之乃以家書對。是中之隱昧。不問可知。而是書之爲其母所發。亦可斷言。今既爲余於無意中撞見。余必欲偵破其秘密。俾情婦奸夫。知余之手段。然偵探之手續。不能不以交歡鵬郎爲入手辦法。今日不得。則繼以明日。明日不得。則繼以後日。威脅之而無效。則以計誘之。不懼彼狡猾之孺子。不墮余之術中也。自今伊始。崔氏之廬。無日不有李之蹤跡。戶限幾爲之穿。以視疾爲名。作秘密之間諜。來必或袖食物。或懷玩具。

以餌鵬郎。以市愛於鵬郎。鵬郎雖狡。然鬻鬻之齡。知識究甚淺薄。彼不知李所以不惜金錢。購種種之食物玩具。以相餉者。實挾有別的欲望。且以李爲真愛我。樂與之相處。頗切依依之態。李聞以甘言誘之。鵬郎忘其所以。時竟以其消息相告。此實由於李之毒計。不得爲鵬郎責。然兩人之密事。實破壞於此小兒之口。委河漢流。情非茫。茫雲時間陡起絕大之風波。李既偵得其實。欲望已滿。乃去而不復來。

夢霞靜養若干時。困頓之精神。已稍稍復其常態。而彼多情之癡鬼。則夢霞朝夕不離者。至此乃知夢霞不可久相與處。若日與夢霞疏。不久將舍之而他適矣。夢霞以校課久曠。病體已蘇。擬即趨赴講壇。以補從前之缺。一日晨起。方披衣下床。忽館僮奔入曰。有一舟子在外。言先生家中遺渠來載先生回去者。請先生速登舟。謂奉老夫人命。今日必須趕到也。夢霞心竊駭。意家中必有意外事矣。急呼舟子入。舟子所述與僮言同。夢霞乃問之曰。汝來時。老夫人無恙乎。曰無恙。家中人均無恙乎。曰均無恙。然則因何事而急待余歸乎。曰不知。老夫人於昨晚遣人來雇余舟。囑余連夜鼓棹來此。但言明日能早載得先生歸者。當倍償汝之舟金。未嘗言及何事也。夢霞大疑。然終莫測其所自。正籌思間。舟子已叠作無情之僱促。勢難免此一行矣。乃將案頭亂稿。草草收拾。書二紙付僮。一以留別其主人。一則校中告假書也。時尙早。崔家人猶未起。館僮送之出門。忽忽登舟去。江神助風。舟行如矢。午雞唱罷。便抵家門。夢霞急趨入見其母。母見之亦訝曰。兒病已愈耶。胡昨晚接得汝函。謂病重欲歸也。夢霞茫然曰。奇哉。兒並無此書。必贗鼎也。是何奸人作此狡獪。使老母飽受虛驚耶。案書閱之。字體殊艱澀。強摹夢霞筆跡。而時露其本態。則李生所爲也。夢霞默念吾中奸賊之計矣。顧彼之作此。又欲何爲。噫。吾知之矣。方余病時。彼日來視余。後忽絕跡。余初甚疑之。今發現此偽函。其心誠不可測也。或余之祕密。已爲彼所偵悉。故設計遣余歸。欲不利於梨娘耶。果爾則彼必更施詭計。以賺梨娘。吾可憐之梨娘。將爲奸人所蹂躪矣。夢霞至此。幾欲失聲呼奈何。然終不能以心中所懸揣者。舉以告母。則爲謬以語之曰。是書乃同事李君僞託。兒能識其字跡。渠與兒甚相得。曩見兒病軀未復。勸兒歸校。課爲兒代。兒未允。彼故爲兒作書。俾以母命召兒。則不得兒不歸耳。母曰。此亦良友之好意。不得謂之兒作劇。兒既歸。姑暫事休息。吾視兒之容顏。固猶帶數分病態也。夢霞唯唯。

夢霞自此復家食矣。獨居深念。頗難爲懷。時取僞函反覆審視之。探其用意所在。覺李之爲人。實爲小人之尤。與之相處半載。雖意見相左。尙未知其設心。若是其險惡也。脫余之祕密。而果爲彼知者。彼能偵余。余不能偵彼。彼能陷余。余不能陷彼。養虎貽患。余斷不容此惡魔。常擾余左右。而破余之好事也。石癡行時。曾以全校主持實余一人。全對於此校。實負完全責任。余固有進退教員之權。李之人格。卽此一書。可以斷定。小學中有此無道德之教師。亦非鄉閭之福。去之去之。余決去之。爲公乎。爲私乎。固兩得其所以。彼任余之掌握中。顧乃欲設計陷余。以自絕於余。恐余去之不速耶。但彼既賺余歸。數日中難保無意外之變。以李譎詐多端。欲欺一荏弱之女子。固甚易易。梨娘危矣。彼非有心欲加毒於梨娘。何用此狡獪之伎倆。余不免爲彼所愚。梨娘之墮其詭計。亦事之所必至。念至此。而夢霞之心。遂不能片刻甯。而怒而懼。而切齒而驚心。意李果出此忍心害理之舉者。余誓不與之兩立。思潮泛濫之際。恨不脅生雙翼。飛飛直到窗前。一覘玉人之安否。而一念回旋。猶望事實或不如余之所料。李或尙未知余祕密。或知之而實未嘗設心破壞。或梨娘靈心慧眼。能識彼其奸謀。而不爲所窘。然此萬一之希望。實與事理不合。作如是想。聊以自慰。則可以爲必中。恐未也。方寸靈臺。頃刻間翻雲覆雨。極幻之態。思緒愈紊。愈覺低徊欲絕。如坐針氈。如被芒刺。靜處一室中。若有鬼魅現於前。虎狼臨其後。覺一起一坐。一舉一動。皆有非常之危險。忘餐廢寢。終夜以思。長此以往者。不將成癩癩之疾耶。

次晨夢霞方晨餐。郵使遞一函至。接而視之。顏色倏變。手持書而顫。此奇異之函。何自而來。蓋梨娘之通辭也。雖未開緘。已知其中消息。必惡無疑。乃急拆閱之。書辭錄下。

君此行殊出意外。臨行並無一言相示。雖有慈命。何其速也。君蹤神龍。而行蹤之飄忽。至於如此。豈恐妾將爲戚倉之沮耶。顧去則去耳。吾家君非從此絕跡者。暫時歸去。不久卽當復來。何必以一紙空言。多作無聊之慰藉。抑君卽欲通函。何不直接交於妾。而間接交之李某。倩彼作寄書郵。此何事。而可假手於他人耶。君若此。直不啻以祕密宣示於人。彼李某爲何人。君果信其必不竊窺君書之內容耶。妾實不解君命意所在。君縱不爲己之名譽計。獨不爲妾之名節計乎。妾素諗君才大而心細。事必出以慎重。今竟輕率荒謬。至此。豈驕專神態。

病耶。漆室遺簪。心如古井。與君爲文字之交。並無絲毫涉于非分。君亦束身自好。此心可質神明。然縱不自愧。其如悠悠之口何。今君不惜以密札授人。人即以密札要我。一生名節。爲君一封書掃地盡矣。不知君將何以處妾。且何以自處也。事已決裂。妾何能再覩顏人世。然竊有所疑者。以此書證之。君平昔與妾之交際。如出兩人。此中有無別情。或爲郵差誤投。或爲奸人所弄。妾殊不能自決。今無他言。惟盼君速來。以證明此事。而後再及其他。方寸已亂。書不成文。謹忍死以待行旌。

夢霞讀既竟。不禁大訝。歸來三四日。未嘗一握管。何得有書交郵。是又必李所假托矣。彼竟出此毒計。以陷梨娘。是烏可恕。梨娘爲彼所欺。憤無可洩。憔悴孤花。又經此一番狂風暴雨。此時正不知作若何情狀矣。彼書趣余行。則家中尙可片刻留耶。急袖書往見其母。謂兒病軀已大好。欲回校供職矣。母許之。遂行。

第十八章 對泣

茫茫然歸。皇皇而去。名花多難。禍根種自前生。秋雁無情。驚信飛來一紙。何物么魔。捉弄人至此。席不暇暖。洩旬兩度奔波。帆又高懸。多事這回破浪。斯時夢霞又在舟中矣。兩岸青山。列隊送征人遠去。夢霞殊無戀別之情。但望仙風借便。霎時吹到蓬萊。秋水長天。碧雲紅樹。一路烟波。正好大尋詩料。而夢霞對之。覺盡昇惱人之景。心事忽忽。正似雲山萬壘。複雜縈繞於其間。紛亂不可名狀。更不容着一點閒情。復何心作船頭之憑眺耶。可恨江神作惡。偏斬此一帆船。變旋翻波。大有遲遲吾行之意。夢霞焦急欲死。不時探首窗外。覘舟行之速率。連聲催促舟子。意今日若誤我行程。恐彼惡魔。或更有狡計發生。梨娘能禁其幾許蹂躪耶。

落日酣波。繫船大好。夢霞已登岸矣。神情昏惘。如懷鬼胎。不知此來將演出何種慘劇。既至門前。反逡巡而不敢遽進。徘徊良久。顏色黝然矣。天寒日暮。烏能久作門外漢耶。乃放膽直入。鵬郎方在庭中疊石爲戲。見夢霞迎問曰。先生來矣。歸去何事。臨行胡再不謀。好教人盼煞也。夢霞不答。挽之入室。卒然問曰。汝母安否。鵬郎曰。先生去後之第三日。校中不知何人送一書至。秋兒接得以交吾母。吾母閱之。容色卽大變。繼而大哭。問之不答。與之食不食。狀如驚悸失魂者。我不知此一紙條兒。其中所言何事。而今吾母若此。今已兩日夜未進勺水。此時恐尙在

伏枕啜泣也。夢霞曰：汝速去告汝母，說我已來。勿多言也。鵬郎諾而去。未幾復來，授夢霞以寸簡，受而展閱之。書語殊簡略，僅今夜人靜後當遣鵬兒導君一行二語而已。

寒更三逗，明月一方。中庭有人，獨步徬徨。旋繞迴廊而西，而敲門而入室。此時若有人從旁覘之，得毋曰：彼其之子，必東諸宋玉，夜行多露，赴幽會於陽台者也。夢霞何人，乃亦貿然出此曖昧之行徑？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人之多言，甯獨不畏？蓋彼心含有無窮冤憤，急待申雪，蓄有絕大疑難，急待解決，受有無量驚怖，急待鎮壓。覺此行關係之重大，有什伯倍於一己之名譽者，毅然決然，冒險以行，更不遑作遲徊瞻顧之態矣。半載相思，一朝對面，燈前攜手，簾底談心，在理兩人愉快之情，當必有十分滿足者。然兩人此次之會晤，以奸人爲之介紹，雙方皆具有萬種悲憤鬱勃，真無一點歡情樂意。夢霞悄然入室，梨娘方斜背銀缸，低沈翠黛，以羅巾搥拭淚痕，其神情之慘淡，顏色之憔悴，較前見時，又增加幾分可憐之態。夢霞對之，幾欲失聲而泣。

燈心吐黑，人淚飛紅，兩人顧見之，誠若是其迫切者。至此乃相對不發一語。鵬郎偕夢霞來，卽就寢。俄作一種極細弱之鼾聲。此外則有壁上時計搖擺叮嚀，時時震盪人之耳鼓，而夢霞重疊之心事，此時亦正一往一復，盤旋回繞於腸角，無一息停。與此時鐘之搖擺聲，作心理上無形之應答。三更四更天氣深遂幽寂境地，惟有兩個愁顏，寫照於不明不滅一粟燈光之下，有若死灰，不作黑獄觀，亦當作夜臺觀矣。含淚互看者良久，梨娘時作微歎，終無一言。其意若深恨夢霞者。夢霞乃先以李之奸謀爲梨娘告，以明己之無罪。梨娘驚曰：如君言，君未嘗有書寄余，且君之歸亦爲彼所賣。余與君皆墮入奸人之計中，余復何怨於君？然彼果何從而知我等之陰事，而播弄兩人如嬰兒耶？夢霞答曰：不知。梨娘略作沈吟，急猛省曰：否否。君言殊未然。彼固曾以君書之一紙交余，紙上之筆跡，實出自君手。余一見而能確認者也。

言頃解所佩紫囊，出一紙授夢霞，曰：閱之。此非君所書乎？紙上之詩，非君所作者乎？李雖奸猾，恐亦未必能仿君之字。學君之詩，竟盡竊君之真相也。夢霞接而視之，乃大愕，曰：奇哉！有他紙乎？梨娘曰：僅此耳。彼以此一紙來言，此外尚有函紙數頁。余遺秋兒向彼索取，故靳不與。謂此函關係重大，必親交於受信人之手，否則寧存我處，以

交還於寄信者。夫向生人而索其情人之書。此雖至卑賤之淫娃蕩婦。亦知有所羞愧。余獨何人。而能出此。余知彼之終不與余也。卽亦不索。蓋個中內容。已爲奸人洞悉。此秘密函件。卽盡喪其珍貴之價值。余不恨彼之無情。而惟怨君之不慎。致彼先名譽。決裂破壞於一朝。想後思前。惟有一死。願懷疑而死。死不能甘。一塊肉又復相累。故郵召君來。證明其事之虛實。余心碎矣。君復何言。梨娘語時。含悲帶憤。淚隨聲出。頃刻間懷滿瓊瑤。若梨花之戰雨。夢霞泫然答曰。冤哉。卿以此事爲果真耶。此紙實爲余所手書。但詩非余作。且非書以寄卿者耳。余閒居無俚。輒喜弄筆。襟袖間常汚墨漬。此紙乃余在校中課餘時戲作。所錄乃余友某君無題詩四律也。書後卽已棄諸敗簏。彼乃拾而藏之。卽假此以欺我。知已當作此時。漫不經意。距料此無聊之遺興。卽深種夫禍根。奸人設計之險毒。真有爲人意想所不到者。一筆鑄成大錯。此亦余疏忽之咎。致卿遭此奇辱。余實無以對卿矣。梨娘乃如夢醒。拭淚言曰。余固疑君決不至躁率若此。孰知其中竟有如許變幻。今已水落石出。則君復何罪。余復何怨。但終有所不解者。彼必先知兩人之秘密。而後設計相欺。是果誰與之隙。又誰爲之謀耶。夢霞曰。然。容徐思之。俯首沈思者良久。忽憬然悟曰。余憶之。方余病臥。彼日來視余。來時必與鵬郎戲。或攜果餌以餉鵬郎。鵬郎因是樂就之。每晚必同至門外游散。余亦未之禁。後李忽一去絕迹。余固甚疑之。意者此數日中。鵬郎年幼無知。爲彼以計誘。以言餌。或竟將秘密洩露。其一二。彼既探得其情於小兒之口。遂思設計以相欺。故去而不來。余家中之偽書。卽發現於三日之後。此中情節。固已灼然。余不意此無情之病魔。竟爲引進奸人之導線。此可愛之鵬郎。竟爲破壞好事之罪魁。要之皆由於余無知人之明日。與虎狼相處。而夷然坦然。一再不慎。釀此大禍。彼鵬郎固何知者。望卿恕此可憐之孤兒。梨娘長歎曰。余安忍責兒。余惟自疚。未亡人不能割情斷愛。守節撫孤。雖未作琵琶之別抱。而已多瓜李之嫌疑。胎玷女界。辱沒家聲。亡者有知。烏能余恕若更以不可告人之事。責及彼所愛之兒。不益以重余之罪。更何以見余夫於地下乎。夢霞聞言。心忤然驚。念梨娘既自怨。則已烏能不自愧。念難安。如芒刺背。恍惚間如見梨娘之夫之魂。現形於燈光之下。怒目而相視。而鵬郎之肝聲。與梨娘之泣聲。聲聲刺耳。益覺魂悸神傷。舉動改其常度。天下最難安之事。生平最難處之境。實無有逾於此時者。既而曰。余誤卿。余誤卿。願

卿恕余。并願卿絕余。勿再戀於余。一重公案。乘此可以了結。還卿冰清玉潔之身。安卿慰死撫生之素。而余亦從此逝矣。梨娘止泣言曰。霞郎霞郎。若意殆怨余乎。余言非怨君。幸君恕余。梨娘泣夢霞亦泣曰。非也。余亦自怨耳。然兩情至於如此。欲決撒也難矣。天乎無情。既合之矣。復多方以爲之障礙。俾惡魔得遂其謀。後之此磨折。止未有窮期也。繼又作恨聲曰。余與此賊。誓不兩立。余必去此眼中釘。以免後來之再陷。梨娘色變曰。是奚可者。是奚可者。君欲彼一人知之耶。抑欲使盡人皆知耶。彼既百計偵知余等之秘密。固決無能代余守此秘密之德義。則此事之宣布。在彼一啓唇一掉舌之間耳。君若不與之較。交以道。接以禮。一如平日。若不知此事也者。彼尚有人心。必受君之感化力。而生其愧悔之心。知偵人秘密之不當。因之終身箝口。以贖前愆。若必欲去之以洩憤。則彼之讎君將益深。謀君且益甚。是速禍也。君能遠彼之身。豈能掩彼之口。恐教職甫解。而醜聲已洋溢乎全邑矣。既少事前之防範。亦當爲事後之彌縫。逞一朝之忿。其如後患何。夢霞曰。善哉。卿言可謂能審事而慮禍者矣。然自茲以往。余亦不敢再作問津之想。驚弓孤鳥。怯王孫挾彈而來。漏網僵魚。凜漁者執竿而伺。自問此心不作。本非同汶汶之可污。無如有口難防。誰不恤悠悠之可畏。好事多磨。孽緣終挫。若再迷戀不捨。更不知將再歷何種慘酷之魔劫。余縱不惜犧牲名譽。捐棄幸福。以易卿一點憐才之心。而實不忍再陷卿於苦惱之境。況卿以不潔之名。嗟乎梨娘。夫復何言。從茲一別。後會無期。然言猶在耳。誓豈忘心。卿固飲泣終身。余亦孤棲畢世。今生緣了。來世期長。余當先驅孤狸於地下。而俟卿於黃泉碧落間耳。言已。喉噎氣促。鉛淚疾瀉。復忍痛口占四絕。吟聲雜以哭聲。巫峽哀猿。亦無此淒楚也。

金釵已斷兩難全。到底天公不見憐。我更何心愛良夜。從今怕見月圓圓。
煩惱重生總是情。何難一死報卿卿。只愁死尙銜孤憤。身死吾心終未明。
詩呈六十有餘篇。交付無情火裏捐。遺跡今生收拾盡。不須更惹後人憐。
望卿珍重莫長嗟。來世姻緣定不差。死後冤魂雙不得。塚前休種並頭花。
夢霞吟畢。涕不可仰。梨娘亦掩面悲啼。數聲嗚咽。如子野之聞歌。四目模糊。作楚囚之相對。斯時一粟之燈暈。兩

而爲淚花所障。光明漸滅。室中之景象。呈極端之愁慘。幾有別有天地。非復人間之概。相思味苦。不道相逢更苦。受盡萬種淒涼。只博一場痛哭。冤哉冤哉。若合若離。不生不死。一角情天。竟有若是之迷離變幻者。此情此景。旁觀者爲之酸鼻。當局者能不椎心。有頃夢霞悄然起。剔已殘之釭。索紙筆更賦四律。心中苦痛。難以言宣。聊以詩洩。這回相見。舍此更別無可述者矣。

秋風一棹獨來遲。情既稱奇禍更奇。十日離愁難筆訴。三更噩夢有燈知。新詞輕鐫九洲錯。舊事旋翻一局棋。滾滾愛河波浪惡。可堪畫餅不充飢。

一聲哀鴈入寥天。火冷香消夜似年。是我孤魂歸枕畔。正卿雙淚落燈前。雲山渺渺書難到。風雨瀟瀟人不眠。知爾隔江頻問訊。連朝數遍往來船。

卿是飄萍我斷蓬。一般都是可憐蟲。驚弓孤鳥魂難定。射影含沙計劇工。北鴈無情羈尺素。東風有意虐殘紅。誤他消息無窮恨。只悔歸途去太匆。

風入深林無靜柯。十分秋向恨中過。情場自古飄零易。人事於今變幻多。豈是浮雲能蔽月。那知止水忽生波。乾坤割臂盟終在。未許燒香餞爾魔。

浪浪清淚。上紙不知。測測殘宵。爲時已促。夢霞擲筆長嘆。梨娘徐取閱之。啼珠又狼籍於紙上。嗚咽而言曰。君何哀思之深也。余何人斯。能聞斯語。君所以致此者。皆薄命人之相累。然君亦未免用情失當。余不願君之沈迷不悟。更安忍君之笑獨無依。筠姑姻事若何矣。此余所以報君者也。即君不願。余亦必強爲撮合。以了余之心事。鵬兒年穉。此後得君提挈。免墜箕裘。則又君所以報余者。君知余今所以銜冤飲恨。忍辱偷生者。祇爲此一塊肉耳。夢霞曰。容緩圖之。俟石癡歸。當情之作冰。然此殊爲多事。雖勉從卿命。實大違余心。余已自誤而誤卿矣。何爲而再誤他人耶。梨娘曰。君以此爲多事。則君與余之交際。不更多事耶。事已至此。君復奚辭。余深祝君之種惡。因而收良果也。今日之事。可一而不可再。天將明矣。君宜速去。此間不可以久留也。乃低唱泰西羅米亞名劇中天呀。天呀。放亮光進來。放情人出去數語。促夢霞行。夢霞不能復戀。珍重一聲。慘然遽別。

第十九章 秋心

黃葉聲多。蒼苔色死。海棠開後。鴻雁來時。雨雨風風。催逼幾許秋信。悽悽切切。送來一片秋聲。秋館空空。秋燕已爲秋客。秋窗寂寂。秋蟲偏惱秋魂。秋色荒涼。秋容慘淡。秋情綿邈。秋興闌珊。此日秋闈。獨尋秋夢。何時秋月。雙照秋人。秋愁疊疊。併爲秋恨綿綿。秋景忽忽。惱煞秋期負。儘無限風光到眼。阿儂總覺魂銷。最難堪節序催人。客子能無感集。蓋此時去中秋已無十日矣。夢霞自經此番風浪。心經大受震盪。念兩人歷盡苦辛。適爲奸人播弄之資。憤激莫可名狀。繼復念我與梨娘。愛情之熱度。雖稱達於極點。然惟於紙上傳情。愁滋問訊。時藉管城郎。墨間接通其款曲而已。耳半稔光陰。積得相思幾許。蓄之既久。望之愈遠。久欲叩香閣。拜粧臺。將我纏綿複雜之情思。對我心愛之玉人。一一傾倒而出之。雖死亦無所恨。而格於內外之嫌疑。束於禮法之防範。彼固不肯踰閑。我亦難於啓齒。徒有潸聲愛影之私。終無攜手並肩之分。幾世幾生。纔能修到一顰一笑。迄未曾親。獨自追思。只臆千行錦字。無多殘淚。難銷半幅羅巾。今者宵小從身旁竊發。禍星自天外飛來。恐怖顛連。一時同陷於至難堪之境。然得藉爲紹介。與素心人談衷竟夕。前之不能希望於萬一者。今竟居然如願。奸人之毒計。適足玉成好事。雖云不幸。亦差堪自慰矣。夢霞此時對於李之惡感。已盡消釋於無形。梨娘曾以後患之宜防。諄諄以勿與李校爲囑。夢霞固深佩其慮事之周密。而自悔其一時之鹵莽也。次日赴校與李相見。周旋管接。曾不稍異於曩昔。李突見夢霞來。容色甚張。皇失措。幾見夢霞無異言。更覺面紅耳赤。口噤目瞪。此蓋良心之發現。新機之萌動。人雖至狡極惡。傾陷他人。無所不至。而受其害者。睡面自乾。一切不與不較。未有不息其邪念。生其悔心者。乎誠可格豚魚。李雖冥頑。究非豚魚可比。以夢霞相待之誠。益露踟躕不安之態。嗣後梟獍之心。已爲夢霞所感化。盡心教職。不問他事。反覺溫文爾雅。一改從前躁率多言之故態。從此不敢再瀾乃公事矣。

大凡人於愛情熱結之時。橫遇惡魔之阻撓。此惡魔之來。僅能破壞愛情之外部。不能破壞愛情之內部。其最後之效力。適足以增加愛情之熱度。以所得者償其所失而有餘。夢霞與梨娘相見之後。證明雙方之誤會。益欺人。情蜀道深險難測。以最親之同事者。而今竟太行起於面前矣。又何怪知己之難得。情感之難言也。側身天地。獨

立蒼茫。覺世之最愛我者。惟彼九京之死父。與五旬之老母。千里之阿兄。舍此而外。則惟彼可敬愛之梨娘。與我有生死難忘之關係。驚怖之餘。萬疊情絲。益紊亂而不可收拾。不恨李某之無情。惟怨天公之善妬。念後來之魔劫重。不可窮詰。則覺心灰意冷。萬千之慾愛都消。固不如大家撒手。斬斷葛藤。悟徹情天。撥開情障。力於苦海中猛翻一筋斗。能如似乎豈不甚善。然一念及來生之會合難期。今生之希望未絕。一場幻夢。終未分明。便爾決裂一朝。關係斷絕。心實有所難甘。情實有所難解。碧翁何心。專以弄人爲能事。不使之不遇。却不使之早遇。不使之常離。復不使之速合。俾兩情同陷於夢想顛倒迷離惘恍之域。永遠不能解決。天乎天乎。搔首問之而無語。度心禱之而無靈。憤念至此。殊欲拔劍而起。與酷虐之天公一戰。明知戰必不勝。則惟有以死繼之。天心雖至渺茫。人情雖至變幻。極之以死。又何事不可以了耶。自此之後。夢靄更深。種一層病根。厚縛一重情網。不得生爲鸞鳳。終當死作鴛鴦。一念之堅。奮全力以持之矣。

四時之佳景難窮。一生之行樂有限。人之境遇。各不相謀。故所感亦不能一致。上之則關於天下國家之大。下之則極於飲食男女之戀。感之淺深。至不齊也。而莫不因時以爲之消長。夫四時之景。各有佳處。大塊文章。時或極其絢爛。時或趨於平淡。形形色色。無不並臻其妙。皆足以娛悅吾人之耳目。愉快我人之性情。此天然行樂之資。乃造物之獨厚於吾人者也。然吾人之對之者。悲歡哀樂之表示。或因人而參差。或隨時而變易。大抵歡樂者少。而悲哀者多。歡樂之時少。而悲哀之時多。四時景物。其絢爛平淡。兩相對照者。爲春爲秋。吾人於其間表示甚悲。歡哀樂之情。以時序上之反映。爲心理上之反映。然在無愁者視之。則秋色荒涼。雖不抵春光明媚。而青山紅樹。淡白疏黃。觸於眼簾者。又別有一種可愛之處。未必人人對西風而隕涕。望衰草而傷神也。傷心者視之。則良辰美景。亦具悲觀。旅館寒宵。更多苦趣。人以客而情孤。時值秋而腸斷。以別有懷抱之夢靄。際此傷心時節。更覺悶愁滿眼。不招自來。此醉如癡。無以自遣。而天公狡猾。更於此時大布其肅殺之令。倏變其陰晴之態。有時晴光淡麗。秋色宜人。有時陰霾掩日。冷氣襲人。庭樹因風。蕭疎作響。牆花偃露。憔悴泥人。一日之間。榮悴不常。炎涼互易。若爲浮世人情。作絕妙之寫照者。舉頭一望。半天慘淡。回眸四顧。萬態蕭森。夢靄何人。傷心易極。課罷之後。時往

舍後散步。則見夫煙消山瘦。日落草枯。曠野無人。寒風砭骨。一片零落蕭條之景象。觸於目而不堪。感於心而欲絕。而溪邊殘柳數株。風情銷歇。剩有黃瘦之枯條。搖曳於斜陽影裏。上有歸鶉幾個。啞啞似送行人。地不必白門。人不必張緒。因時興感。覩物傷懷。身世之悲。古今一例。多情如夢。能。不撫樹低徊而與樹猶如此之歎哉。

天寒日暮。獨步徘徊。樵叟牧童。亦俱絕跡於原野。惟有飢鷹欲下而盤旋。狡兔見人而驚竄。聽溪水潺潺。似爲傷心人細訴不平之恨。仰視山空。暗淡若死。愁雲疊疊。籠罩其顛。歷此境也。幾如身入黃沙大漠間。冽凜之氣。着膚欲慄。危慘之象。到眼欲眩。搏搏大地。寥闊無垠。渺渺一身。蒼茫獨立。徒倚無聊。天涯目斷。一點秋心。更無着處。輒隨風而灑淚。更悲吟以寄懷。

明日黃花蝶可憐。西園夢冷鴈來天。知伊尙爲尋芳至。瘦怯秋風舞不前。

鴻雁誰教南北飛。杜鵑枉說不如歸。只今剩有傷秋淚。依舊浪浪滿客衣。

兩三宿鷺點寒沙。秋老空江有落霞。開到並頭真妬絕。芙蓉原是斷腸花。

寒風瑟瑟動高樓。極目斜陽天正秋。獨立獨行人莫會。更從舊地得新愁。

蕭蕭落葉掩重門。斷送秋光暮氣昏。芳草斜陽終古在。天涯猶有未銷魂。

鏡裏浮花夢裏身。烟霞不似昔年春。錦城不少閒花柳。從此風光屬別人。

吟聲淒越。山鬼和泣。鴈過中天。遲徊而不敢遽度。倦飛之歸鳥。亦正相與撲簌作新枝之投。黃昏將迫。景象益慘。凜乎其不可留也。旋掩雙扉。不遽入室。踟躕於庭階之畔。時一鈎新月。已上簷梢。庭中木筆梨花。各剩枯枝敗葉。對月婆娑。若互相弔者。而注目假山石畔。則更見荒塚草黃。斷碑蘚紫。地下花魂。何時纔醒。夢霞至此。不禁悲從中來。清淚奪眶而出。逕趨塚前。盡情一哭。蓋夢霞自葬花之後。不啻開闢一斷腸之境界。每至極傷心之時。輒赴其處。撫墳一慟。以爲常。彼日以萬斛如泉之情淚。着力培植。既此已死之花。且曰花魂有知。則精誠所聚。將來此塚上。必挺生一至奇異之花。以發洩此鬱久難消之氣。嗚呼。此可以喻其癡矣。

吾嘗今須述梨娘矣。女子之神經。每較男子爲薄弱。不能多受猛烈之激刺。梨娘以關心蕙質之慧姝。爲柏操霜。

節之嫠婦。開東閣門。坐西閣床。醴情綺思。早筆諸泡影曇花。消亡殆盡。自憐賦命之窮。敢作白頭之歎。而翁雖老。邁尙多嬰鑠之精神。子未成人。應盡撫育之責任。凡百家政。惟彼一人是賴。以纖纖之手。支撐此衰落之門庭。其困苦艱難之狀況。梨娘獨喻之。親友之知者。亦共諒之。平居無恙時。固已戚戚然無日不在奈何天中。消磨歲月矣。乃天遣孽緣湊合。更教魔鬼摧殘。一縷柔情。復作死灰之再熱。而千百種之煩惱。無量數之驚怖。均於以連續發生。今更於意外。受此絕大之刺激。狂風暴雨。陣陣逼人。其腦筋之震動。心旌之盪漾。真有爲生平所未曾經過者。既悲身世之顛連。復痛名節之喪失。悔恨交加。死生莫擇。欲生則幾重孽障。厄我何堪。欲死則六尺遺孤。累人已甚。將前塵後事。往復思量。一寸芳心。能不淒然欲絕。方其以簡招夢霞往也。本有與夢霞決絕之心。及夢霞辨明此事之誤會。覺彼之待我。悉出真情。怨恨之心。旋付諸九霄雲外。嗣後獨處深閨。神情益惘。一念欲拋撇之一念。又復縈繞之。思緒愈紛而愈歧。情絲愈接而愈亂。當夢霞臨風與歎之時。正梨娘獨坐長吁之際。對此滿庭秋色。無一不足爲斷腸之資料。珠簾不捲。翠袖生寒。一絲殘淚。時闌顚送。若到黃昏。更無聊賴。對燈花而不語。借湘管以貢愁詩曰。

西風吹冷簾。團扇尙徘徊。寂寞黃花晚。秋深一蝶來。玉鉤上新月。照見暗牆苔。爲恐釵花笑。相思寸寸灰。

第二十章 噩夢

荻穗如綿。蕉心漸裂。風物江南。殘秋盡矣。古人云。客子門身強。言客子之所恃者。惟強健耳。夢霞第三次來校後。雖斷藥線。尙餘病意。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固不能如黃物傍秋而有精神也。流光如矢。羈縻如麻。獨客他鄉。况味至苦。瞭望征雲。夾鴻絕影。夢霞於是念及夫老母。未諗秋來眠食何如。更念及夫大暑中與劍青一番聯袂而病。魔擾擾。未竟歡情。嗣復南轅北轍。各不相顧。地角天涯。寄書不達。忽焉而豆棚月冷。中秋屆矣。忽焉而菊籬霜綻。重陽近矣。一回首間。遑有今昔之感。不必謂志士之光陰短。而勞人之歲月長也。更念石癡。浮雲一別。滯兩三秋。酒分詩情。一齊擱起。遙望故人。海天縹緲。於秋初由其父轉達一書。略知蹤跡。我亦裂素寫意。屢寄殷勤。迄今荷淨菊殘。橙黃橘綠。亦復鱗沈羽斷。消息如瓶。每當半窗殘月。一粟寒燈。聽征鴈一聲。則夢魂飛越萬水千山。形離

神接。醉吟之暇。寤寐之間。言論丰采。猶可想見。誦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之句。每爲之慨然不樂。誦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之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蓋夢霞自謂捨梨娘外。惟石癡可爲第二知己。故岑寂之中。思之綦切。然其相思之主點。固別有在。此不過連類及之耳。飄飄客土。煞甚淒涼。更爲情人。幾回腸斷。況日來風伯雨師。大行其政。浙浙瀝瀝之聲。時於酒後燈前。喧擾於愁人耳畔。鵬郎於此時。又沾微恙。已數日不能上學。挑燈獨坐。益覺無聊。風高雁急。長夜漫漫。一枕清愁。十分滿足。擁衾不寐。時復苦吟。將複雜之情思。綢繆之哀怨。一一寫之於詩。兩句之間。積稿已不至盈寸。茲擇錄其感賦八章於左。

秋娘瘦盡舊腰支。恨滿揚州杜牧之。不死更無愁盡日。獨眠况是夜長時。霜欺雛菊猶餘艷。露冷江蘋有所思。暗淡生涯誰與共。一甌苦茗一瓢詩。

愛到清才自不同。問渠何事入塵中。自楊暮雨悲秋旅。黃葉西風怨惱公。鴛夢分飛情自合。蛾眉謠詠恨難窮。晚芳零落無人惜。欲叫天閨路不通。

相逢遍我十餘年。破鏡無從得再圓。此事竟成千古恨。平生只受一人憐。將枯井水波難起。已死爐灰火尚然。苦海無邊求解脫。愈經顛播愈纏綿。

好句飛來似碎瓊。一吟一哭一傷情。何堪淪落偏逢我。到底聰明是誤卿。流水空悲今日逝。夕陽猶待暫時明。才人走卒真堪歎。此恨千秋總未平。

說着多情心便酸。前生宿孽未曾完。我非老母真無戀。聊有孤兒尙可安。天意如何推豎得。人生到此死俱難。雙樓要有雙修福。枉把金徽着意彈。

對鏡終疑我未真。蹉跎客夢逐黃塵。江湖無賴二分月。環珮空留一刻春。恨滿世間無劍俠。才傾海內枉詞人。知音此後更寥落。何惜百年走壁身。

今古飄零一例看。人生何事有悲歡。自來豔福修非易。一入情關出總難。五夜杜鵑枝盡老。千年精衛海須乾。魂無智慧除煩惱。閒誦南華悟達觀。

死死生生亦太癡。人間天上永相期。眼前鴻雪緣堪證。夢裏巫雲跡可疑。已逝年華天下事。未來歡笑我何知。美人終古埋黃土。記取韓憑化蝶時。

風雨撼窗。鷄鳴不。夢霞方披衣而起。覺有一絲冷氣。自窗隙中送入。使人肌膚起粟。乃起而行。室中數周。據案兀坐。悄然若有所思。所思維何。思夫夢境之離奇也。時昔之夜。風雨瀟瀟。夢霞獨對孤燈。自愁悶。閱長生殿傳奇一卷。時雨聲陣陣。敲窗成韻。夜寒驟加。不耐久坐。乃廢書就枕。蒙衾中以待睡。而風雨更厲。點點滴滴。一聲聲沁入愁心。益覺鄉思。羈懷百端。根觸。魚目常開。蝶魂難覓。正惺惺無聊之際。忽聞訖訖有人呼曰。起。汝欲見意中人乎。夢霞曰。甚願隨所往。至一處。流水一灣。幽花乍開。粉牆圍日。簾影垂地。則問來人已失。陰念此不知誰家繡閣。頗涉疑懼。徘徊間。見簾罅忽露半面。則一似曾相識之美人也。見夢霞。笑問曰。君來耶。君意中人尚未至。盍入室少待。夢霞乃掀簾而進。美人款接。殊殷勤。室無他人。既而絮絮不休。頓厭其煩。奮門而遁。既出。已非來路。平原曠野。方向莫辨。覺背後有人追逐甚急。欲奔而兩足癱軟。不能進。窘甚。忽望見半里外有一女郎先行。步履蹇緩。狀類梨娘。急大呼梨姊救我。即覺健步如飛。剎那間已追及。細視之。真梨娘也。時夢霞氣咻咻而汗涔涔矣。因同據道旁大石上小憩。大喜賀曰。好了好了。今可脫離虎口矣。言頃旋見搖搖若無所主。同坐之大石已不見。茫茫大海。一望無際。兩人同在一葉舟中。櫓傾攪摧。波浪大作。梨娘已驚懼無人色。夢霞見有斷篙半截在手。立船頭慢慢撐之。一失足墮入海中。大驚而號。則身在藤床。殘燈熒然。映入帳裏。衾冷於冰。爲汗汗層層溼透。窗外風聲雨聲。鬧成一片。猶恍惚如在驚濤駭浪中也。

夢去影留。歷歷在目。驚魂乍定。暗淚旋流。此夜夢霞不復能寐。無情風雨。伴此愁眠。惟有伏枕發寒。擁衾待旦而已。夫夢者。心理造成之幻境也。心理上先虛構一幻象。睡夢中乃實現此幻境。其心清淨者。其夢不驚。故曰至人無夢。以夢霞近日之心理。正如有千百團亂絲。回環縈繞於其際。紊亂複雜。至難名狀。忽而喜。忽而憂。忽而悟。忽而迷。剎那之間。心理上疊呈無窮之幻象。宜其夜睡不安。有此妖夢也。是夢也。至奇至幻。夢霞既以心理造成之。可以假亦可以真。試以夢境徵諸實事。而預推兩人後來之結局。苦海同沈。不必有是事。固已不能逃此劫矣。然

則此幻境之實現於夢霞之夢中。可以爲目前怨綠啼紅鎖愁悵恨之證。即可以爲異日鳥啼花謝月落人亡之券。心能造境。果必隨因。夢霞寂寂追思。茫茫後應。而決此夢之必非佳兆。能不魂銷殘雨。淚咽寒宵。正不必謂夢霞亦殉愚夫之迷信。而謂曰妖夢是殘也。

終風苦雨。不解開晴。客館愁孤。形影相弔。斷夢留痕。亦如風片雨絲。零零落落。黏着心頭。不能遽就消滅。以多情之公子。爲說夢之癡人。乘休業之星期。寄訴愁之花片。夢霞乃以夢中所歷。一一宣諸毫端。爲梨娘告。更書兩絕句以記其事。

分明噩夢是同沈。駭浪驚濤萬丈深。竟不同頭冤不醒。何年何地得相尋。

一念能堅事不難。情奢肯道舊盟寒。可憐萬劫茫茫裏。滄海乾時淚不乾。

梨娘得書。亦竊歎夢境之奇。其夢耶。其真耶。以爲夢則真。亦何嘗非夢。以爲真則夢。亦何必非真。情緣草草。孽債重重。無論天公之見憐與否。姻事之能成與否。兩人總屬情多緣少。神合形離。生惟填恨。冤沈碧海之禽。死不甘心。魂化青陵之蝶。嗟嗟。斂斷今生。琴瑟此夕。熱淚猶多。癡心未絕。此夢也。幻夢也。實夢也。可以警夢霞。亦可以警梨娘。且可以警情天。恨海中恆河沙數之癡男怨女。惜乎其沈迷不悟。生死輕拚。雖有千百之警夢。曾不足以警醒其萬一。明知希望已絕。不肯回頭。縱教會合。纂難。還思見面。是可痛矣。豈不惜哉。此時梨娘心旌搖曳。恍如身入夢境。與夢霞同飄蕩於大海之中。長歎一聲。淚珠萬顆。支頤不語。半晌而和作成矣。

淒風苦雨夜沈沈。魂魄追隨入海深。不料一沈人不醒。翻身還向夢中尋。

金石心堅會合難。殘宵我累客生寒。重重魔障重重劫。淚到乾時血不乾。

低頭吟就和淚書成。喚秋兒密交於夢霞。善鵬郎方病。不能殷勤作青鳥使也。秋兒去良久。此回則又攜得夢夢。積得相思幾寸深。風風雨雨到而今。詩惟寫怨應同瘦。酒爲排愁只獨斟。五夜夢留瓊枕恨。一生身作錦鞋心。歡場不信多奇險。便到黃泉也願尋。

心如梅子澹奇酸。愁似抽絲有萬端。苦我此懷難自解。閒卿多病又何安。情根誰教生前種。癡恨無從死後寬。但是同心合同命。枕衾莫更問溫寒。

頻添絨札達情深。冷隔歡蹤直到今。怨句不辭千遍誦。濁醪誰勸滿杯斟。青衫又濕傷春淚。碧海常懸捧日心。不道相思滋味苦。愁人只向個中尋。

第二十一章 證婚

意外奇緣。夢中幻劇。印兩番之鴻爪。證百歲之鴛盟。夢霞與梨娘。既不能斷絕關係。則夢霞與筠倩。自必生連帶關係。而兩人之婚事。梨娘既極力主張。夢霞應守服從主義。在夢霞心中。雖抱極端之反對。亦不能不勉為承順。藉慰知己者之心。梨娘之所以對夢霞者。僅此夢霞之所以對梨娘者。亦僅此。然兩人皆各自為計。皆互為相知者計。而於筠倩一生之悲歡哀樂。實未暇稍一念及。記者觀於筠倩終身之局。有足為之深悲而慨歎者。故今述至證婚一章。不能不於兩人無微詞也。

夢霞與筠倩。絕無關係者也。無端而有證婚之舉。主動者梨娘也。被動者夢霞也。陷於坑穽之中。為他人作嫁者。筠倩也。而介於三者之間。以局外人為間接之紹介。玉汝於成者。其人非他。則秦石凝是也。當梨娘籌得此李代桃僵之計。固以解脫一身之牽累。保全夢霞之幸福。然為筠倩計。得婿如此。亦不無恨。故雖夢霞容有不顧。亦必用強制手段。以成此大好姻緣。孰知夢霞已抱定宗旨。至死不變乎。一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大凡人之富於愛情者。其情既專。屬於一人。斷不能再分屬於他人。梨娘已得夢霞矣。夢霞焉能再得筠倩。梨娘之意。以為事成。則三人皆得其所。不知此事不成。則兩人為併命之冤禽。筠倩為自由之雛鳳。事若成。則離恨天中。又須為筠倩添一席之地矣。夢霞固深冀其事之決裂。得以保全筠倩。而恐傷梨娘。一時難以拒絕。曾賦詩以見

意其句曰。『誰識良姻是惡姻。好花不放別枝春。薄情夫婦終相棄。不是梁鴻案下人。』梨娘自受奸人播弄以後。心灰情死。而謀所以對付夢霞者。益覺寸腸輾轉。日夜熱結於中。幾有不容少待之勢。以函催夢霞者。不知若干次。夢霞無如何。惟以石癡未歸。斧柯莫假二語爲暫緩之計。無何而嶺上梅開。報到一枝春信。石癡有書致夢霞。於陰歷十月已屆年假之期。考試事竣。便當負笈歸來。一探綺窗消息。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屈指不逾旬日。先憑驛使報告故人。噫。石癡歸矣。夢霞之難關至矣。石癡早歸一日。則姻事早成一日。此一紙露布。直可以篤情之生死冊籍視之。

滄海室歸。東窗事發。石癡者。夢霞之第二知己也。傾蓋三月。使賦河梁之句。梅花嶺樹。遙隔浩然。郎月清風。輒思元度。相知如兩人。相違已半稔。秋水伊人之歎。屋梁落月之思。與時俱集。亦易地皆然矣。今者歸期已定。良覿非遙。片紙纔飛。吟鞭便起。夕陽衰草。忽歸南浦之帆。夜雨巴山。再剪西窗之燭。在石癡固不勝快慰。在夢霞當若何歡迎乎。然而理想竟有與事實絕對相反者。夢霞聞石癡歸。固並不表歡迎之意。而轉望其三宿出畫。珊珊來遲也。非夢霞對待知己之誠。較前遽形淡薄。至不願與之相見。蓋石癡歸來。與薄命之篤情。有絕大之關係。行將以海外客作冰上人。虛懸待決之姻事。從此成爲不磨之鐵案矣。

我書至此。知閱者必有所惑。何惑乎。則曰。夢霞對於姻事。究持若何之態度。願乎不願乎。其願也。則兩意相同。撮合至易。幸冰人之自至。便玉鏡以飛來。朝詠好逑之什。夕占歸妹之爻。斬斷私情之糾葛。即與篤情止武結婚。事亦大佳。何必假惺惺作態。如其不願。則結婚自由。父母且不能禁制。梨娘何人能以強迫手段。施之夢霞。承諾與否。主權在我。拒絕之可矣。何爲而模稜兩可。優柔寡斷。既不能拋却梨娘。復不能放過篤情。聚九淵鐵鑄一大錯。昏聩哉夢霞。其存一箭雙鵰之想。而竟忍欺人孤兒寡婦。以謀一己之幸福乎。則其人格亦太低矣。斯言也。以之質問夢霞。當噤口不能答一辭。然人有恆言。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矧事涉愛情之作用。具元絕大之魔力。足以失人自主之權。夢霞戀戀於梨娘。未嘗不自知其逾分。而情之所鍾。不能自制。即易地以觀。梨娘亦何獨不然。梨娘不能絕夢霞。故必欲主張姻事。夢霞亦不能忘梨娘。故不能拒絕姻事。而一念及篤情之無辜被陷。心中亦有難

安者。明知事成之後。惟一無二之愛情。決不能移注於鴛情。故當此將成未成之際。情與心訟。憂與喜并。顯示依違遲疑之態度。夢霞之誤。誤在前此之忘用其情。既一再忘用。百折不回。有此牽連不解之現象。則與鴛情結婚。卽爲必經之手續。莫逃之公案。而此時石癡既歸。更有一會逢其適之事。足以促姻事之速成者。則同時鴛情亦於校中請假一棹自鵝湖歸也。

鴛鴦簿上。錯注姓名。燕子樓中久虛位置。以人生第一吃緊事。將次發表之際。而主人翁與介紹者。尙處於悶葫蘆中。情無一點知覺。此時之懷憂莫釋。身處萬難之局者。惟夢霞一人。梨娘得石癡歸耗。喜此事之得以早日成就。了却一樁心事。諄諄囑咐夢霞。待石癡來。卽與之道及踵門求婚。事無有不遂者。梨娘固未知夢霞此時憂疑交迫之狀態。更作此無情之書以督促之。夢霞閱之。惟有默然無語。愁鎖雙眉。廢寢忘餐。一籌莫展而已。而遠隔千里之劍青。北雁南鴻。消息久如瓶井。忽地亦有魚緘頻到。其內容則問候起居。外終幅皆談姻事。情詞密切。問訊殷勤。其結尾則曰。事成速以好音見示。慰我懸懸。嘆異哉。石癡歸而鴛情亦歸。梨娘之書方至。劍青之函又來。同時湊趣。各方面若均經預約者。四面楚歌之夢霞。受多數之壓迫。幾於無地自容。茫茫四顧。恨天地之窄矣。石癡既歸之次日。卽來校與夢霞敘舊。知已久違。相見時自有一番情話。石癡先詢夢霞以別後狀況。夢霞一一置答。有問拊掌談瀛島事。口吻翕翕。若決江河。滔滔不竭。青年氣概。大是不凡。而夢霞有事在心。入耳恍如夢寐。此慷慨淋漓之一席話。乃竟等於東風之吹馬耳。曩者地角天涯。睽違兩地。懷思之苦。彼此同之一旦握手周旋。共傾積懷。促膝斗室。絮絮談別後事。其情味之濃厚可知。而顧冷淡若是歟。

兩人閉戶長談。石癡與甚豪。將東遊始末。從頭細述。語刺刺不可驟止。自晨以迄於午。不覺花影之頻移也。夢霞意殊落。如泥人如木偶。聞言不置可否。亦不加詰問。惟連聲諾諾而已。石癡當高談雄辯之時。未暇留神細察。既而亦覺有異。念平日夢霞爲人豪放可喜。曩者朝夕過從。談諧調笑。無所不至。形跡之間。脫略已盡。今者久別重逢。晤言一室之內。兩人固當各表十分美滿之歡情。以補半載荒疏之密誼。乃觀夢霞。竟驟改其故態。此則口講指畫。逸興過飛。彼則疾首蹙額。神情蕭索。周旋應接之間。若盡出於強致。絕無一毫活潑之態。意者其心中必

蓄一疑難之事。神經失其效用。現此憂愁憂思之象乎。石癡此時。注視夢霞之容色。默揣夢霞之心理。反覓一塊疑團。不能打破。思以言探之。夢霞見石癡語忽中斷。雙目炯炯。注射不少瞬。若已知石癡之意。乃強作歡笑。以自掩飾。石癡愈疑。不能復耐。起謂夢霞曰。察君神情。蹙然若不勝其憂者。有何煩惱。憔悴若此。夢霞聞言。益露踟躕態。惟假詞以支吾而已。石癡笑曰。君何中心藏之諱。莫如深也。我雖無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君縱不肯語我。而君顏色之慘淡。與之索莫。已不啻爲君心理不代表。吾輩相知。憂樂要期相共。請君明白宣示。何事懷疑不決。倘能助君一臂者。余必力任之。夢霞歎曰。感君誠意。弟心滋愧。此事終難祕君。因事涉曖昧。礙難啓齒。是以少費躊躇。孰知個裏神情。已爲明眼人參透。不敢再以詐言欺我。知已矣。但此事不足爲外人道。今願與君約。言出我口。入於君耳。我不祕君。君不可不爲我祕。不然。我寧有苦自咽。不願以他人寶貴之名譽。易我一人獨享之幸福也。石癡憤然曰。君以余爲投井下石者流耶。余決爲君守此祕密之義務。如不見信。誓之可耳。夢霞謝曰。此事牽涉頗多。不能不出以鄭重。非有疑於君也。幸君恕我。石癡曰。若是則請速語。余夢霞至此。已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乃以一篇斷腸曲。纏綿曲折。一聲聲唱入石癡之耳。繼乃至聲淚俱下。石癡亦爲之黯然。連呼恨事不絕。

既而歎曰。梨夫人清才。余久耳食其名。君作客一年。乃以文字締得如許奇緣。殊令人羨極而妬。惜乎落花有意。流水無心。司馬文君。各有所願。而一段癡情。竟至纏綿不解。墨花淚點。亂灑狂飛。蓉湖風月。幾爲才子佳人。盡行占去。雖云恨事。亦豈事也。君誓終緣。本屬過情之舉。欲慰知己之心。必出聯姻之計。鴛鴦情。既非尋常巾幗。君亦何必固執。二美既具。萬恨全消。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固余之素願也。塞修之役。余願樂承其乏。請卽爲君一行可耳。繼復含笑曰。此去爲君撮合。我任其勞。君得其樂。事成之後。將何以酬謝冰人耶。此切己事。不可不預與君約者。夢霞微笑不語。石癡作別曰。此時便往謁崔父。代君求婚。請君於黃昏時。佇聽好音也。余之情。乃急於子是。豈非可笑事耶。言已。狂笑出門。夢霞呼之使返曰。姑緩。石癡不應。揚長而去。

石癡逕造崔氏廬。以姪禮見崔父。寒暄畢。崔父略詢來意。石癡致敬曰。特來爲女公子作伐。崔父曰。吾姪所指者。

爲何人。石癡語之。且曰。敢問吾丈。此人尙合東床之選否。崔父喜曰。夢霞耶。固老夫之遠戚。而今下榻於吾廬者。也。此人青年飽學。久爲余所深契。特增如此。光我門楣矣。既吾姪盛意作合。老夫安有異言。但小女殊驕蹇。好門戶。輒拘却。方命者數矣。渠自入學以來。醉心於結婚自由之說。老夫亦不欲以一人之主張。誤彼終身之大局。幸機緣甚巧。彼適於前日假歸。容往商之。明日當有決議也。石癡不能多贅。遽與辭而出。逆知此事已有七分成熟。筠倩既爲女學生。具新知識。必有識人慧眼。如夢霞者。尙不合意。更從何處求如意郎君耶。

石癡之來也。館僮導之入。秋兒於窗外窺見之。急入告梨娘曰。有客有客。一髮種種而履裘縐者。求見主人。升堂矣。入室矣。緊何人。緊何人。胡爲乎來哉。秋兒此言。蓋以石癡已去辦改裝。服飾離奇。故不識其爲何人。而驚異之也。梨娘叱之曰。癡妮子。何預汝事。張皇若此。去視庭畔早梅。花開也未。勿在此喋喋爲也。秋兒應聲去。

門外久無車轍。今朝嘉客何來。默揣其人。梨娘固決知其爲石癡矣。且決知石癡此來。必無他事。爲夢霞執柯耳。其遣去秋兒者。乃欲效蔡夫人故智。潛往屏風後竊聽個中消息也。兩人問答之詞。其聲浪乃直達於梨娘之耳。一字不漏。比客去已久。梨娘款步入闥。崔父入內喚之出。謂之曰。有事須與兒商酌。余老矣。鄧攸之命終窮。向平之願未了。筠兒長成如許。尙爲待闕之雛鳳。渠屢違父意。豈將以丫角老耶。今爲渠覓得佳婿。冰人纔來。余已許之矣。汝爲余往告筠兒。勿再拘執。以傷老父之心也。梨娘佯訝曰。翁前言必如夢霞其人。乃足稱筠姑之婿。今胡爲又捨之而別覓東床耶。崔父曰。余所言者。卽夢霞也。老眼雖花。尙具識人之鑒。夢霞者。真難得之佳子弟也。相處半載。屬意甚深。今彼自倩冰人來提姻事。余何爲而不允。錯過此大好良緣耶。梨娘曰。筠姑得配夢霞。詢稱佳偶。况有阿翁作主。兒亦深望此事之成就。得此佳婿。筠姑亦烏有不願意者。兒當卽以好消息報告。且將爲筠姑賀喜也。語畢。整衣含笑而入。

第二十一章 琴心

珠簾半捲。微風動鈎。筠倩午睡未起。梨娘翩然忽入。見筠倩正枕臂眠。湘妃榻上手書一卷。夢倦未拋。書葉已爲風翻遍。片片作掌上舞。窺其睡容。秋波不動。笑口微開。情思昏昏。若不勝其困憊者。一種嫵媚之睡態。令人可愛。

又令人可憐。卽西子風前。楊妃醉後。未必是過。世縱有丹青妙手。恐亦難描寫人神也。若使霞郎見之。更不知魂消幾許矣。梨娘恐其下寒。乃微撼之。婢曰。阿姑倦乎。胡不掩窗而睡。寒風無情。祇入肌膚。足爲病魔紹介。姑欲試藥。爐滋味耶。語次。筠倩醒矣。睡意惺忪。支枕而起。謂梨娘曰。晴窗無事。溫習舊課。偶爾困倦。不覺入夢。未知嫂來慢客甚矣。梨娘戲之曰。阿姑情思。正復不淺。夢中有何喜事。而微笑。啓腮窩耶。筠倩曰。微賴徐曰。嫂勿相戲。妹正欲詢嫂來意也。梨娘笑曰。姑慧人也。試一猜之。筠倩凝思者再。問曰。論文耶。梨娘曰。非也。談詩耶。讀書耶。梨娘曰。皆非也。然則將與妹戰一局楸枰矣。梨娘莞爾曰。無與彈棋。有心報喜。姑聰明一世。亦有懵懂時耶。請明以告。子阿翁已爲姑覺得有情郎。來與姑賀喜。筠倩聞言。潮紅暈頰。晴翠翻眉。似羞似慍。而言曰。嫂胡作之惡劇。令人不耐。妹愚甚。實不解於嫂所云也。

紅窗雙影。綺語如絲。筠倩以梨娘無端。以不入耳之言相戲。心滋不懌。梨娘笑謝曰。余不善辭。惱吾妹矣。雖然。事有佐證。非架詞以戲姑也。阿翁適詔余。謂筠兒今已有婿。溫郎不日將下玉鏡臺矣。冰人來直允之。不由兒不願意也。余聞言甚駭。乃婉語翁曰。此事勿孟浪。一時選擇不慎。畢生之哀樂係之。容兒商諸姑。然後再定。去取余竊爲姑不平。而姑尙欲怒余耶。筠倩見事似非虛。遽易羞態爲愁容。問曰。眞耶。抑仍戲余耶。梨娘亦憤曰。誰戲汝者。不信可問若翁。當知余言之不謬也。筠倩作恨聲曰。阿父盲耶。彼非不知兒之性情者。曩以此與之衝突者。非一次。父固有言。此後聽兒自主。不再加以干涉。父固愛兒而不忍拂兒意者。今胡又憤憤若是。必欲奪兒之自由權。置兒於黑暗中乎。嫂乎。妹非染新學界習氣。失却女兒本分。喜談自由。故違父命。實以此事關係甚大。家庭專制之黑獄中。不知埋歿幾多巾幗妹。自入學以來。卽發宏願。欲提倡婚姻自由。革除家庭專制。以救此黑獄中無數可憐之女同胞。原非僅僅爲一身計也。方欲以身作則。爲改良社會之先導。而身反陷之。可痛之事。孰有甚於此者。妹固無以自解。更何詞以塞同學之口乎。語時。秋波熒熒。熱淚一眶。幾欲由頤而下。梨娘爲夢霞作說客。聞筠倩一席話。頓觸起身世之感。念曩者若得結婚自由。今日或未必有此惡果。十年舊恨。墓上心來。顏色忽然慘變。兩人相對默然。良久。梨娘歎曰。聞妹言。余心滋感。余與妹相處久。相知亦深。今日之事。

幸妹曲從余言。翁所愛者惟姑。世烏有僅一掌珠。而肯草草結姻。遺其女以遇人不淑之歎者。妹知翁所屬意者非他人。夢霞也。此文章道德。卓絕人羣。彩鳳文鸞。天然佳偶。擇婿如斯。不辱沒阿姑身分矣。姑仍膠執翁心。必傷翁老矣。歷年顛沛。妻喪子亡。極人世不堪之境。今玉女已得金夫。此心差堪少慰。況鵬兒鬢亂。提挈無人。事成之後。孤兒寡婦。倚賴於汝夫婦者正多。姑念垂老之父。更一念已死之兄。當不惜犧牲一己之自由。而顧全此將危之大局矣。梨娘語至此。不覺一陣傷心。淚隨聲下。筠倩心大動。亦掩面而泣。

筠倩與夢霞。固曾有半面之識者。夢霞之詩若文。固又嘗爲梨娘所稱道者。雖非宋玉潘安。要亦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筠倩二八年華。方如迎風稗柳。纔解風情。一點芳心。尙無着處。雖與夢霞了無關係。然其腦海中。固早有夢霞二字之影象。深伏於其際。此時聞梨娘言。心乃忤然。念事已至此。正如被誣入獄。周納已深。勞難解脫。但未知此事爲夢霞之主動歟。老父之主動歟。抑更有他人暗中爲之作合歟。彼執柯者又屬何人歟。此中疑竇頗多。要惟梨娘能知其詳。然此何事而喋喋向人。不可差之甚耶。此悶葫蘆。一時暫難打破。今所急須籌畫者。對付梨娘之數語耳。梨娘視筠倩支頤無語。心中若有所付度者。乃亦止泣而靜待其答辭。筠倩意殊落落。長歎謂梨娘曰。嫂乎。妹零丁一身。愛我者惟父與嫂耳。妹不忍不從嫂言。復何忍故違父意。今日卅身已似沾泥之絮。不復有自主之能力。此後妹之幸福。或不因之而減缺。而妹之心願。則已盡付東流。求學之心。亦從此死矣。

梨娘出語其翁曰。適與姑言。彼已首肯。事諧矣。崔父亦喜曰。筠兒有主。余畢矣。余深喜彼之不余忤也。今亦不必先告石癡。夢霞固非外人。俟其歸與之訂定婚約。然後轉語石癡。俾執吳剛之斧。如此辦法。豈不直捷。可以省卻一番手續也。崔父平日深愛夢霞。但昔爲其疎遠之姪。今爲其親密之婿。其愛之也。自必增加數倍。時已薄暮。意夢霞將歸。踴躍之心甚切。乃老眼欲穿而足音不至。待到黃昏。門外仍無剝啄之聲。可笑哉夢霞。殆學作新塔。羞見丈人耶。不然何事羈留。而勞家人之久盼也。

是夜夢霞竟未歸寓。蓋爲石癡邀往其家。開樽話舊。飲興雙酣。比酒闌燈灺。更漏已深。夢霞連飲十餘巨觥。酒入歡場。興殊不淺。玉山已頽。金尊尚滿。醉眼模糊。步履欹仄。夜深途黑。更烏能扶得醉人歸耶。石癡乃遣人往告崔

家人言夢霞醉不能歸。請閉閣高臥。不必挑燈癡待矣。兩人均醺然狂態畢露。笑諧雜作。酒兵已罷。繼以茗戰。旋掃榻而抵足焉。

次晨皆起。石癡即欲挾夢霞同謁崔父。詢昨日事。夢霞以事或不諧。同去反致奚落。且世安有雙方議親。而新郎隨其媒灼。求婚於丈人之前者。縱不怕羞。亦太忘形矣。乃託詞以謝石癡曰。我尚須赴校上課。不能奉陪。一鑾足矣。安用我爲。夢霞此言。蓋以石癡微有足疾。故戲之也。石癡不允。隨夢霞到校。俟其課畢。卒挾之同行。既至。先入夢霞書舍。坐談有頃。而崔父忽扶杖至。蓋兩人來時。館僮即入內報告也。夢霞迎崔父入。笑謝曰。昨夜爲秦兄酬飲。不覺過量。醉不能歸。勞吾丈賒望矣。石癡即攬言曰。老伯勿信渠誑言。姪昨夜何嘗設宴相邀。渠自無顏歸見丈人。強就姪索飲。推醉不肯行。姪督促再四。終渠哀求留宿。姪見其可憐。乃留之下榻東軒。今晚罷課。渠又思規避。姪乃強之俱來。一路尙費盡挽扶之力也。夢霞怒且笑曰。一派胡言。汝却從何處想來。亦太惡作劇矣。石癡面有得色曰。聊以報今晨之却我耳。崔父亦大笑曰。我姪可謂善戲謔矣。聯姻一節。老夫固甚願意。商諸小女。亦無異言。謹如尊命。語時目視夢霞。夢霞俯首無語。石癡起而笑曰。既承命諾。小姪亦不枉一行。崔家女配何家郎。洵屬天然佳話。美滿姻緣。如此者甯復有幾。所惜者小姪不才。殊有忝冰人之職耳。因顧語夢霞曰。丈人允許矣。還不拜謝。夢霞怒之以目。若甚羞惱者。

崔父復曰。吾姪勿怪。不揣冒昧。老夫尙有一言。鰥獨半生。僅一弱息。膝下依依。聊娛晚景。不願其遠適他鄉也。況鵬孫年稚。余老邁龍鍾。行將就木。恐已不及見其成人。家室飄搖。門庭寥落。來日大難。何堪設想。今吾姪既不嫌范叔之寒。願結朱陳之好。大足爲蓬門生色。擇婿得人。豈第箇兒之幸。抑亦崔氏之幸也。鵬孫得沾化雨。將來可望有成。幸吾姪終督教之。老夫之意。欲屈吾姪作淳于髡事。乃兩全。未知吾姪能俯從否。石癡目視夢霞而笑曰。如何。夢霞躊躇有頃。答曰。有母兄在此。此事小姪未敢擅專。容函告家中。如得同意。小姪固無不願也。崔父曰。此是正當辦法。老夫亦烏敢相強。請吾姪即時作書。就母夫人取決。如有好音。卽以示我。夢霞唯唯。崔父旋辭出。石癡復與夢霞嘲謔良久。時已黃昏。夢霞欲留之同榻。石癡不可別去。

夢霞卽就燈下作兩書。一以告老母。一以覆劍青。書中所言。卽日間崔父所言。蓋夢霞深爲其母所鍾愛。曩者方命拒婚。母知其意在自擇佳偶。曾許以結婚之完全自由權。故此婚姻事。夢霞竟得自主。所須商酌者。入贅之說。或非老母所願。不能不俟命而行也。然以意測之。其母既許其自由。不加干預。入贅與否。亦無甚關係。十八九當在贊成之列。若劍青則又深知其中祕密。而希望好事之成就者。今得佳音。欣忭之不暇。安有加以破壞之理。自表面觀之。此事尙有一重阻力。自實際言之。一時雖無成議。夢霞固不啻已爲崔氏之贅壻矣。

海濱歸客。湖上寓公。浮雲一相別。明月幾回圓。石癡自東渡後。荅湖風月。不知開却幾許。歸去來兮。復作林泉之主。水雲猿鶴。一例歡迎。江山未改。松菊猶存。韻事重提。故人無恙。乃未敘離情。先成好事。既成好事。再敘離情。茫茫海宇。能尋幾個知音。落花生平。那得許多快事。夢霞之愁懷已釋。石癡之豪興方酣。一觴一詠。暢敘幽情。亦步亦趨。共探佳境。放浪形骸之外。流連水石之間。時或鷄黍留賓。爲長夜飲。夢霞竟作不歸之客。如是者十餘日。石癡倦遊。而夢霞病酒矣。

夢霞與石癡共晨夕。幾不復問崔家事。而梨娘消息。亦復沈沈。夢霞雖時時念及。亦不致深求。此數日中。直無事可記矣。屈指石癡歸來。已歷三來復。每值星期休課。非夢霞往就。則石癡過訪。互與銜觴賦詩。盡日之樂。至第三星期日。夢霞困於宿醒。過午方起。而心情甚懶。無意出門。乃焚香掃地。獨坐空齋。以待石癡之至。久之足音亦復杳然。坐困書城。頗覺昏悶。起而散步於庭堦之畔。日影在地。雲思滿天。院落深深。人聲寂寂。而忘機之小鳥。巢葉穰棲。見人亦不驚起。有時風掃落葉。颼颼作細響。此外竟不復有一絲聲息。徒倚良久。興味索然。方欲回步入室。忽聞有聲出於廊內。隨風悠揚。冷冷入廳。夢霞訝曰。噫。異哉。此風琴之聲也。胡爲乎來哉。尋聲而往。斯時廊下悄無一人。夢霞忘避嫌疑。信步行去。廊盡卽爲後院。院東爲梨娘香閣。而琴聲則出自院西一小室中。不知爲何人所居。夢霞駐足窗外。側耳細聆。但聞其聲。不見其人。亦不辨其爲何譜。須臾又聞窗內曼聲低唱曰。阿儂生小不知愁。秋月春風等閒度。怕繡鴛鴦愛讀書。有花時向花陰坐。嗚呼。一歌兮歌聲和自由之樂。樂則排。嚶嚶歌喉。輕圓無比。與琴聲相和。恍如鶯鳳之和鳴。再聽之。又歌曰。

有父有父髮皤皤。晨昏孰個勸加餐。空堂寂寂形影單。六十老翁獨長嘆。嗚呼再歌兮歌難吐。話到白頭淚如雨。續歌曰。

有母有母土一坯。母骨已寒兒心摧。悠悠死別七年纔。魂魄何曾入夢來。嗚呼三歌兮歌無序。風蕭蕭兮白楊語。又歌曰。

有兄有兄胡不俟。二十年華奄然死。我欲從之何處是。泉下不通青鳥使。嗚呼四歌兮歌未殘。中天孤鷹聲聲寒。指上調從心上轉。斷雲零雨不成聲。而再而三而四。琴調漸高。歌聲漸苦。怨徵清商。寒泉迸瀉。非復如第一曲之瓏瓏入耳矣。夢霞聞此哀音。不覺淒然欲絕。不忍卒聽。又不忍不聽。此時人意與琴聲俱化。渾身癱軟。不能自持。適身畔有石。即據坐其上。而窗內之聲又作矣。

有嫂有嫂春窈窕。嫁與東風離別早。鸚鵡淒涼說不了。明鏡韜光心自皎。嗚呼五歌兮歌思哀。棠梨花好爲誰開。五歌既闌。突轉一急調。繁聲促節。入耳洋洋。如飄風驟雨之並至。顧琴調雖急。而歌聲甚緩。蓋歌僅一字。譜則有數十聲也。高下抑揚。纏綿宛轉。其聲之尖咽。雖風禽啼於深竹。霜猿嘯於空山。不是過也。其歌曰。

儂欲憐人還自憐。爲誰擺佈入情天。好花怎肯媚人妍。明月何須對我圓。一身之事無主權。願將幸福長棄捐。嗚呼六歌兮歌當哭。天地無情日月惡。

歌至此琴聲劃然而止。風曳餘音。自窗隙中送出。旋繞於夢霞之耳鼓。曲終人不見。窗外夕陽紅。夢霞聞此歌聲。雖未見其人。前已知其意。回憶六歌。字字深嵌腦際。細味其語。不禁憤從中來。自怨自艾。恨不卽死以謝此歌者。表明我之心。跡償還彼之幸福。要知落花空有意。流水本無情。蕭郎原是路人。天下豈無佳婿。既爲馬牛之風。怎作風鸞之侶。謝絕鴛鴦。乞還鴛鴦帖。豈不美哉。夢霞一人獨自深思。竟忘却身在窗外。非應至之地。亦非應聞之語。徘徊間。忽聞窗內有人語聲。一人入曰。阿姑作麼。生適聞琴聲。知此間無能此者。必姑也。特來訪姑。一聆雅奏。幸勿以余非知音人而揮諸門外也。一人答曰。此調不彈久矣。寒窗弔影。苦無排遣。新譜數曲。恨未入妙。試一弄以正節拍。不虞爲嫂所聞。歌譜具在。乞嫂爲妹一點簪之。何如。一人又曰。白雪陽春之調。高山流水之音。個中人知

其妙。姑音樂大家也。余愧無師曠之聰。并乏巴人之識。而姑言乃如此。殆有意戲余耶。一人又答曰。嫂勿過謙。曩聞嫂月下吹離鸞一曲。令人意消。竊與琴雖二器。理實相通。以嫂之敏慧。荷一習之。三日可畢其能事矣。兩人絮絮答答。夢霞佇聽良久。恐爲所窺。見不敢久留。乃躡足循牆而出。

第二十三章 剪情

詩約窗下。我本無緣。黃土墻中。卿胡薄命。此聯爲誄寶玉晴雯之語。而他日夢霞即可移以誄筠倩者。蓋婚約已成。而筠倩之死機伏矣。筠倩所處之地位。等於晴雯。所異者晴雯與寶玉。彼此情深。而事卒未成。爲人構陷。以至於死。筠倩與夢霞。彼此均非自主。實說不到愛情二字。強爲人撮合。遂成怨偶。斯時筠倩尙未知夢霞之情之詐。屬而夢霞則已知筠倩之情之不屬已矣。未婚之前。隔膜若此。既婚之後。兩情之相左。不問可知。其能爲比翼之鴛鴦。和鳴之鸞鳳耶。夢霞愧對筠倩。筠倩必不願見夢霞。用情與晴雯異。結果與晴雯同。異日夢霞之誄筠倩。亦惟有以我本無緣。卿胡薄命二語。表其哀悼之誠。惋惜之情耳。

從此筠倩遂輟學矣。青春大好。芳心已灰。往日所習。悉棄不理。日惟悶坐書窗。致力於吟詠。以凌惋之詞。寫悲涼之意。苦吟傷心。對鏡自嗟。儼然小青化身矣。而彼梨娘自婚約既成之後。竟與夢霞不相聞問。匝旬以來。並未有一紙之通情。一詩之示愛。兩人不期而遽形淡漠。夢霞惘然若忘。梨娘亦棄之如遺。雙方若互相會意。而寄其情於不言中者。此中理由殊非局外人所能知其究竟。意者其有悔心歟。然大錯鑄成。悔之何及。又三日。能兩人之齟齬乃生。風平憤海。陡起驚波。此後之玉梨魂。由熱鬧而入於冷淡。由希望而趨於結束。一篇斷腸曲。漸將唱到尾聲矣。

夢霞於無意中偷聽得一曲風琴。雖並未知音之人。正別有會心之處。念婚姻之事。在彼固無主權。在我亦由強制。彼此時方墜實命之不猶。異日且歎遇人之不淑。僵桃代李。牽合無端。彩鳳隨鴉。低迴有恨。揣彼歌中之意。已逆知薄情夫婿。必爲秋扇之捐矣。夫我之情。既不能再屬之彼。我固不願彼之情。竟能專屬之我。設彼之情。而竟能屬我者。則我之造孽且益深。遺恨更無盡矣。我深幸其心腹中並無夢霞兩字之存在也。所最不安者。彼或不

知此事因何而發生。或竟誤謂出自我意。且將以我爲神奸巨惡。欺彼無母之孤女。奪他人之幸福。以償一己之色慾。則彼之怨我恨我。更何所底止。我於此事雖不能無罪。然若此則我萬死不敢承認者。筠倩乎。亦知此中作合。自有人在。汝固爲人作嫁。我亦代人受過乎。雖然。此不可不使梨娘知也。

筠倩與梨娘相惜皆憐。情同姊妹者也。此次假歸十日。不復再整書囊。鼓棹向鵝湖而去。是年冬假已屆畢業之期。九仞之功。虧於一簣。梨娘深惜之。促之再四。筠倩終不爲動。歎曰。嫂休矣。妹心已灰。此後杜門謝客。不願再問人間事。青燈古佛。伴我生涯。妹其爲紅樓夢之惜春矣。言畢歎歎。梨娘爲之愕然。筠倩在校中成績最優。深爲校長所嘉許。同學亦莫不愛之敬之。以其久假不來。其深懸詔。問訊之函。絡繹而至。筠倩權託詞謝絕之。而別作一浪學書。呈之校長。鵝湖一片土。從此竟不復有筠倩之蹤跡。有名之女學。失一好學生。亦大爲之減色。校中人知其不來。無不同聲惋惜。而卒莫明其退學之故也。

梨娘以筠倩突變常態。惘惘不歡。亦自驚疑。而不能作何語。以爲勸慰。兩人並無惡感。而相見時冷若霜雪。絕無笑容。亦不作諧語。姊妹間圓滿之愛情。竟逐漸減缺。幾至於盡。以筠倩之性情灑落。氣度雍容。似不應至此。況彼與梨娘固愛之蔑以加者。平日每常梨娘愁悶難舒之際。筠倩以故作嬌憨之態。以趣語引逗其歡心。梨娘輒爲之破顏。今筠倩易地以處。梨娘欲轉有以慰藉之。而竟不生效力。問所以致此之故。則婚姻問題未發生以前。筠倩固猶是舊時之筠倩也。在梨娘初意。固以此事雙方允洽。十分美滿。爲夢霞計者。固得爲筠倩計者。亦未嘗不深。以貌言則何郎風貌。足媲潘郎。以才言則崔女清才。不輸謝女。兩人異日者。合歡同夢。不羨鴛鴦。飲水思源。毋忘媒妁。萬千辛苦。抽盡情絲。百六韻華。還他豔福。我雖無分。心亦可以少慰矣。孰知人各有心。情難一例。纔作紅絲之繫。使賦白頭之吟。良緣竟是孽緣。如意翻成惡意。弄巧成拙。變喜爲愁。筠倩無片時之歡笑。梨娘其能有一日之寧貼耶。在筠倩不過以一身無主。自恨自憐。對於夢霞。並非有所深惡。對於梨娘。亦並未有所不憚。而爲梨娘者。一片癡心。指望玉成好事。乃事緣入港。遽有此不情之態。映入眼簾。費却幾許心機。喚得一聲懊惱。將何以目解而自慰乎。自是厥後。兩人雖多見面之時。無復談心之樂。一則含恨不平。一則有懷難白。不言不笑。若即

若脫嗟乎梨娘。又添一種奇苦矣。而不料夢霞之書。更於此無可奈何中。送到妝臺之畔。

梨娘之得書也。意書中必無他語。殆彼已得家報。而以個中消息。慰我無聊歟。否則必一幅琳琅。又來索和矣。讀郎霞郎亦知余近日爲汝重生煩惱。憂心悄悄。日夜不寧。有甚心情。再與汝作筆墨間之酬答耶。梨娘執書自語。固以此書爲掃愁帚。爲續命湯。雖愛如篤情。今亦如此。舍彼更無能以一紙溫語。相慰籍者矣。孰知拆閱內容。乃不覺大失望。蓋書中之語。竟全出於梨娘意想之外。而爲梨娘所不願聞者也。書作何語。怨望之詞耶。決絕之言耶。人情輕薄。覆雨翻雲。厭故喜新。大抵如是。夢霞忍哉。既得蜀便棄隨耶。然情摯如夢霞。夫豈食言而肥。而願作薄倖人者。其作此書也。乃有激而發。惟對於梨娘有生死不解之情。聞琴而後。悔恨交加。急欲一訴。措辭之間。不覺出之以怨憤。初不知梨娘與篤情亦已大傷情感也。如知之。此書固屬多事。亦決不肯再作不情之語。重增其苦痛矣。此書全篇記者。已不能盡憶。僅記其中幅有曰。

……齊大非吾偶也。吾誤從卿言。悔之無及。渠之心理。實大不滿意於此事。吾已偵知之。卿與之朝夕相處。亦曾一探其衷曲否耶。此事本由卿一人之主張。吾恐傷卿意而勉從之。今乃知爲卿所誤矣。吾自怨。吾尤不得不怨卿。吾自惜。吾尤不能不爲人情。蓋吾固不慣受人冷眼。尤不願人爲吾而失其幸福也。……卿必欲成就此事。果何意耶。豈欲脫自身之關係。而陷二人於不堪之境耶。……吾愛卿。吾決不放卿自由。吾決不受卿戲弄。卿休矣。戀我耶。絕我耶。吾均不問。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

書語若此。唐突甚矣。而謂梨娘能堪乎。方夢霞作書時。雖亦自覺過激。然語皆出於至情。意梨娘必能相諒。若在平时。此書亦等諸尋常通訊之詞。必不至誤會。而生齟齬。今適當左右爲難之際。方冀其有以慰我。乃亦從而怨我。不覺其言外自有深情。但覺其字裏都含芒刺。梨娘誦畢此書。爲之目瞪口呆。大有水盡山窮之感。篤情失其自主之權。未免稍含怨望。猶無足怪。夢霞固深知其中委曲者。我之苦費心機。玉成此事。不爲渠。却爲誰耶。乃亦不能相諒。以一封書來相責問。試思篤情之終身。千余底事。我因無以償彼深情。故欲強作鴛盟之主。早知如此。我亦何苦爲人作嫁。而使身爲怨府乎。嗚呼。夢霞。汝非鐵作心肝者。而忍出此。宇宙雖寬。我直無容身地矣。至此

不覺一陣心酸。淚珠滾滾。愈思念。愈哭。愈苦。一幅畫。霎時間盡爲淚花浸透。字跡模糊。不可復識。此一陣哭。較之月夜哭塚。聲益淒慘。蓋傷心之極。悲不自勝矣。若使夢霞聞之。其痛心又當何如耶。

二更天氣。一隙燈光。鵬郎課畢入內。夢霞自起。獨坐。觀書。夜深人倦。不遑就枕。掩卷假寐。忽聞叩門聲甚急。問何人不應。門啓。鵬郎飄然入。置一紙。裹於案上。返身便去。並無一言。夢霞頗錯愕。取而去。其外裹。則內有函一封。書一冊。另有素帕裏物一。先視其書。即梨娘前攜去之紅樓影事詩也。此詩爲兩人愛情之紹介。夢霞會嚼梨娘善藏之。以爲永久紀念。今並未見。索而忽歸。趙璧其意何居。殊令人不解。再視其帕。係一半舊羅巾。斑斑點點。淚漬甚多。新痕猶溫。按之則經軟如綿。不知內藏何物。急啓視之。一黝然有光之物。突呈於眼前。乃繩繫之青絲一縷也。夢霞驟視此物。驚極而怖。繼而大悟。泣曰。梨娘殆絕我矣。金剪無情。下此毒手。忍哉忍哉。語已而哭。淚滴帕上。與梨娘之啼痕。混合爲一。如水投乳。一色瑩然。良久乃拭淚取函閱之。且讀且哭。未終幅而夢霞已慘無人色矣。是書爲梨娘憤極所作。墨淡不濃。行疎不整。大變其昔日簪花體格。想見其握管時之心煩意亂也。錄其詞如左。

君多情人也。梨影歛君之情。願爲君死。而自顧此身。已爲墮溷之花。難受東風抬舉。無可奈何。出此下策。冀以了我之情。償君之恨。雙方交益。計至得也。不料因此一念。更墮入萬重暗霧中。昏黑迷離。大有倂倂何之之概。所藉以自慰者。君固深知我心。我爲君故。雖任勞任怨。亦所不辭也。今讀君書。我竟不能自解。君言如此。是君直未知我心也。是君心直並未有我。亦知我不爲君。則羅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婦。可預我事。而爲此移花接木之舉耶。嗚呼。君與我皆爲情所誤耳。君固未嘗誤我。我亦何曾誤君哉。今君以我爲誤君。我復何言。我誤君。我不敢再誤君。君怨我。我不敢怨君。半載相思。一場幻夢。嗟乎。霞郎。從此絕矣。紅樓影事詩一冊。謹以奉還。斷情根也。青絲一縷。贈君以留紀念。不能效陶母之留賓。亦不願學楊妃之希寵。聊以斬我情絲。絕我癡念耳。我負人多矣。負生負死。負君負姑。負人已甚。自負亦深。而今而後。木魚貝葉。好懺前情。人世悲歡。不願復問。望君善自爲謀。鵬兒亦不敢重以相累。人各有命。聽之可也。本來是色。卽空。悟拈花之微旨。倘有餘情。未了。願結

草於來生

第二十四章 揮血

淚長如線。燈暗無花。夢霞得此意外之驚耗。急痛攻心。爲之暈絕。良久始稍清醒。危坐如癡。神色沮喪。復取書覆閱之。繼取髮摩撫之。心更大痛不可止。淚珠歷落襟袖盡滿。旋目注詩冊。若有所感。變色而起。執卷就燈焚之。須臾已成灰燼。悲憤之情。不能自抑。如飛蛾之撲火者然。然而其心苦矣。

既焚稿。復就坐。沈思至再。欲作一覆書。而急切不知作何語。驟受劇烈之痛苦。神經盡爲之昏亂。知梨娘此時之悲哀激烈。當必有較甚於己者。不再有所以慰之。不知又將續演出苦何慘劇矣。讀者諸君。梨娘之爲此。出於一時憤激。繼知夢霞見之。必不能堪。亦自覺其過甚。當夢霞躊躇不決之時。正梨娘追悔莫及之際。在夢霞則以覺自我開。不怪梨娘之無情。而惟恨己之無情。無端以一書傷其心。致彼憤而出此。實無顏以對知己矣。嗚呼。兩人之情。深摯若此。機綿若此。非至死時。豈尚有解決之希望者。今欲一朝決絕。亦徒自增其煩惱耳。夢霞此時。急欲作一謝罪之函。以解梨娘之怒。而心亂如麻。苦不能成隻字。時已鐘鳴一下矣。乃仍以紙納函。以帕裹髮。置之枕旁。忍痛就睡。

就睡後。輾轉不能成夢。約二小時。夢霞忽推枕起。時燈燄漸熄。就案剔之。光明復現。尋檢一潔白之素箋。復取一未用之新筆。嚙指出血。以筆蘸血。而書之紙上。其咬處在左手將指之下。傷處甚深。血流不止。而夢霞若不知痛苦者。隨出隨蘸。隨蘸隨書。頃刻間滿紙淋漓。都作深紅一色。書成而血猶未盡。此時稍覺微痛。函封既竣。乃徐徐以水洗去指上血痕。以巾裹其傷處。復和衣就榻臥。晨光已上窗矣。嗚呼。男兒流血。自有價值。今夢霞仍用之於兒女之愛情。母乃不值歟。雖然。天地一情窟也。英雄皆情種也。血者。製情之要素也。流血者。即愛情之作用也。情之爲用大矣。可放可卷。能屈能伸。下之極於男女戀愛之私。上之極於家國存亡之大。作用雖不同。而根於情則一也。故能流血者。必多情。人。流血所以濟情之窮。癡男怨女。海枯石爛。不變初志者。此情也。偉人志士。投艱蹈險。不惜生命者。亦此情也。能爲兒女之愛情而流血者。必能爲國家之愛情而流血。爲兒女之愛情而情其血者。安

望其能爲國家之愛情而拼其血乎。情熱如夢霞。固有血性之男子也。彼直視愛情爲第二生命。故流血以贖之耳。情自可貴。血豈空流。雖云不值。亦何害其爲天下之多情人哉。

次日。梨娘得書。驚駭絕。血誠一片。目炫神迷。斑斑點點。模模糊糊。此猩紅者何物耶。霞郎霞郎。此又何苦耶。梨娘此時。又驚又痛。手且顫。色且變。眼且花。而心中似有萬錐亂刺。若不能一刻耐者。無已。乃含淚讀其辭。

嗚呼。卿絕我耶。卿竟絕我耶。我復何言。然我又何可不言。我不言。則我之心。終於不自。卿之憤。亦終於不平。卿誤會我意。而欲與我絕。我安得不剖明我之心跡。然後再與卿絕。心跡既明。我知卿之終不忍絕我也。前書過激。我已知之。然我當時實驟感劇烈之激刺。一腔怨憤。含卿又誰可告訴者。不知卿固同受此激刺。而我書益以傷卿之心也。我過矣。我過矣。我先絕卿。又何怪卿之欲絕我。雖然。我固無情。我並無絕卿之心也。我非木石。豈不知卿爲我已心力俱碎耶。我感卿實達於極點。此外更無他人。能奪我之愛情。卿固愛我。憐我者也。卿不愛我。誰復愛我。卿不憐我。誰復憐我。卿欲絕我。是不啻死我也。卿竟忍死我耶。卿欲死我。我烏得而不死。然我願殉卿而死。不願絕卿而死。我雖死。終望卿之能憐我也。我言止此。我恨無窮。破指出血痛書二紙付卿。將死哀鳴。惟祈鑒宥。

已酉十一月十一日四鼓夢霞囓血書。

梨娘閱畢。心大不忍。哭幾失聲。其驚痛之神情。與夢霞之得彼書時。正復相似。無端情海翻波。還說淚珠有價。其實兩人均有誤會。逞一時之憤。激受莫大之痛苦。自作之孽。夫又奚尤。兩人生於情死於情。層層情網。愈縛愈緊。使其果能決絕也。亦何待於此日。夢霞曰。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斯言是也。不到埋香之日。安有撒手之期。不憐語言。自尋煩惱。徒自苦耳。甚無謂也。得書後之梨娘。早易其怨憤之心。復爲憐惜之心矣。彼以堂堂七尺。爲一女子故。出此過情之舉。甘作謝過之詞。并忘剜膚之痛。余罪大矣。今無他法。惟有權作溫語以慰之耳。

錦箋往返。忙煞鵬郎。夢霞再得梨娘書。心乃大慰。意謂幸有此一點血誠。得同梨娘之心。此後再不能多言抹殺矣。梨娘函尾。尙有一絕句。其起聯曰。『血書常在我咽喉。一紙焚吞一紙留。』其下二句。則記者不能復憶。但記

其押劉字韻而已。夢霞亦續賦二律以答之曰。

春風識面到今朝。強半光陰病裏消。一縷青絲排永絕。兩行紅淚最無聊。銀壺漏盡心同滴。玉枕夢殘身欲飄。

風雨層樓空悵望。錦屏秋盡玉人遙。時有風濤起愛河。遲遲好事鬼來磨。百年長恨悲無極。六尺遺孤累若何。豔祿輸人緣命薄。浮名誤我患才多。

萍根浪迹今休問。眼底殘年疾電過。次日梨娘復以簡約夢霞往。夢霞從之。此次爲兩人第二次會晤。前次相見時。梨娘曾有今日之事。可一不可再之言。今何以忽有此約。梨娘非得已也。欲一見以剖明其衷曲。解釋其疑團也。以雙方誤會之故。一則亂斬情絲。

一則狂拚熱血。演出離奇慘痛之怪劇。情思之纏綿曲折。本非管城子所能達其萬一。青鳥無知。慣傳訛信。黃昏待到。便是佳期。兩人相見後。自有一番情話。然亦不過如上文所云。大家以溫存體貼之言。互相和解。今亦不必贅述。惟當時夢霞曾賦六絕句。錄之以爲此章之煞尾。

深深小巷冒寒行。一步回頭一步驚。計此時光夜將半。半牆殘月趁人明。

迴廊曲曲傍高垣。舊地重經路轉昏。行到塔前還細認。逡巡未敢便敲門。

拈毫日日費吟神。苦說燈前一段因。後會不知何處是。卿須憐取眼前人。

情愛偏從恨裏真。生生世世願相親。桃源好把春光閉。莫遣飛花出舊津。

保此微軀尙爲劉。我生不免淚長流。當初何不相逢早。一局殘棋怎樣收。

誓須攜手入黃泉。到死相從願已堅。一樣消磨愁病裏。明知相聚不多年。

第二十五章 驚鴻

花前假淚。燈下盟心。去影忽忽。餘情惘惘。夢霞別後。梨娘猶悄對殘缸。追思往事。遙聽牆外析聲。似催人睡。推窗。窗前月影。莫照心來。人去情留。愁來夢杳。鬢低弄影。手倦支頤。視案上吟箋。墨痕猶濕。低哦一過。惻然神傷。顧影低徊。縈思宛轉。卽援筆續其後曰。

寄書幾度誤青鸞。因愛成猜解決難。見面又多難訴處。了無數語到更闌。情絲抽盡誤纏綿。此後悲歡事在天。只是病軀秋葉似。如何支得二三年。薄命原知苦不長。並頭空自妬鴛鴦。最憐養盡心機巧。只博燈前哭幾場。深院鈎簾命小窗。無言暗泣對殘缸。飛蛾莫撲銀頭燭。留照情人淚兩雙。萬千辛苦坐難平。一死頻拚死不成。如此風波如此險。可憐還爲戀情生。碧牕記得曾攜手。青鳥迴來重寄詞。鴈夜驚春愁一樣。楚魂湘血怨同時。噫。豈料悲吟。竟成兇讖。薄命女非長命女。生前心是死前心。二三年固不能支。孰知天劫紅顏。將立演出月缺花殘之慘劇。並二三月亦不能支耶。噫。此酸楚之哀音。竟爲兩人最終之酬答。而此夜之幽期。卽爲兩人最後之交際。從此更無一面緣矣。

窮陰殺節。急竟凋年。越三四星期。而冬假之期已至。石癡復欲離家。夢霞亦須旋里。君自南歸。我自東。鞭絲帽影。各忽忽。兩人一去。暮湖風月。大爲之減色。歡會無蹤。別情如畫。兩人這回分手。從此亦竟消息沈沈。音容渺渺。知音之感。無窮。聚首之緣。莫卜。石癡未行之前。以明年校務。仍挽夢霞主持。夢霞意欲辭職。石癡維繫甚堅。不得已。諸焉。旣行。夢霞料理校中試驗事。三日而畢。亦束裝歸。於斯時也。梨娘又久未通辭矣。夢霞歸心爆急。亦不復一探其消息。且謂開校之期。一瞬卽至。暫時相別。無足介意。臨行寄語。徒亂人懷。而不知此時之梨娘。病已中平膏肓。魂已遊於墟墓。去埋玉之期。已不甚遠矣。一行便隔仙凡。再到難尋人面。是豈夢霞所及料者哉。

梨娘之死。死於夢霞。實死於筠倩。蓋彼與夢霞再會之後。深知夢霞之心。誓死不肯移易。可笑亦復可憐。感泣之餘。而念及夫筠倩。姻事我所主張。原冀其他日耦俱無猜。享閨闈之樂。我則一身乾淨。斷情愛之媒。以今觀之。此事後來。終無良好之結果。我以愛夢霞者。誤夢霞。以愛筠倩者。誤筠倩矣。我一婦人。而誤三人。因情造孽。不亦太深耶。我生而夢霞之情終不變。筠倩將淪於悲境。我死而夢霞之情亦死。或終能與筠倩和好。我深誤筠倩。生亦無以對筠倩。固不如死也。我死可以保全一己之名節。成就他人之好事。則又大可死也。自是以後。梨娘遂存一

決死之心。坐亦思死。臥亦思死。念念在茲。躊躇滿志。竟不復有他種念慮。縈其腦際。死念已堅。生機漸促。痛哉梨娘。惟求速死。竟將瘦弱之軀。自加戕賊。茶飯不常下咽。睡眠每喜臨風。一意孤行。十分踴躍。憔悴餘花。怎禁得幾許摧殘蹂躪。人見其無恙。而不知其已深種病根。樂尋鬼趣矣。曾幾何時。心血盡枯。形神俱化。引鏡自照。兩頰若削。歎曰。死期近矣。遂臥不復起。時夢霞猶未行也。

越三日。夢霞不別歸。梨娘病亦漸劇。家人咸來問訊。見容顏雖減。神識甚清。意此微疾耳。不久可愈。故多不甚注意。惟筠倩憂形於色。視之而泣曰。嫂病深矣。幸嫂自愛。讀者須知。筠倩固未嘗有所怨於梨娘。不過兩人各有難言之心事。以至稍形疏遠。今梨娘病矣。且劇矣。筠倩對於梨娘。非無一點真愛情者。能不留心視察。加意護持。耶。顧筠倩雖殷勤。而梨娘殊冷淡。似不自知其病之深者。蓋筠倩固未知梨娘早已存死志也。爲之延醫。却不欲筠倩陰告父嫂。病象不佳。當速治。崔父乃急遣人招醫生至。醫生費姓。即前視夢霞之病者。鄉僻間之名醫也。診畢而出。斟酌良久。始成一方。曰。姑試之。然吾決其無效。此病係積憂久鬱所致。本非藥石可療。且外感亦深。未病之前。飲食起居。已久失其營衛。夫人體質又弱。欲治之。恐難爲力也。

家人聞言。始知梨娘之病。幾成絕症。一時羣相驚擾。環侍不去。蓋梨娘平日。事上盡禮。待下有恩。隻手持家。久耗心血。一生積善。廣種福田。破落門庭。有此賢能之主婦。真不啻中流之一柱。大廈之一木也。故以崔氏之門衰。丁少實賴梨娘爲之主持。一切尚未終養。姑未與醮。子未成人。瘦削香肩。擔負甚重。茫茫身世。未了猶多。此時烏可以遽死。然而梨娘竟無意求生。有心竟死。未病之前。死機早伏。既病之後。危象漸呈。微特崔父與筠倩等。銜髮莫釋。求神問卜。無所不至。即婢媼輩。亦均愁顏相對。有嘆息者。有暗泣者。心慌神亂。此去彼來。咸願盡其心力。以愈梨娘疾。忙亂數日。病卒不減。梨娘又不肯服藥。迫以翁命。勉盡一盞。然藥入腹中。竟無影響。視彼病容。日形萎損。惟有同曉何奈而已。

夢霞行十日矣。遊子遠歸。慈烏含笑。況此次入門帶喜。家庭之間。尤多樂意。夢霞以姻事已成。此後與梨娘相聚之日。正長。心中之愉快。更不可言喻。初不料有情好月。未曾圓到天中。無主殘花。不久香埋地下。一面已慳。自身

莫贖。去時未悉病情。別後猶勞夢想。此時之梨娘。已屬半人半鬼。此時之夢霞。固依然如醉如癡也。又三日。乃得一可驚可愕之凶耗。凶耗非他。即梨娘最後之手書也。

哀鴻一聲。愁魔萬丈。此函乃梨娘力疾所書。以遺夢霞。作訣別之紀念者。夢霞於希望之餘。得此絕望之函。如小鹿撞胸。如冷水澆背。一時驚絕。駭絕。腦筋之震動。一分時不知其幾千百次。驚痛過劇。雙目瞪然。轉無一點淚。惟有對書木坐。口中喃喃。默祝天佑伊人。消此災難而已。書語錄下。

梨影病矣。病十日矣。方君行時。梨影已在床席間討生活。所以不使君知者。恐君聞之而不安。且誤歸期也。君臨去竟無一言誌別。想係成行。匆迫所致。我未以病訊告君。君亦不以歸期語我。二者適相等。可毋責焉。梨影病中。亦無大苦。不過一時感冒。並無十分危險。君聞此信。爲梨影憐則可。爲梨影愁則不可也。但屏軀弱質。已受磨於情魔。怎禁再受磨於病魔。偶攫微疾。便自疑懼。不死不休。即死何惜。環縛於情網而不知脫。沈沒於愛河而不知拔。是無異行於死樞之中而求生也。以梨影平日之心。情固早知其必死。一病之餘。便覺泉臺非遠。深恐旦暮間。溘朝露。離塵海。我餘未盡之情。君抱無涯之戚。况梨影生縱無所戀。死尙有難安。七旬衰老。六尺遺孤。扶持而愛護之。舍知己又將奚託。此梨影今生未了之事。梨影若死。君其爲我了之。然梨影固猶冀須臾緩死。不願卽以此累君。但未卜天心何若耳。瞑眩之中。不忘深愛。伏枕草草。淚與墨并。霞郎霞郎。恐將與君長別矣。我歸天上。君駐人間。一枝木筆。銷恨足矣。又何惜梨花竟死。孽緣有盡。艷福無窮。伏惟自愛。

己酉十二月十九日白梨影伏枕泣書。

第二十六章 鵲花

斷腸遺字。癡付青禽。薄命餘生。痛埋黃土。夢霞讀此書後。驚定轉生疑竇。憶疇昔之夜。月冷燈昏。曾親香澤。雖玉容慘淡。眼角眉梢。親見渠深鎖幾重幽怨。而丰神玉立。心跡冰清。愁恨之中。乃不減其天然妍媚。固絕無一分病態也。今幾日耳。何遽至抱病。病亦何至使死。此中消息。殊費疑參。如書言。則方我歸時。渠已爲病魔所苦。我火急歸心。方寸無主。隨行竟未向妝臺問訊。荒唐疏忽。負我知音。彼縱不加責。我能無愧於心乎。所異者。彼可愛之鵲

郎平日間碌碌往來。爲兩人傳消息。凡其母之一顰一笑。一梳一沐。無不悉以告我。獨此次驟病。亦爲緘口之金人。不作傳言之玉女。鵬郎何知。殆亦受梨娘之密囑。勿洩其事於先生書中故有恐誤歸期之言也。嗚呼梨姊。汝果病耶。汝病果何如耶。汝言病無大苦。真耶。抑忍苦以慰我耶。初病時不使我知。今胡爲忽傳此耗。則其病狀誠有難知者矣。嗟乎梨姊。汝病竟危耶。今世之情緣。竟以兩面了之耶。天道茫茫。我又何敢遽信爲必然耶。夢霞此時目注淚箋。心馳香閣。自言自語。難解難明。欲親往一探。而無辭以藉口。行動未得自由。聽之則心實難安。從此言笑改常。寢食俱廢。幾有見於夢。地於牆之象。不得已賦詩二律。以相寄慰。

苦到心頭只自知。病來莫誤是相思。拋殘血淚難成夢。嘔盡心肝尙愛詩。錦瑟年華悲暗換。米鹽瑣屑那支持。知卿玉骨纔盈把。猶自燈前起課兒。

江湖我亦鬢將絲。種種傷心強自支。應是情多難恨少。不妨神合是形離。琵琶亭下帆歸遠。燕子樓中月落遲。一樣窗紗人暗泣。此生同少展眉時。

吟蓋疊就。鳥使未逢。欲寄相思。惟餘悵望。蓋此時梨娘方在病中。設貿然以此詩付郵。鳥用直上桃臺。逕投病榻。不幸爲旁人觀破。個中祕密。且將據之以爲梨娘致病之鐵證。梨娘將何以堪。是欲以慰之而反以苦之也。况乎二詩都作傷心之語。絕非問病之詞。病苦中之梨娘。豈容復以此酸聲淒語。再添其枕上之淚潮。藥邊之苦味。籌思及此。夢霞乃擱筆輟吟。不作一字之答復。惟將梨娘來書。反覆展玩。有時拍案驚起。仰天呼號。有時枯坐竟日。不言不笑。非病非癡。家中人也莫測其因何也。如是者三日。夢霞固無一刻忘梨娘。惟凝望玉人無恙。遂以大佳消息。慰我淒涼。豈知木筆驕春。纔借題紅之筆。梨花葬月。突來飛白之書。值元旦之良辰。得情天之凶耗。爆竹揚灰。不報平安之竹。桃符作怪。竟爲催命之符。嗚呼梨娘。竟死矣。

梨娘死矣。吾書今須述梨娘死前之病情。與天死時之慘狀。然記者於此。實不忍下筆。吾字未成。吾淚已濕透紙背。蓋梨娘之死。極天下之至慘。雖事與吾無關。而人熟無情。天乎何罪。多情如梨娘。多才如梨娘。命薄於雲。身輕若絮。埋愁壓恨。泣血椎心。一旦玉碎珠沈。香銷魂化。奈何天裏。不能久駐芳顏。前度人來。無復相依倩影。茫茫後

果。鴛鴦空視長生。負負前緣。蝴蝶還醒短夢。吁可痛已。以才盡之江郎。寫傷心之情史。箋愁賦恨。痛死憐生。握管呻吟。枯腸寸斷。情根不死。低頭願拜梨花。文字無靈。寄恨徒憑香草。伊人結局。絕類嬰兒。顛生不才。欲爲殷浩。叩碧翁而無語。碧海沈沈。起黃土兮何年。黃塵莽莽。可憐知己無多。况出飄零紅粉。漫說干卿底事。不教狼籍青衫。吾本個中人。誰非有情物。爲梨娘哭。更爲普天下薄命女郎之如梨娘者哭。聲聲帶恨。字字斷腸。想閱者諸君。亦願陪此一掬同情之淚也。

梨娘之死。其事至可奇。而其情至可哀。蓋梨娘固不可以死者。且又可以不死者。不可以死而死。可以不死而竟死。則情實誤之。古今來癡女子之死於情者亦多矣。願未有如梨娘用心之苦者。未病之前。自知必病。既病之後。自知必死。死而情可已。事不可丁。故力疾作書。以與夢霞。諄諄以後事相囑託。而又吞吐其詞。若未必果死者。蓋彼之意。固不欲夢霞知其病。更不欲夢霞知其死耳。此書也在他人視之。爲病中之書。在梨娘視之。卽絕命之書矣。

自是以後。病勢日危一日。時而清明。時而昏惘。旦夕之間。其態萬變。家人見狀。相顧失色。醫藥祈禱。均無效。而梨娘至此。水漿不入於口者已兩星期矣。骨瘦如柴。顏枯如鬼。又加之咳嗽。益不能支。自知不起。卽亦無慮。萬念皆空。瞑目待死。願病者無求愈之心。而家人希望之心。乃與病而俱增。鎮日忙亂。如午銜之蜂。而卒無補於萬一。梨娘病中。厭與人語。戚黨之來問疾者。概行謝絕。卽家中之婢媼。輕易亦不令其望見顏色。惟中悄悄日侍其側者。一鵬郎。一筠倩也。筠倩見梨娘病情大惡。終日隨侍不去。捧湯進藥。皆躬親其役。若欲與萬惡之病魔。爭此垂死之病人者。梨娘殊不欲言。扶持一切。自有鵬郎及秋兒在。萬不敢以此猥瑣之事。累及吾妹。而益重吾罪也。筠倩聞言。益涕泣不肯去。梨娘乃長歎無語。嗚呼。自梨娘病臥以來。筠倩心滋戚戚。未嘗有一日離於病榻之側。襟袖間淚痕時濕。惟不使梨娘見之耳。而梨娘對之。乃不能如從前之親熱。雖病中心緒不佳。亦不應淡漠若此。筠倩於是憶及前以婚姻問題。致兩情微有不懌。其言若此。似尙未能去懷。或者番病根。卽種因於此。亦未可知。筠倩默念至此。悔恨不勝。祝望益切。其心謂若梨娘而克愈者。吾猶可以自贖。脫不幸而竟死者。則吾實殺吾姊。此恨

不啼終天。欲懺悔而無從矣。鴛情作如是想。益不肯稍弛其調護之力。以爲補過之謀。噫。豈知梨娘之心。實有不可以遽告鴛情者。今見鴛情若是其懇摯。益不自安。嚙被忍病。惟求早死一日。早免一日之苦。嗚呼慘矣。燈光撮豆。枕淚傾潮。梨娘徹夜呻吟。鴛情衣不解帶。達旦不寐。強之睡。不可。則亦聽之。一夕。病勢突覺銳減。嗽亦間作。神志清明如曩日。鴛情心竊喜。梨娘謂之曰。妹厚我甚矣。我恨無以報。妹妹亦弱質。能有幾許精神。疲勞如此。不將與我俱病耶。今我病已覺少可。倦而思睡。今夜毋需人伴。妹亦請自安睡。以資養息。鴛情猶徘徊不去。梨娘再三迫之。乃回房就寢。斯時室中尚有鵬郎在也。鵬郎自梨娘病後。輟學侍疾。終日依依牀側。曾不少離。雖幼不解事。而孺慕性成。亦知保護其病中之母。母憂亦憂。母泣亦泣。淚痕時暈其小頰。是夕見病勢突減。亦不覺喜形於色。就燈下弄釵口。唱小歌以娛其母。梨娘呼而語之曰。汝倦乎。倦即睡。鵬郎急曰。我不倦。我須俟阿母睡着。乃亦睡耳。梨娘笑曰。癡兒。我若永遠不睡。汝亦永遠不睡耶。我竟長睡不醒。則汝又將如何。鵬郎不解其語。但以目視梨娘。梨娘語時。微合其眼。若欲睡者。鵬郎遂默無聲。恐多言以擾其安眠也。半晌。忽又呼鵬郎。命取床頭一小箱。箱以玳瑁爲之。小僅盈尺。製作絕巧。乃閨閣中用以藏貯粧飾品者也。鵬郎取至。置於枕旁。梨娘曰。啓之。既啓。則中有錦箋一束。梨娘一一檢閱之。閱畢。令移燈近前。輒舉而就火焚之。鵬郎驚而撲救。已盡爲灰燼矣。繼命攜箱復置原處。將地上紙灰。收拾淨盡。時夜已午。視梨娘神色如常。並無變態。鵬郎亦倦極。乃和衣睡於其旁。鵬郎既睡。對聲旋作。約二小時。梨娘忽大嗽。鵬郎睡夢中聞聲驚覺。視梨娘兩眼直視。十指撫心。急氣塞喉。喘聲如牛。狀至可怖。連呼阿母。搖首不答。幸燈燄尚未盡熄。乃急起披闢出。至鴛情寢門外。直聲呼曰。阿姑……阿姑……阿姑速起……阿母病又大變矣。其聲高以促。雜以哭泣之音。鴛情亦驚醒。踉蹌披夜出。隨鵬郎入視。時梨娘嗽方大作。喘絲不絕如線。若畢命即在俄頃間者。鴛情見狀。手足無措。移時忽作倒噎。若喉間有物欲躍出者。然急以手承之。梨娘遂大吐。暮覺一陣腥橫衝鼻觀。吐畢就燈視之。則滿盂皆血也。鴛情大驚。幾欲失聲而訴。再視梨娘。氣息奄奄。顏色慘白。咸言曰。我覺喉間有腥味。孟中得毋有異否。鴛情曰。無之。皆痰耳。語時以目語鵬郎。令速藏盂。復取溫茶半杯與梨娘嗽口。時天已大明。家人皆起。咸來詢夜來病狀。入則見鴛情與鵬郎。皆已成爲

淚人。知必有變。相顧錯愕。筠情搖手令勿聲。囑鵬靜寺。已則往尋其父。家人亦隨出。筠情含淚述病狀。言黃昏時病勢似殺。余亦就睡。天將明聞鵬泣呼。驚起入視。見彼痰喘甚急。旋咯血一盃。嗽止而面無人色矣。家人聞之。皆吐舌不能答。崔父立遣急足召醫生。醫至診視畢。出謂家人曰。心血已竭。危象立見。草根樹皮。無能爲力。速理後事。恐彌留在半日間耳。語已。返其酬金。乘輿而去。

至是家人咸知梨娘不救。各失聲哭。崔父亦痛揮老淚。楚囚相對。開闢一淚世界焉。有頃。筠情收淚起曰。徒哭無益。今病者尙省人事。醫言亦胡可遽信。一線生機未絕。或者祖宗有靈。念此後老翁稚子。事育無人。冥冥中挽回其壽命。則疾尙可爲也。脫果絕望者。則預備後事。在所不免。衰落門庭。無多戚族。誰來弔唁。又誰來裏埋衣衾棺槨。均須妥爲購置。夫豈一哭可以了之者。崔父曰。筠兒之言是也。爲今之計。始入視病者。察其有無變態。僥倖得有轉機。便是如天之福。言已。與筠情人家人從之。

天雞唱午。夢熟黃梁。衆人咸集病室中。無數模糊之淚眼。視線所集。咸注射於病者之面。時梨娘兩目垂簾。喘絲斷續。氣息甚微。形神全失。良久忽見其面色轉紅。艷若桃花。知其迴光返照也。於是衆人益形慌亂。束手無策。鵬郎見狀。以爲病有佳朕。不覺喜形於色。繼見衆人無不慌亂。始知其非妙。則復斂笑而泣。梨娘忽張目視翁。微言曰。兒病不起矣。兒無命。不能終代子職。中道棄翁。又使翁垂老之年。歷斯慘境。兒死後。翁不可過痛。以增兒冥中之罪孽。有阿姑在。晨昏可以無缺。兒歸泉下。亦瞑目矣。繼復注視筠情。欲言不言者再旋曰。吾負妹。吾負妹。妹不忘十年來相愛之情。此後鵬兒幸垂青眼。筠情聞言。悲痛不能勝。僅呼一聲曰嫂……已淚隨聲出。以袖掩面。不復詭言矣。梨娘言畢。復大喘。移時呼鵬郎至前。執其手而囑之曰。兒乎……吾可愛之兒乎……兒無父。今更無母矣。吾棄汝去。汝亦勿哭。此後事阿翁仍如平日。事阿姑當如事我。事先生如事汝父。此三言汝謹記勿忘。鵬郎涕泣受命。梨娘一一囑畢。含笑而逝。死時異香滿室。空中隱隱有瑤管之聲。時已酉十二月大除夕四時一刻也。年二十有七。嗟嗟。臘鼓一聲。殘花自落。筠床三尺。餘淚猶班。家事難言。身後幾多未了。癡情不死。胸頭尚有微溫。一霎紅顏。不留曼影。千秋碧血。應逐鵬魂。此恨絲綿。他生渺渺。悲乎痛哉。

第二十七章 隱痛

絕代佳人。一場幻夢。血枯淚竭。還他乾淨身軀。闌盡膏殘。了却纏綿情緒。梨娘之死慘矣。然其致死之由。梨娘苦於不能自言。家人固不得知。卽朝夕相處如篤情。生死相從如夢霞。此時亦未能遽悉。忍淚吞聲。不明不白。此梨娘之死所以慘也。既死之後。家人咸哭。篤情尤椎胸大慟。哽咽而呼曰。嫂乎。嫂竟棄我而去乎。我於世爲畸零人。誰復有愛我如嫂者。天乎無情。復奪我愛嫂以去。留此薄命孤花。飄泊情誰護惜。其不隨嫂而死者。曾幾何時耶。嫂而有知。白楊衰草間。毋虞寂寞。不久有人來。與嫂同領夜臺滋味矣。且哭且呼。淚落衾畔。幾成小河。力竭矣。聲嘶矣。而痛尤未殺。篤情與梨娘。姑嫂之情耳。並無挾體淪肌之愛。鏤心刻骨之情。今梨娘死。篤情哭之。卽對於親姊。亦無斯哀痛。此則旁觀者所不解也。夫以梨娘之貌。梨娘之才。梨娘之命。苟非鐵作心肝者。誰不憐之愛之。情之痛之。況平日端莊賢淑。溫訓如處子。慈善有佛心。一旦仙姿遽萎。遺愛猶留。如斯人者。於臨歿時。欲得人幾副眼淚。殊非難事。然而感情有厚薄。斯哀思有淺深。他人之哭梨娘。不過一時觸目傷心之慘痛。如太空之浮雲。一過便無蹤影。蓋無深感。故亦無深痛也。篤情之哭梨娘。與他人迥異。其痛刺心。其痛入骨。若非梨娘復生。其痛終無止境。除是此身亦死。其痛乃有已時。對篤情於梨娘。胡意抱此深痛。蓋感於生前者。固屬非淺。感於死時者。尤有難言。人知梨娘病死。而篤情則固知梨娘決非病死也。梨娘致死之由。梨娘不爲家人言。梨娘決非病死。篤情知之。而生前不能問梨娘。死後亦不能語家人。忍令此可憐之軀壳。斷送於模糊影響之中。難言之痛。與忍死之痛。兩重併作一重。更不容稍加遏抑。此衆人哭梨娘之淚。篤情所以獨多歟。

天寒日慘。愁雲蔽空。薤歌一聲。路人魂斷。家人各收淚料理後事。篤情哭泣模糊。已不成人狀。鵬郎則匍匐於梨娘身旁。號咷大哭。崔父亦雙袖龍鍾。痛揮老淚。一室之中。惟聞哭聲嗚咽。惟見淚波汨汨。人世殆無其慘。良久。篤情止泣。爲梨娘沐浴。襲衣甫解。胸前突露一物。狀類書函。是函蓋梨娘絕筆。於病中乘閒書此。留以貽篤情者。篤情此時。亦不遑啓視。乃取而納諸懷中。薰香裨梨娘屍體。整冠易衣畢。延羽士持誦。蓋南方俗例。人死必延羽士。爲死者指引冥途。猶西人之延牧師也。羽士至。家人復哭。棺衾已備。旋即大殮。哭聲益縱。蓋棺時。篤情幾欲躍入。

棺中與梨娘俱逝。家人力勸始止。比安靈已畢。天已大明。忽聞爆竹聲。震動耳鼓。家人如夢方醒。乃知今日之爲元旦。改辰也。傷哉薄命。三九年華。節屆歲除。魂歸離恨。竟不得續一絲餘命。度此殘宵。人與歲俱除。恨又與歲俱新矣。萬戶千門。春聲盈耳。桃符換舊。一色燈紅。惟崔氏門前。則一片裴旻。蒼端高掛。長庭冷落。風日淒清。亦新年之怪現象也。

香魂已渺。哀思難刪。是夜家人咸各睡息。筠倩猶獨守空幃。淒然弔影。一星幽火。冷照靈牀。痛死憐生。無窮哀感。乃取出梨娘遺筆。咽淚而誦其詞。

余有隱事。不能爲妹言。但此事於妹終身。頗有關係。不爲妹言。則負妹滋甚。而余罪將不可追。今余將死。不將余心窩中蓄久未洩之事。爲妹傾筐倒篋而出之。以贖余生前之愆。而事大穢瑣。礙難出口。欲言而嚙舌。屢矣。余病已深。自知去死不遠。而此事不能終秘妹。不能與妹明言。當與妹作筆談。余今握管書此。卽爲余今生拈弄筆墨之末次。余至今日。甚悔自幼識得幾個字也。僅草數行。余手已僵。余眼已花。余頭溲溲。而余心且作驚魚之跳。余淚且作迎珠之灑矣。天乎。

余於未言之先。欲有求於妹者一事。蓋余之言不能入妹之耳。妹將閱之。而色變肌裂。盡泯其愛我憐我之心。而鄙我恨我。曰若是死已晚矣。余不能禁妹之恨我。妹果恨我。余且樂甚。蓋恨我愈甚。卽愛我益深。余無狀不能永得妹之愛。亦不敢再冀妹之愛。余死後之罪孽。或轉因妹之恨我。冥冥中爲之消滅。故余深望妹之能恨我也。

此事爲余一生之污點。實亦前世之孽根。余雖至死。並無悔心。不過以事涉於妹。以余一人之私意。牽妹之自由。強妹以所難。此實爲余之負妹處。至今思之。猶不勝懊惱也。然余當初。亦爲愛妹起見。而竟以愛妹者負妹。此余始料所不及也。余今以一死報妹。贖余之罪。余死而妹之幸福。得以保全矣。妹乎。此一點良心。或終能見諒於妹乎。

余書至此。余心大痛。不能成字。擲筆而伏枕者良久。乃復讀書。余死殆在旦暮間矣。不於此將。將余之心事。掬

以示妹。後將無及。故力疾書此。妹閱之。妹當知余之苦也。余自求死。本非病也。而家人必欲以藥苦我。若以余所受之若爲未足者。余不能言。而余心乃益苦。妹以余病。愛護倍至。日夜不肯離。余深感妹。而愧無福以消受妹之深情。欲與妹言。而未能遽言。余心之苦。乃臻至極點。余因欲報妹。而反以累妹。余之罪且將因之而增加。眼前若是其擾擾。余死愈一日不可緩。而此書乃愈不能不於未死之前。忍痛疾書。然後瞑以待死。

余年花信。即喪所天。寂處孤幃。一空塵障。縷縷情絲。已隨風寸斷。薄命紅顏。例受摧折。余亦無所怨也。孰知彼蒼者天。其所以折磨我者。猶不止此。復從他方面施以種種播弄。步步逼迫。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余情如已死之灰。而彼竭力爲之挑撥。使得復燃。余心如已枯之井。而彼竭力爲之鼓盪。使得再波。所以如此者。殆使余生作嬌雌。尤欲余死爲冤鬼。不如此不足以死余也。自計一生。此百結千層至厚極密之情網。出而復入者。再前之出爲幸。出後之入乃爲深入。既入之後。漸縛漸緊。永無解脫之希望。至此余身已之能自主。一任情魔顛倒而已。余之自誤耶。人之誤余耶。余亦茫然。然無論自誤被誤。同一誤耳。同一促余之命耳。今已有生無幾。去死匪遙。被至忍之大公。與萬惡之情魔。目的已達。可以拍掌相賀。然余也前生何孽。今世何愆。而冥冥中之所以處余者。乃若是其慘酷也。

此事首尾情節。頗極變幻。此時余亦不遑細述。妹後詢夢霞。可得其詳。今欲爲妹言者。余一片苦心。固未嘗有負於妹耳。妹之姻事。余所以必欲玉成之者。余蓋自求解脫。而實亦爲妹安排也。事成之後。妹以失却自由。鬱鬱不樂。余心爲之一懼。而被夢霞復抵死相纏。終不肯移情別注。余心更爲之大懼。蓋余已自誤。萬不可使妹亦因余而失其幸福。而欲保全妹之幸福。必先絕夢霞戀余之心。於是余之死志決矣。移花接木。計若兩得。今乃知用心之左也。

上所言者。即余致死之由。然余幸無不可告妹之事。偶惹癡情。遽罹慘劫。此一死非殉情。聊以報妹。且以謝死者耳。余求死者非一日矣。而今乃得如願。余死而余之宿孽。可以清償。余之餘情。可以拋棄。以余之遭遇。直可爲普天下古今第一個薄命紅顏之標本。復何所戀而寶貴其生命哉。妹閱此。當知余之所以死。莫以余爲慘。

死之人。而以余爲樂死之人。則不當痛余之死。惜余之苦。且應以余得及早脫離苦海。而爲余賀也。余固愛妹者。妹亦愛余者。姑嫂之情。熱於姊妹。十年來耳鬢厮磨。蘭閨長伴。妹無母。余無夫。一樣可憐虫。幾爲同命鳥。妹固不忍離余而去。余亦何忍棄妹而逝哉。然而筵席無不散之時。揪梓無不了之局。余已作失羣之孤雁。妹方幸爲出谷之雛鶯。春蘭秋菊。早晚不同。老幹新枝。榮枯互異。余之樂境。已逐華年而永逝。妹之樂境。方隨福命以俱長。則余與妹之不能久相與處者。命也。亦勢也。然余初謂與妹不能長聚。而孰知與妹竟不能兩全也。今與妹長別矣。與使余忍恥偷生。而使妹之幸福。因以減缺。則余雖生何樂。且恐其苦有更甚於死者。蓋此時妹之幸福完全與不完全。實以余之生死爲斷。余生而妹苦。余亦並無樂趣。無寧余死而妹安。余亦可了情癡也。余言至此畢矣。尙有一語相要。余不幸爲命所磨。爲情所誤。心雖糊塗。身猶乾淨。今以一死保全妹一生之幸福。妹能諒余苦心。幸爲余保全死後之名譽也。至家庭間未了之事。情關骨肉。妹自能爲余了之。毋煩余之喋喋矣。

第二十八章 斷腸

墨痕慘淡。語意酸辛。此一幅絕腸遺稿。字字皆血淚鑄成。筠倩閱之。乃恍然於梨娘之所以死。初不料貞潔如梨嫂。亦有此放佚之行也。既而歎曰。韶華未老。歡愛已乖。蓮性雖馴。藕絲難殺。深閨寂處。傷如之何。名士坎坷。佳人偃蹇。相逢遲暮。未免情牽。此不足爲梨嫂病也。况乎兩下飄零。相憐同命。一身乾淨。未染點污。雖涉非分之譏。要異懷春之女。發乎情止乎禮義。感以心不以形迹。還珠有淚。贈珮無心。其癡情可憫。其毅力足嘉。彼司馬文君。應含羞千古矣。惜乎證想癡時。忽生幻想。癡情深處。未脫俗情。太空無物。着來幾點浮雲。底事干卿吹皺一池春水。地老天荒。已癡矢來生之願。桃僵李代。欲強全今世之緣。而余也以了無關係之身。爲他人愛情之代價。以姻緣簿作如意珠。此實用情之過。亦不思之甚矣。雖然。嫂固愛我者也。因愛我而發生此世。因愛我而成就此緣。其心可諒。而其情尤可感也。卒也逆知事無結局。先自殺以明志。我未爲人作嫁。人已由我而死。在彼則得一知己。可以無恨。在我則失其所愛。能不傷心。痛哉梨嫂。真教人感俱難矣。嫂乎。汝爲我而棄其生命。我安忍賣嫂以求

幸福。休矣。我何惜此薄命微軀而不爲愛我者殉耶。感念至此。寸寸柔腸。如着利剪。不覺撫棺大慟。一聲愛嫂。淚若縷麻。嗟乎。筠倩之心傷。筠倩之命短矣。

風雪天寒。棠梨花死。這番青鳥使。化作白衣人。夢霞夢霞。得此可驚可痛之慘耗。其將何以爲情耶。方其得梨娘書也。知其病。知其病且危。而苦不能行。尤苦不能答。耐來幾日工夫。鬱住一腔心事。猶冀東皇偶發慈悲。護持此瘦弱之花魂。不令其遽被東風吹斷。而執意紅顏老去。竟不及待到春殘。驚心觸目之死耗。乃與病者之手書。繼續而呈於癡望者之眼簾。

節屈元辰。人多喜氣。夢霞方與家人骨肉。食歡喜團圓。而一幅素箋。突然飛至。無濟哀痛。乃卽以元旦日爲開始之期。夢霞訂婚後。嘗繾綣梨娘之賢於家人。今聞其死。無不扼腕歎惜。老母心慈。亦陪下幾點眼淚。夢霞此時。驚與痛均達至極點。幾疑身入夢境。非復人間。人受劇烈之痛苦。而可以言。可以哭。則其痛苦因能洩卽能漸減。若所受者爲無名之痛苦。既不能言。又不能哭。激刺於外。鬱結於中。有恨自飲。有淚自咽。痛心疾首。莫可名言。則其痛苦終不能洩。遂終不能減。其最後之痛苦。則或病或病。其次者或成癩癩之疾。或作逃禪之想。終身不能回復其有生之樂趣。如夢霞者卽其人矣。

一聲去了。咽住喉嚨。欲放聲一慟。則恐家人生疑。而目瞪口呆。鼻酸心刺。并人世間無盡之歡娛。亦不能償此時夢霞一刻之痛苦。淚潮有信。若相候於兩眶間。欲強自遏制。而一霎時推波助瀾。不知不覺間。已泛溢於目眶之外。良久。歎息語家人曰。余非痛死者。痛生者耳。六旬衰老。痛抱喪明。僅此遺孀。尙不能承歡終老。孫未成人。女未嫁。哀哀獨極。人世之慘境矣。繼請於母。欲親往弔奠。母曰。崔家舊屬。葭李。今又新聯秦晉。遭斯慘變。苦煞老翁矣。兒欲往唁。禮也。余何阻焉。乃草草具賻儀。覓舟子。結朝遂行。

片帆無恙。前路已非。一葉扁舟。又載征人遠去。兩行別淚。竟隨江水長流。痛哉此行。如登鬼域。此七八十里之水程。在夢霞不啻以冥冥之泉路視之矣。使前日開病卽往。則藥烟淚雨之中。猶及見伊人一面。今何及矣。然而罡風孽雨。苦摧短命之花。三島十洲。難覓返魂之藥。相見更難乎爲別。目睹尤慘於耳聞。我且以不及見梨娘死之

爲夢霞幸也。所痛者相知未及一年。此恨遽成千古。梨娘爲夢霞有生以來第一知心之人。則梨娘之死。實爲夢霞有生以來第一痛心之事。而意中好事。方期秋月重圓。却後餘花。不道春風再肅。病不知其由。死不在其側。殯不憑其棺。天公作惡。刻扣良緣。平時會少離多。并此最後之死別。亦故靳之而不與。此尤爲痛之不可解者。而今日者。煙波一棹。不爲問津之漁郎。翻作登門之弔客。俯聽江流。幾聲嗚咽。舉頭天際。一色杳茫。水復山重。化作愁城恨海。而江花汀草。點綴閒情。鷗港漁磯。別饒野趣。一路江春早景。大足以娛行客。在夢霞視之。則形形色色。皆組織愁絲之資料。招徠愁魔之媒介也。

人來前度。魂斷當年。夢霞之泛棹菱湖。今日爲第四次矣。今番意興。大異從前。恨與時積。情隨境遷。昔日之行。無殊身到桃源。步步趨入佳境。今日之行。恰是身臨蒿里。行行漸近愁關。故昔日之行。惟恐其遲。今日之行。則惟恐其速。可恨江神不解事。今朝偏助一帆風。僅半日許。而數十里之長途。瞥然過去。人世間有一無二至慘至痛之境。已黯黯呈於夢霞之眼。前矣。

野渡無人。衡門在望。有一物焉。隨風飄揚於屋角簷梢。翩跹作態。遠望之。疑爲白蝴蝶之飛舞。又如酒家招客之青帘。此何藥耶。此非喪家之標識耶。而謂夢霞之眼。能容此物耶。觀此一尺布旛。而夢霞之心旌。亦隨之而搖曳。飄飄蕩蕩。靡所底止。噫。此種境地。是人間而非人間。到此地者。殆皆尋死趣而來。其去人間。固已遠矣。舟無恙。客無恙。岸上之人。家無恙。天台耶。蓬島耶。作客於此。遇仙於此。關詩界於此。營情窟於此。曾日月之幾何。而歡喜事去。煩惱事生。愁雲慘霧。籠罩一村矣。離恨天耶。相思地耶。茫茫一塊土。生離於此。死別於此。幾番悲慘之活劇。於是開場。亦於是收場焉。彼鼓棹而來者。雖非此地之主人翁。而不得謂爲與此地無緣。然亦不得謂爲與此地有緣。謂爲無緣。胡爲以並無關係之人。忽焉而萍飄絮蕩。偶到是鄉。羈留於此者一年。醉吟於此者一年。謂爲有緣。則何以此一年之中。所遇者皆失意之人。所歷者皆傷心之境。過去之情懷。未來之幸福。一至此皆消歸烏有。而離戀戀於現在之悲歡離合。戴奈何。天唱使儂曲。迷迷惘惘。了而不了。以一年最短促之時期。乃有此一段至複雜之情。史南園青年。竟做了潯陽白傅。月底西廂。忽變了夢裏南柯。然則斯地也。乃情天之幻境耳。入

幻境者。無不爲幻境所迷。身心俱爲幻境所束縛。迨至參透個中幻象。欲跳出幻境範圍。其軀壳雖存。靈魂已死。一生事業。強半蹉跎。猶不如飄流荒島者。處萬死一生之境。終有一線不絕之希望也。夢霞來此。在今日爲末次。此後將與此地長別。問迷津而來。航恨海而去。夢霞無恙。而平昔之氣概之抱負。已悉爲情魔攫奪而無餘。惜哉。此人。其將長此終古乎。雖然。夢霞多情。人實至情人也。天下惟至情人。必不輕殉私情。則夢霞之結果。或尙有驚人之舉在。

夢霞之來也。距梨娘之死。僅二日耳。此二日之距離。以時計之。不過四十八小時。年華之遞嬗。不常。人事之變遷。太速。此四十八小時中。時已隔歲。人且隔世矣。似此門庭冷落。家室飄搖。路人見之。亦增切怛。矧當斯境者。爲個中人乎。爲多情之夢霞乎。叩門則雙扉虛掩。牆邊之睡犬不聞。蒞庭則四顧無人。枝上之棲鴉並起。淒涼狀況。觸目何堪。足爲之軟。而步爲之蹇矣。登堂則老翁相見。揮淚而訴病情。入室則稚子含悲。伏地而迎弔客。夢霞此時。難以慰已。而轉以慰人。無以弔生。更何以弔死。斟幾滴無情之酒。淚味含酸。燕一炷斷頭之香。心灰寸死。餘藥猶存。案上之銅爐未熄。情魂不返。棺中之玉骨已寒。死者長已矣。生者將何以爲情。恨事太無端。後事更不堪設想。

淚世界落長生國。歸來歸來。今此間不可以久留。然夢霞猶未忍掉頭竟去也。空庭如洗。冷風乍淒。撼樹簌簌響。庭之畔荒土一坯。壘壘墳起。斷碑倚之。苔蘚延繞幾偏。四圍小草。環塚成一大圈。幽寂不類人境。時夜將半。有人焉。惘然趨赴其處。藉草爲茵。坐而哭。哭甚哀。噫。此何地。斷腸地也。伊何人。卽手關此斷腸境界。手殖此斷腸標識者也。其標識爲何。曰梨花香塚。

然則哭者爲夢霞無疑。夢霞自葬花之後。以眼淚沃此塚土者。不知其幾千萬斛。然尙有一人。與夢霞同情。爲夢霞陪淚。此人卽花之影也。花之魂夢霞葬之。而爲花之影者。感此葬花者而哭之。哭花之魂。哭已爲花之影也。爲花之影。卽同花之命。花魂無再醒之時。花影安有常留之望。一刹那間。而花影花魂。無從辨認。人耶花耶。同歸此塚。彼葬花者。以傷心人而寄情於花。惜此花而葬之。不料此已死之花。竟從此與之不絕關係。香泥一掬。遂種孽因。始則獨哭此花。繼則與人同哭此花。今則復哭此同哭此花之人。花魂逝矣。花影滅矣。哭花之哭人。復哭人以

哭花。兩重哀痛。併作一重。至此而夢霞之淚。所餘能有幾耶。嗚呼。花可活而人不蘇。淚有盡而恨無窮。而此一部悲慘之玉梨魂。以一哭開局。亦遂以一哭收場矣。

第二十九章 日記

余書將止於是。而結果未明。未免留閱者以有餘不盡之恨。爰濡餘墨。續記如下。恨余筆力脆弱。不能爲神龍之掉也。

余與夢霞。無半面之識。此事蓋得之於一友人之傳述。此人與夢霞有交誼。固無待言。且可決其爲與是書大有關係之人。蓋夢霞之歷史。知之者曾無幾人。而此人能悉舉其隱以告余。其必爲局中人無疑也。閱者試掩卷一思。當卽悟爲石癡矣。

石癡者。某六年前之同學也。余家琴水。石家蓉湖。散學後天各一方。不復知其蹤跡。庚戌之冬。余自吳門歸。案頭得一函。乃自東京早稻田大學發者。函外附紙裹一類印刷品。啓視之殊非是。乃絕妙一部哀情小說資料也。函卽石癡所貽。外附之件。卽爲玉梨魂之來歷。茲將石癡函中與吾書有關係者。節錄如左。

……何君夢霞。古之傷心人也。去年蒙教吾鄉。因與相識。爲人放誕不羈。風流自賞。豐於才而蓄於命。富於情而慳於緣。造物不仁。置斯人於愁城恨海之中。偃蹇佗傚。踏蹬龍東。負負狂呼。書空咄咄。賈生流涕。拘孤憤以難鳴。荀情傷神。負癡情而莫訴。茫茫若此。悵悵何之。殊可歎也。所幸者元龍豪氣猶存。司馬雄心未死。身陷情關。卒能自拔。雖歎歐鬱抑。落落寡歡。而珍重此身。猶足繫蒼生之望。今其人亦在東京。每與余道及前事。輒痛哭不置。既忽慨然謂余曰。若人因愛余而致死。在義余亦應以一死相報。然男兒七尺軀。當爲國效死。烏可輕殉兒女子之癡情。且若人未死之前。固嘗勸余東游。爲將來奮飛計。今言猶在耳。夢已成烟。余之忍痛抱恨而來此者。卽從其昔日之言。暫緩須臾。毋死。冀得一當以報國。卽以報知已於地下耳。余聞其言。深服之。夢霞蓋至情中人。能以身役情。而不爲情所役。比之負心薄倖之徒。固判若霄壤。卽彼瑯琊之情死。寶玉之逃禪。等性命於鴻毛。秦巧名以敵隄。雖一往情深。畢竟胸懷太窄。未能將愛情之作用。鑒別其大小。權衡其輕重也。余愛

夢霞。余佩夢霞。余於是欲將其歷史。著之於篇。可作青年之鏡。而愧無妙筆。負此良材。率爾操觚。轉以抹煞一段風流佳話。素知君有東方仲馬之名。善寫難言之情懷。故將其人其事。錄以寄君。請君以纏綿之筆。寫成一篇。可歌可泣之文章。可以博普天下才子佳人同聲一哭。君亦多情。當樂於伸紙抽毫。爲情人寫照也。是編一出。洛陽紙貴矣。余準備手盥盞微之露。眼洗雲水之光。以待新編之出世……

余讀石癡書。復閱其所述夢霞之歷史。辭氣抑揚之際。所以傾倒斯人者。備至。余當時竊有所疑。以梨娘待彼之情。若是其深摯。夢霞始則挑之。終則死之。既以越分玷梨娘。復以虛名誤篤情。至於香消玉碎。伯仁由我而亡。爲夢霞者。追韓憑化蝶之蹤。以一死報知己。尚不失爲愛力界中一敢死之健將。今乃偷息人間。遁跡海外。明明已作王魁。復託詞以自遁。此實無賴之尤。何得謂爲情種。余以是心鄙其人。遂無意徇石癡之情。且石癡之書。僅述至梨娘之死。而於篤情結果。則付闕如。雖飄泊孤花。其運命不難推測。而全書既爲實錄。若稍有臆造。即足掩其真相。若置之夏五郭公之列。則關節屬於緊要。佚之即不成完璧。職是之故。余乃不願浪費閒筆墨。寫此斷碎破裂之情。史適以滋閱者之感。而爲通人所譏也。

擱置既久。遂不復省憶。而余也歷碌風塵。東奔西逐。亦不獲閉戶閒居。從事塗抹。几案生塵矣。越一年。義帥起武漢間。海內外愛國青年。雲集影從。以文弱書生。荷槍挾彈。從容赴義者。不知凡幾。後有友人黃某自鄂歸。爲余道戰時情狀。言是役也。革命軍雖勇氣百倍。而從軍者多自筆陣中來。棄三寸毛錐。代五响毛瑟。腕弱力微。槍法又不熟諳。徒憑一往直前之概。衝鋒陷陣。視死如歸。往往槍機未撥。而敵人之彈。已貫其腦而洞其胸矣。血肉狼籍。肢體縱橫。厥狀至慘。曾親見一人。類留學生。面如冠玉。其力殆足縛鷄。時已身中數彈。血濡盈袴。猶舉槍指敵。連發三彈。然後擲槍倒地。身刷刷動。余遠在百碼以外。望之殊了了。中心震悼。俟敵已去遠。趨詢所苦。其人瞠目直視。良久。言曰。君操吳音。非江蘇人乎。余亦蘇產。與君誼屬同鄉。今創甚。已無生望。懷中有一物。死後乞代取之。余方欲就問姓名。而氣已絕矣。檢其衣囊。得小冊一。余卽懷之而歸。至其遺骸後。有一老教士。收而埋諸教堂之側。不知誰家少年郎。棄其父老母。妻若孀。葬身槍林彈雨之中。其存其沒。家莫聞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

夢裏人言之殊淒人心脾也。

余友述至此。卽出其所得小冊示余。翻閱未半。余忽有所省。蓋上半冊皆詩詞。係死者與一多情女子唱和之作。題曰「雪鴻淚草」。惟兩人皆不署名。情詞哀艷。使人意消。而余閱之。恍如陳作。余腦海中。已早有諸詩之餘韻。纏綿繚繞於其間。不知於何處見過。力索之。恍惚石癡書中。彷彿曾有是作。因於故紙堆中。檢得石癡函。與是冊參閱之。若合符節。噫。異哉。死者其果爲何夢霞耶。

石癡前函。既詳述其事。此一小冊。又取諸其懷。則死者非夢霞而誰歟。夢霞死矣。夢霞殉國而死矣。余曩之所以不滿於夢霞者。以其欠梨娘一死耳。孰知一死非夢霞所難。徒死非夢霞所願。彼所謂得一當以報國。卽以報知己者。其立志至高明。其用心至堅忍。余因不識夢霞。故以常情測夢霞。而疑其爲惜死之人。負心之輩。固安知一年前余意中所不滿之人。卽爲一年後革命軍中之無名英雄耶。吾過矣。吾過矣。今乃知夢霞固磊落丈夫。梨娘尤非尋常女子。無兒女情。必非真英雄。有英雄氣。斯爲好兒女。梨娘初遇夢霞之後。卽力勸東行。以圖事業。彼固深愛夢霞。不忍其爲終窮天下之志士。心事何等光明。識見何其高卓。柔腸俠骨。兼而有之。夢霞不能於生前從其言。而於死後從其言。暫忍一死。卒成其志。此一年中之臥薪嘗膽。苦心孤詣。蓋有較一死爲難者。夫殉情而死。與殉國而死。其輕重之相去爲何如。曩令夢霞竟死殉梨娘。作韓憑第二。不過爲茫茫情海。添一個鬼魂。莽莽乾坤。留一椿恨事而已。此固非夢霞之所以報梨娘。而亦非梨娘之所望於夢霞者也。天下惟至情人。乃能一時忽然而忘情。夢霞不死於埋香之日。非惜死也。不死正所以慰梨娘也。卒死於革命之役。死於戰。仍死於情也。夢霞有此一死。可以潤吾枯筆矣。雖然。飛鳥投林。各有歸宿。而彼薄命之篤情。尙未知飄泊至於何所。吾書又烏能忽然遺之。

余方欲求篤情之結果。而一時實無從問訊。夢霞之死耗。余於意外得之。彼篤情者。從二人於地下乎。抑尙在人間乎。非特閱者在閨葫蘆中。卽記者此時亦在閨葫蘆中也。余乃欲上碧落。問月下老人。取姻緣簿視之。又欲下黃泉。謁閻羅天子。乞生死籍檢之。正游思間。而此小冊若詔我曰。伊人消息。可於此中得之。無事遠求也。追閱至

冊尾。乃得一奇異之記載。

此奇異之記載。上冠日期。下敘事實。不知所始。亦不知所終。閱之乃轉令人茫然。疑目注之。突有數字直射於余之眼簾曰「夢霞」曰「梨嫂」。余乃憬然悟。喟然歎曰。噫。篤情真死矣。此非其病中之日記耶。此日記語意酸楚。不堪卒讀。余亦不遑詳閱。但視其標揭之時日。自庚戌六月初五日起。至十四日止。意者此日記之開局。卽爲篤情始病之期。此日記之終篇。卽爲篤情臨終之語。而此日記爲夢霞所得。則夢霞於篤情死後。必再至是鄉。收拾零香剩粉。然後脫離情海。飛渡扶桑。此雖屬余之臆測。揆諸事實。蓋亦不謬。然篤情病中之情形如何。死後之狀況如何。記者未知其詳。何從下筆。無已。其卽以此日記介紹於閱者諸君可乎。

六月初五日。自梨嫂死後。余卽忽忽若有所失。余痛梨嫂。余痛梨嫂之爲余而死。余非一死。無以謝梨嫂。今果病矣。此病卽余亦不知其由。然人鮮有不病而死者。余既求死。烏得不病。余既病。則去死不遠矣。然余死後。人或不知余之所以死。而疑及其他。則余不能不先有以自明也。自今以往。苟生一日。可以扶枕握管者。當作一日之日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尙流。此方方之硯。尖尖之筆。殆終成爲余之附骨疽矣。

初六日。自由自由。余所崇拜之自由。西人恆言。不自由無寧死。余卽此言之實行家也。憶余去年此日。方爲鵲湖女校之學生。與同學諸姊妹。課餘無事。聯袂入操場。作種種新遊戲。心曠神怡。活潑潑地。是何等快樂。有時促膝談心。憤家庭之專制。慨社會之不良。悠然以提倡自由爲己任。是又何等希望。乃會幾何時。而人世間極不自由之事。竟於余身親歷之。好好一朵自由花。遽墮飛絮輕塵之劫。強被東風羈管。快樂安在。希望安在。從此余身已爲傀儡。余心已等死灰。鵲湖校中。遂絕余蹤跡矣。迄今思之。脫姻事而不成者。余此時已畢所業。或留學他邦。或草教異地。天空海闊。何處不足以任余翱翔。余亦何至抑鬱以死。抑又思之。脫余前此而不出。求學者。則余終處於黑暗之中。不知自由爲何物。橫逆之來。或轉安之若泰。余又何至抑鬱而死。而今已矣。大錯鑄成。素心莫慰。哀哀身世。寂寂年華。一心願謝夫世緣。孤處早淪於鬼趣。最可痛者。誤余而制余者。乃出於余所愛之梨嫂。而嫂之所以出此者。偏又有許多離奇因果。委曲心情。卒之爲余而傷其生。此更爲余所不及知。

而不忍受者。天乎。天乎。嫂之死也。至慘。余敢怨之哉。余非惟不敢怨嫂。且亦不敢怨夢霞也。彼夢霞者。亦不過爲情顛倒。而不能自主耳。梨嫂死。彼不知悲痛。至於胡地矣。煩惱不尋人。人自尋煩惱。唉。可憐蟲。可憐蟲。何苦何苦。

初七日。余病五日矣。余何病。病無名。而瘦骨稜稜。狀如枯鬼。久病之人。轉無此狀。余自知已無生理矣。今晨強起。臨窗。吸受些兒新空氣。胸膈間稍覺舒暢。而病軀不耐久立。搖搖欲墜。如臨風之柳。久乃不支。復就枕焉。舉目四瞻。鏡臺之上。積塵盈寸。蓋余未病之前。已久不對鏡理粧矣。此日容顏。更不知若何憔悴。恐更不能與簾外黃花。商量肥瘦矣。美人愛鏡。愛其影也。余非美人。且已爲垂死之人。此鏡乃不復爲余所愛。余亦不欲再自見其影。轉動余自憐之念。而益增余心之痛也。

初八日。昨夜又受微寒。病進步益速。寒熱大作。昏不知人。向晚熱勢稍殺。人始清醒。老父以醫來。留一方。家人市藥煎以進。余乘間傾之。未之飲也。夜安睡。尙無苦。

初九日。晨寒熱復作。頭涔涔然。額汗出如瀉。余甚思梨嫂也。梨嫂善病。固深領略此中況味者。卒乃脫離病域。一瞑不視。余欲就死。不能不先歷病中之苦。一死乃亦有必經之階級耶。死非余所懼。而此病中之痛苦。日甚一日。余實無能力可以承受也。嫂乎。陰靈不遠。其鑒余心。其助余之靈魂與軀壳戰。

初十日。傷哉。無母之孤兒也。人誰無父母。父母誰不愛其兒女。而母之愛其所生之兒。往往甚於其父。余也不幸。愛我之母。撇余已七年矣。冀冀孤影。與兄嫂相依。乃天禍吾宗。阿兄復中道夭折。夫兄之愛余。無異於母也。母死而愛余者。有父有兄有嫂。兄死而愛余者。益寥寥無幾矣。豈料天心刻酷。必欲盡奪余之所愛者。使余於人世間無復生趣而後已。未幾而數年來相處如姊妹之愛嫂。又隨母兄於地下。敝天倫之樂矣。今日余病處一室。眼前乃無慰余者。此幽邃之曲房。幾至終日無人過問。脫母與兄嫂三人中。有一人在者。必不至冷漠若此也。余處此萬不能堪之境。欲不死殆不可得。然余因思余之死。母復思余之生。父老矣。十年以來。死亡相繼。門戶凋零。老懷可云至惡。設余又死者。則歡承色笑。更有何人。風燭殘年。其何能保。余念及斯。余乃復希望。

余病之不至於死。得終事余之老父。而病軀萎損。朝不及夕。此願殆不能遂。傷哉余父。垂老又抱失珠之痛。其想兒之無力與命爭也。

十一日。醫復來。余感老父意。乃稍飲藥。然卒無效。老父知余病亟。頻入視。時以手按余之額。覘冷熱之度。狀至憂急。余將死。復見余親愛之父。余心滋痛矣。

十二日。今日乃不能強起。昏悶中合眼。即見余嫂。豈憶念所致。抑精誠所結耶。泉路冥冥。知嫂待余久矣。余之歸期。當已不遠。余甚盼夢霞來。以余之衷曲示之。而後目可瞑也。余與彼雖非精神上之夫妻。已爲名義上之夫妻。余下情不能愛彼。即彼亦未必能愛余。然余知彼之心。未嘗不憐之惜之也。余今望彼來。彼固未知余病。更烏能來。即知余病。亦將漠然置之。又烏能來。余不久死。死後彼將生若何之感情。余已不及問。以余料之。彼殆無餘淚哭其未婚之妻矣。余不得已。竟長棄彼而逝。彼知之。彼當諒余。諒余之爲嫂而死也。

十三日。余病臥大暑中。乃不覺氣候之炎蒸。余素畏熱。今則厚擁重衾。猶嫌其冷。手撫胸頭。僅有一絲微熱。已成伏瀉之僵蠶矣。醫復來診視。畢。面有難色。躊躇良久。始成一方。竊囑婢媼。不知作何語。然可決其非吉利語也。是日老父乃守余不去。含淚謂余曰。兒失形矣。何病至是。余無語。余淚自枕畔曲曲流出。濕老父之衣襟。痛哉余心。實不能掬以示父也。

十四日。余病甚。滴水不能入口。手足麻木。漸失知覺。喉頭乾燥。不能作聲。痰湧氣塞。作吳牛之喘。若有人扼余吭者。其苦乃無其倫。老父已爲余致書夢霞。余深盼夢霞來。而夢霞遲遲不來。余今不及待矣。余至死乃不能見余夫一面。余死何能瞑目。余死之後。余夫必來。余之日記。必能入余夫之目。幸目珍重。勿痛余也。余書至此。已不能成字。此後將永無握管之期。

第三十章 憑弔

此篇日記筆跡與上字冊相符。係夢霞手鈔。非筠倩親筆。而日記之末。尙有夢霞附記數語。因并錄之。寥寥百餘字。亦以見夢霞固未嘗忘情於筠倩也。

此余妻之病中日記也。余妻年十八。沒於庚戌年之六月十七日。此日記絕筆於十四。蓋其後三日。正病劇之時。不復能作書也。余聞病耗稍遲。比至已不及與余妻爲最後之訣別。聞余妻病中日望余至。死時尚呼余名。此日記則留以貽余者。余負余妻。余妻乃能曲諒余心。至死不作怨語。余生無以對之。死亦何以慰之耶。無才薄命。不祥身。直遭凶災。到玉人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余妻之死。余死之也。生前擔個虛名。死後淪爲孤鬼。一場慘劇。遽爾告終。余不能卽死以謝余妻。余又安能不死以謝余妻。行矣行矣。會有此日。死而有知。離恨天中。爲余虛一席焉可也。

宛轉纏綿。淒涼悽惻。余讀篤情之日記。余爲篤情傷矣。一枝木筆。未受東風吹拂。遽遭苦雨摧殘。篤情之薄命。與梨娘同。篤情之遭際。殆較梨娘而尤酷。夢霞情種也。亦情魔也。因鍾情於一人。復牽連及於一人。顛倒情緣。離奇因果。以誤用其情之故。卒使玉人雙殞。好夢成空。鐵血孤埋。征魂不返。茫茫萬古。銷不盡者相思。草草一坯。填不平者長恨。余亦傷心人。寫此斷腸史。事不相干。情胡能已。擲筆歎歎。誠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余嘗今可與諸君告別矣。然佳人才子。結果固已如斯。彼窮老孤兒。近狀又復奚若。是不可不窮其究竟。以抄拾此一局殘棋也。梁谿翠水。猶鄒魯耳。余何惜費幾日之工夫。作一番之偵探。意旣決。乃獨駕扁舟。作太湖之游。余之此行。擬先訪石癡。因介紹見崔翁。可得余意中所欲知者。設石癡而不遇。則余將失望。余於崔氏素無瓜葛。未便造廬而謁也。比至則石癡負笈歸來。尚未及旬。日見余頗錯愕。余與石癡別七年矣。歲月漸增。形容都改。乍見幾不相識焉。旣而開樽話舊。倍極留連。石癡因詢余來意。余曰。余此來。爲君去歲一封書耳。石癡初若不省憶者。尋思半晌。乃曰。君之託君之事。今若何矣。能以余豹示我否。余乃告以前此擱置之故。石癡默然。余卒然問曰。今其人安在耶。石癡曰。武漢事起。留學生紛紛歸國。夢霞先余行半月。臨別爲余言。此行或不返里。當效力於民軍。償余素志。今別近匝月。尙未知其消息。君不來。余方擬買棹往伊鄉一探也。余曰。夢霞蹤跡。余頗知之。余尙欲請君觀一物也。探懷出小冊授石癡。石癡閱未數行。卽訝曰。此夢霞之袖中祕也。在東京時彼曾出示以余。君於何處得之。余黯然而曰。夢霞死矣。

石癡大驚。轉詰余君言云。何余乃武昌歸友之言。詳爲石癡道。且曰。此一小冊。經滄海。歷戰場。余友得之於錦林彈雨之中。卒輾轉而入於余手。孰牽引之。孰介紹之。此中或非無意。不然。武漢之役。少年仗義之徒。不著姓氏。輕擲頭顱者衆矣。而夢霞獨藉一小冊子。留遺於世。其名遂不至湮沒而無聞。或者彼已死之梨娘。一縷芳魂。常繞情人左右。冥冥中陰爲布置。俾其所愛者之奇情偉績。得藉文士之筆墨。傳播於人間。事非偶然也。石癡聞言。慨焉歎息。曰。彼別余時。侃侃數言。余早知其必能實行其志。今果烈烈轟轟。流血而去。渠死可以無恨。而此小冊既入君手。則爲死者表揚。君不得辭其責。前函具在。事迹可稽。今有此一死。更足令全書生色。可以濡染大筆。踐余昔日之請矣。余應曰。唯唯。

既而請於石癡曰。余尚有所詢。彼黃髮垂髫。無恙耶。石癡慨然曰。崔翁乎。骨已朽矣。言之殊憫人懷。自梨篤二人相繼殞謝後。彼鑿鑿之老翁。乃若碩果之僅存。老境太覺不堪。未幾卽感疾死。渠家戚族無多。翁死遂無人主持。僅有外戚某氏。遠隔城鄉。聞訃至。移經衆提議。將鵬郎寄養於某老。遺產亦委某氏代爲經理。俟成人授室後。再整舊日門庭。議既決。某氏遂攜鵬郎去。其遺宅則由某氏僱僕媼二人以守之。幸未至鞠爲茂草。數年之間。一家盡毀。吾鄉中死亡之慘。衰敗之速。殆未有若彼家之甚者。想君聞之。亦當生一種滄桑之感也。余喟然曰。興廢不常。盛衰有準。循環往復。理所必然。積善之家。餘慶未絕。有佳兒在。遲以十年。夏少康中興之業成矣。石癡領余言復曰。君既來此。有意至夢霞葬花處。一弔埋香遺跡乎。余當導君往。余曰。甚願。此去或拾得零香剩粉歸。可爲余書煞尾。着一點江上青峯也。

幾株敗柳。一曲清溪。老屋數椽。重門深鎖。時值孟冬。百草皆死。門以外一片荒蕪。不堪入目。境地至爲幽寂。石癡語余曰。此卽崔氏之舊居也。夢霞寓此時。余常來此。今絕迹者已年餘矣。此其後舍守者。卽居於此。前門則久爲鐵將軍所據。無人問津。門上恐已生莽草也。且行且語。已至門次。石癡舉掌叩門。作敗鼓聲。良久。有老嫗披闢出。見余等。注視不語。若甚訝來客之突兀者。旋問曰。客來何事。殆訪崔家舊主人乎。惜來遲一年。今渠家已無人矣。石癡曰。嫗嫗不識我耶。嫗熟視石癡。乃笑曰。君非秦公子耶。余老眼花矣。石癡告以來意。嫗卽導余等入內。過一

小圃。晚菰盈畦。青滑可擷。曲折達一書舍。室門上加以鈔。積塵封焉。前有庭。庭廣不足一畝。庭中景像。絕類古剎。牆階之上。徧鋪苔衣。不露一罅縫痕。蓋絕人迹者久矣。石癡引余至一處。有土墳起。纍然成小阜。云卽夢霞葬花處。欲尋碑石。則已不見。殆歷時既久。爲地心吸力所吸入歟。抑爲人攜去。珍之爲秦磚漢瓦歟。不可得而知。塚上短草芟芟。生意歇絕。草根之下。槁泥凝結。成小塊無數。彷彿猶有傷心人血淚痕也。憑弔久之。彷徨四顧。余笑謂石癡曰。君誑我。空庭如洗。安有所謂梨花與辛夷耶。石癡曰。異哉。是誠有之。今何并枯枝敗葉。亦俱杳然。意者美人已返瑤臺。而此美人之靈根。亦爲司花吏拔去。秒植天上耶。因呼嫗問之。嫗言。聞前庭中實有二樹。梨。梨夫人死後。春來梨樹卽不發花。辛夷雖吐蕊。亦不能如往年之盛。是年六月。嫗娘父死。二樹均日就枯萎。柔條曼葉。失盡舊觀。比老主人死。余等來時。僅見枯幹兩株。兀然直立。枝葉皆化爲烏有。問枯幹何在。則曰。已斫作柴燒矣。余曰。惜哉。是亦焦桐之類也。草木無知。乃爲人殉。斯真所謂情種矣。子然一枯幹。大足以供後人之憑弔。何物老嫗大煞風景。此已死之情根。尙不能久留於世。彼癡男怨女。情死情生。宜其一霎時便成爲情史上之人物也。與石癡歎息者久之。

余旋指書舍問石癡曰。此卽夢霞寓居之所耶。石癡曰。然。余昔年時與夢霞促坐閒談於此。猶憶某年秋余訪夢霞。夢霞貫酒留飲。半酣。夢霞指庭畔香塚語余曰。此余之埋愁地。銷魂窟也。余死苟得埋骨於此。則此身長伴。魂死可無恨。又指庭前二樹謂余曰。此余之風友。亦余之愛妻也。林和靖妻。尊綠華。爲千秋佳話。余今妻此二花。和靖且輸余豔福矣。言已大笑。復曰。明年此花開時。君能歸來。當再與君對花痛飲一醉。以餘瀝澆花爲二花壽。噫。孰知酒杯纔冷。人事已非。人既云亡。花亦不壽。得剩傷心之境。地尙入余之眼際。情長緣短。室邇人遙。旣宿草之悲。再下哭花之淚。余獨何人。乃能堪此。自今以後。亦不能再至是間矣。石癡言時。淚盈襟袖。余至此亦覺觸目淒涼。百感交集。恨無以塞石癡之悲也。

石癡復令嫗啓書室門。與余俱入。則見塵埃滿地。桌椅俱無。窗上玻璃。碎者碎。不碎者亦爲塵所蒙。非復光明本質。石癡一一指示余。此夢霞下榻處。此夢霞設案處。此余與夢霞對飲處。四顧壁立。空無一物。惟門側倚一敗簾。

紙充實其中。石凝就而翻檢焉。室中空氣惡濁。余不能耐。呼石癡曰。去休。是間不可以少駐矣。石癡忽檢得一紙。欣然向余曰。君試閱之。此情天初後之餘灰也。余受而審視。上有秋詞二闕。詞曰。

秋光驚眼。將前塵後事。思量過遍。極目處。一片苦痕。記手折梨花。那時曾見。病葉西風。這次第。光陰轉變。算相思。只有三寸瑤箋。與人方便。蓬萊水清且淺。只魂飛夢渡。來去無間。最難是。立盡黃昏。知對月長吁。一般難免。薄命牽連。真憐惜。空深依戀。還只恐。未償宿債。今生又欠。一右調解連環。

舊恨猶長。新愁相接。眉頭心上頻攢。獨坐空齋。孤枕伴清寒。醉時解下青衫看。數淚點。曾無一乾。道飄零非計。秋風漲米。強勸加餐。老去秋娘還在。總是一般淪落。薄命同看。憐我憐卿。相見太無端。癡情此日。渾難盡。恐一枕梨雲夢。易殘算眼。前無恙。夕陽樓閣。明月闌干。一右調送入我門來。

大中華民國十六年元月初版

版權所有

哀情
小說

玉梨魂 全一冊

定價大洋二元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印者 發行者 分售處 外埠代售處

徐枕亞
廣東 大通書局
廣東 大通書局
廣州 永漢北路 大通書局
中外 各大書局

